

書經叅義

一之六

全

内務省圖書

第.....號

部書.....類

.....函

.....冊

大政官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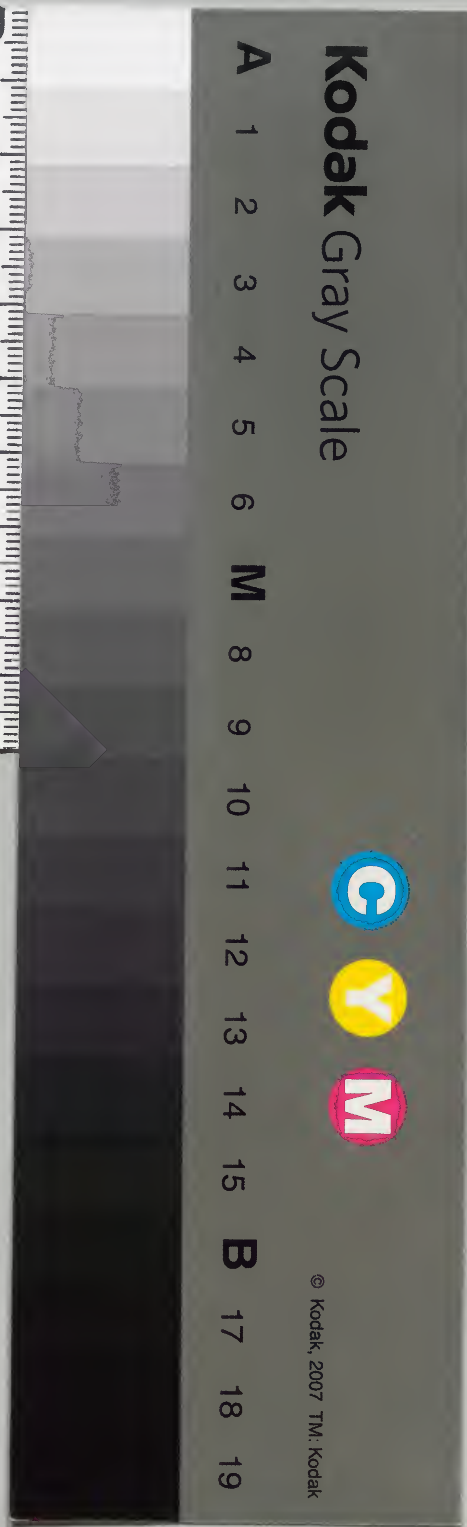
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内閣文庫

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64
冊數	30 ( 3 )
函號	276 12

九經補註三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雍正二十年二月鑄

丹陽姜上均叅義

翻刻必究

# 書經

聖刻檢點恐有未盡  
懇 有道政示跡撰  
俯成聞過則喜之義

本衙藏板

書經蔡傳原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

**古曰德由中**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書經原序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廼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固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書經蔡傳參義目錄序

卷一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卷二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三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四 太誓上

太誓上

太誓中

太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五

名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卷六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尚書五十有八篇內伏生今又孔安國古文皆有者四十篇古文有今文無者十有八篇今參蔡傳義如左或問春秋胡傳尚書蔡傳皆立於學宮之書子前參胡傳以朱胡有

寅清樓撰述書目

周禮輯義

寅清樓方音初集

忘學齋永言

春風亭倡和詩

寅清樓小題制義

寅清樓詩經稿

寅清樓直省考卷選

以上書籍計七種已刻

禮記章義

書經蔡傳叅義

春秋胡傳叅義

春秋公羊穀梁經傳通義

汲冢周書刪翼

爾雅叅義

孝經本義

孔叢訂義

大戴禮刪翼

家語正義

新序訂義

朱子楚辭叅義

列女傳訂義

羣經本末攷

說苑訂義

春秋事義慎考

周禮類攷

寅清樓方音二集

適我園遺編

寅清樓文集

寅清樓文公世澤彙編

寅清樓方音三集

方嶽採風錄

徽國文公世澤彙編

寅清樓世澤錄

寅清樓大題制義

寅清樓歷試草

寅清樓詩經存稿

古文載道編

國朝五十大家選

國朝墨卷選

國朝考卷選

以上書籍計三十一種即刻

右已刻續刻通計三十八種皆家君撰述而重所與聞其義而編次者也家君曩從坊請有寅清樓詩經稿百三十首四書小



題制義六十首。方音初集六卷。及直省考卷。選已授梓。而以討論經學。凡經書制義及詩古文所未授梓者。固十之六七也。嘗念經學自洛閩論定。爰掃荆榛。然今所立於學官者。惟四子書及易詩二經。定自朱子而已。餘經如何書蔡傳。春秋胡傳。雖世所宗。而朱子且以未盡論定為憾也。况東滙陳氏之於戴記乎。况凡散見於十三經。而註疏以下駮駁之諸家乎。故家君於十三經。除朱子集註外。皆為論次其義。黃氏之於儀禮。猶蔡氏胡氏之於尚書春秋也。家君擬以耄耄從之矣。餘書若文。雖不盡廁於經。凡所撰述。皆以輔經也。家君別號素清學者。居邑東白鶴溪之勝村。車馬輪蹄所罕至。長年惟好習靜。年弱冠。宛平高素侯先生。視學南中。拔取縣學第一。庚午省試。中經魁。凡十一試春官。膺房薦者三。丙戌會闈。本房張志尹先生。以會元薦。總裁欲置第六。坐力爭。反見斥。然家君少淡進取。中年後遂罷科舉之業。而其後部掣楚令。亦以病陳乞還山矣。凡沐聖世之餘閒。潛心理學。固遇為之哉。亦志使然也。男允重謹識。

者也。書傳宜無異義。又奚參耶。曰是亦以朱子之義參之也。且參胡傳者。繼以朱而參蔡傳者。即開以蔡朱踵胡之後。非有出涇入渭之迹。而一之義例。不必合派於胡。故義可參者。復繼以朱。朱導蔡之先。實有由河達海之情。而二代之典謨。亦已歸墟於朱。故義相參者。即開以蔡也。然則蔡侍師門之群侍。言人人殊。况鷺湖鹿洞。講席未煥。加以偽學禁熾。又各散之四方者乎。彼胡傳以夏時冠周月。其先朱與義無怪耳。集註行夏之時。及七八月之間。歲十一月十二月之屬。昭如日星。而散見於語類者。亦瞭如矣。而蔡傳於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三祀。十有二月。及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惟一月之屬。皆力著不改時不改月之辯。不啻右胡左朱者。然蓋以杖履違而指授有未備焉。故也。故異義雖師弟不免也。然則朱子義無所見。而今參之者。又何耶。是亦不啻遵朱也。伏念先聖贊修刪定之次。上自丘索墳典。下及謨訓。命誓數千年之書。裁為百篇。不幸秦火後。僅存古今文凡五十有八。而其間札爛文脫者。亦多有矣。此質之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隱。當有不勝撫然者也。蔡傳遵體遺經。以力闡二帝三王之心法。功匪淺鮮。然詳釋經義。其間失檢者。顧不無千百之什一。又不幸受師命後。明年師即棄舍。而



其未是正者又多矣。即還質之先儒蔡氏，恐亦未盡釋然。况其先師與先聖乎。錫不揣固陋，反覆潛體，計參訓義者凡十條。又參句義二條，節義篇義共六條，簡義三條，并凡義順而文未順者，謹體朱子遺訓，竊附私淑之義，具參於篇。是乃所謂遵朱也。極知末學僭踰之罪，然幸被國恩養育數十年，仰見

聖神明道翼經之至意，志補十三經朱子未備傳註。今周禮戴記爾雅孝經春秋俱漸次成書，而尚書參義因繼之。他日更將儀禮內外編暨春秋事詞慎考，公穀參義等書刊正，以成全編庶稍伸下士沐化揚休之末悃，而因并發其意於簡端云。雍正甲寅春三月丹陽姜兆錫謹序。

書經遵奉蔡傳，槩不敢妄竄原義。所有附參各條，蓋一以經義

中脉絡之離合，與其意趣之得失為主，亦正以體

聖治翼經之意也。義詳本篇，今約錄于左，以便有道訓正。

經文錯互篇簡附參者二條。

一舜典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九句，當是命臯陶之詞。舊錯簡語意無着，今附參。

一多士篇王曰又曰，中有闕文。考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當在王曰之下。此與多方篇王曰又曰，義例既合，而與多方篇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文義亦復相通。舊錯簡，今附參。



傳注錯分段落附叅者五條

一大誥 寧王遺我大寶龜至越茲蠢為一節 二節相承為義舊錯將

今蠢二字割在下節之首文義未順今附叅

又大誥 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畝三句及其下 相對

為義當合為一節舊錯將予曷其極卜敢勿于從句割在下節

之首文義亦失今附叅

一名誥 其惟王位在德元至越王顯為一節 二節相承為義舊錯

將王亦顯合下為節文義全失今附叅

一梓材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當合下惟曰 古王今王相

承為義文義分明舊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割在上節

之尾文違義失而因疑今王惟曰以下為錯簡今附叅

一無逸 嗚呼君子所其無逸二句當合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二句為一節對下相小人厥父母勤 二節亦相承為

義舊以無逸以上先知以下割為二節文義未順今附叅

傳注錯混句讀附叅者二條

一名誥 嗚呼曷其為句 二句呼應相貫其音基先詰之而次責

之也舊二句未分蒙混不可解今附叅

一君奭篇 誕無我責收為句 責收猶言責成也二句文義自明

舊錯作誕無我責為句收罔勗不及為句義頗未順今附叅

傳注錯解文義附叅者十二條



一舜典陟方乃死家語孔子曰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是也舊錯解陟方爲升遐文義旣失而與下乃死二字亦複今附叅

一益稷篇俞哉是然詞舊錯解作疑詞今附叅

一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本商正建丑之正月詩書從夏正例稱十二月與春秋國史例從周正者異也朱子論商周改時改月蓋詳舊錯解商周改年不改月今附叅

一太甲篇惟三祀十有二月同上

一仲虺顯忠遂良節是敘其已然舊遽作勉其未然者非也今

附叅

一泰誓十三年大會于孟津即武其春一月乃寅月亦從夏正

也金縢秋大熟未穫亦然大熟未穫則夏正秋九月若商正大

熟未穫當爲十月十一月矣舊以此錯解商周改年不改月今

附叅

一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乃月朔也先言壬辰朔乃言越

翼日癸巳蓋尊朔也舊錯解旁死魄爲初二日則失矣今附叅

又武成篇列爵惟五節承上大邑周節當有闕文如據文爲義

當是誥詞舊解作史臣敘事之詞殊未安今附叅

一康誥要囚服念要平聲乃要會之要即秋官鄉士遂士各職

具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是也舊讀要去聲作訟獄要重之詞頗

欠考今附叅



一微子之命崇德象賢蓋謂後裔能崇先王之德而象其賢也故下以統承先王接之舊錯解崇德二字為興王崇前王之德而象賢二字為後裔象先王之賢句義殊未順今附叅

一洛誥予惟命曰庶有事及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兩惟命曰句緊對下節乃汝其三

字為義舊未發明今附叅

一周官六年五服一朝考周禮六服朝見之期惟侯服歲一見而已餘五服自二歲一見至六歲一見為差未至六年不能皆朝故必至六年而後此五服皆無不朝矣一朝猶皆朝也舊錯解疑與周禮不合今附叅

一呂刑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味惟字兩句相貫舊錯解上句說權下句說經今附叅

傳注定錯復錯附叅者一條

一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十八字注從蘇氏定為錯簡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以圖告卜之上今以名誥篇推之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至洛達觀于新邑營因有拜手稽首以圖告卜而王拜受誨言之文其三月哉生魄乃十六日巳未周公初基作新邑民大和會見事于周因有洪大誥治之文則此十八字當在名誥十四日丁巳郊天十五日戊午祭社之後而其于洛誥當在王既受圖拜手稽首誨言之後亦明矣舊定錯復錯今附叅



書經卷之一

蔡沈原註姜兆錫叅義

虞書

虞帝舜之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堯然本虞史所作故通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春秋傳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以簡冊載帝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總叙帝堯之德業而次叙其治曆明時又次叙其登庸禪位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曰猶說也言考古之帝堯其德業如下文所稱說也放至勳功也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章也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



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其德盛故及遠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允恭克讓指其行實而言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極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德猶言大德。即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也。睦親遜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謂皆克明其德。猶大學所謂新也。萬邦通謂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云黎民也。於嘆美辭也。變者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吳下老反。乃耆繼事之辭。羲氏和氏司天之官也。若順也。昊廣大之意也。曆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之屬。辰謂日月所會。周天十二會之次。人時凡民事早晚之節。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

民析鳥獸孳尾嵎音隅。孳音字。此以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也。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畧者也。暘谷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分職測候之次。羲仲則在於嵎夷東表日出之地也。寅敬也。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敬禮之如賓客。然而因即其初出之景而識之。亦帝學曆日月而迎送之意也。平均秩序作起也。以節氣之早晚均次其事宜以授有司而春月歲功方興。故平序其所當作起之事也。日中者春分晝夜各五十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舉晝以見夜。故稱日中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為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民聚於暎。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又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

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明都取口升於天中而其象光明之義。羲叔測候之次之名。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致即周禮冬夜致日之致。蓋以夏至之日中。伺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夏

真書 堯典



至晝六十刻日長於夜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之心星謂之火火  
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之位也因者因析  
而又析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草鳥獸毛希而草易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

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蘇典反○西謂極西之地昧谷取

日入而暗昧之義和叔測候之次之名也餞猶餞送之餞以秋分  
之暮送方納之日而識其景如餞送然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  
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秋分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稱  
宵中也星虛比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殷者秋分  
為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

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隩於到反氄而隴反○北方謂之朔

者朔之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幽都取  
日淪於地中而萬象幽暗之義和叔測候之次之名在察易改也  
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日短  
於夜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星冬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冬至  
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者室以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  
毛鳥獸毛與曉側在實也氄才聖人恭敬矜謙民其講如也  
是以術不遺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  
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  
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  
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  
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立差以追其變  
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速乃倍至百年而又反遲至  
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帝曰咨汝羲暨和替三百有六旬有  
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

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有又過咨嗟也嗟嘆而告之也暨

及也替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眾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  
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  
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  
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  
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  
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  
百四十為一日凡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六



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至於三失閏則時全不定十二失閏則歲全不成矣各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

○帝曰疇咨若時登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

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歸訟可乎

放上聲羸羊進反歸音銀。此下至鯀績用弗

成皆為禪舜發端也疇誰咨訪若順庸用也堯言疇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也放齊臣名胤嗣也朱趙之嗣子名朱也啓開也放齊答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嘆辭語者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於不善禹所謂傲虐是也堯言其不可登用者如此此見堯之至公

帝曰疇咨若時登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

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堯呼官反堯當侯反其音

恭僝仕限反。采事也都嘆美辭也驩堯臣名共工官名蓋世官之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皆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文有訛誤未詳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帝曰

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

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

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湯音傷於音烏咈符勿反圯部鄙反異同。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

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外也襄駕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火貌滔之言漫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堯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兪衆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數美辭鯀崇伯名數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辭方逆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圯敗族類也鯀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且與眾不和傷人害物楚辭言其悻直是也岳曰者四岳之獨言也異哉試



可乃已言廷臣未有能於縣者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不必求備也堯遣之往治戒以欽哉者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命翼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

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

烝又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

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吳越通女于之女去聲下如字媯俱為又

堯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予蓋丹未既不肯堯欲

舉以授人而命之四岳也否不通忝猶辱也上明謂明顯之下明

謂已在顯位者也揚舉也側陋微賤也惟德是舉尊顯者固顯之

微賤者亦揚之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及其羣臣諸侯同

辭以對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

走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無目曰瞽舜父號瞽瞍是瞽子

也頑者心不則德義之經也母後母也象異母弟名也傲驕慢也

新加飛龍烈毒也嬪嬪也嬪也嬪也嬪也嬪也嬪也嬪也嬪也嬪也

女英也堯將試舜而以女嫁之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

也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水

內曰汭蓋水流環合之內故字從水從內而舜居其地也嬪婦也

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媯水之汭使為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

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以天子之女

嫁於匹夫而深戒之如此蓋萬化起于閨門夫婦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堯女女以觀厥刑而又戒之也

舜典

今古文皆有今文合堯典為一篇而無篇首曰若稽

首二十八字而以慎徽五典為篇首世多用王范之註補之

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統頭得孔傳古文舜典全

文乃上於朝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

遺典得之始知古文孔傳尚書本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

字而伏生今文尚書祇以慎徽五典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

此二十八字者彼以舜典合於堯典故也梅賾既失孔傳古

文舜典故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上之自姚方興既得而二

典復完或者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盡皆亡失至是方得遂疑

其偽蓋過論也。此篇凡四段首段通叙升聞時之德業而

次叙其攝政以敷治次又叙其正位以命官末乃總叙其始



也終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

命以位

濬音浚。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溫粹。實也。玄幽升上也。言堯放勳之德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

華以合之。語其德之目。則濬深而哲。智文理而光明。猶堯之欽明文思也。且又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猶堯之允恭克讓也。凡此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命以職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百揆官名。揆度庶政。猶周之冢宰也。時叙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之也。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商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逃錯也。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亦堯親九族章百姓。協萬邦之意。而遇非常之變。不震懼以動其天。非固聰明誠知確

權輿於此矣。○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

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而舜則讓

於有德之人而弗嗣之矣。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上旬之日。曾氏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也。文祖堯始祖之廟也。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告於始祖之廟而受之也。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

璿音旋。在察也。璿璣玉衡。猶今之渾天儀。美珠謂之璿璣。機也用璿飾璣。周布天象而設衡於中以運之也。衡橫也。用玉作管。平測天象而設於璣中以窺之也。七

政日月五星也。七者天象之大綱。其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故名也。齊之言平也。正也。此言舜初攝位。整

理庶務。首察璿璣。衡以正天象。猶堯敬天授時之意也。○按天文志。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

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謂天如覆盆。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

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

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之術。謂天之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其稱渾天者。言其形體渾渾然也。蓋天

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之



不見者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如之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才三十一度而已通計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而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其大率也然古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長之所在即璣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卦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員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凡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倚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

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凡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凡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也沈括云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釘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釘為之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禋音因。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謂之類如秦誓武王伐商王制天子將出皆類于上帝是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祖迎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之屬望而祭之謂之望徧周也羣神謂天神地示人鬼及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之後首正天象即祭祀上下神示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以合符于天子也周禮天子執瑁以朝諸侯鄭  
 註曰名玉以瑁言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錫以圭圭頭斜  
 銳而天子瑁玉之下亦為斜刻其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  
 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以驗之也既盡覲見也四岳四方之諸侯  
 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已上皆正月事也輯瑞以徵  
 諸侯至盡此月則諸侯至矣而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  
 而不如他朝會之在一日蓋欲以少接之而得盡其詢察也班  
 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又頒還其瑞凡以與天下正始也歲

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

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

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守去聲有又通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奮脫在

修五禮之下今考正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孟子曰天子適諸侯

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謂巡守之年之二月也岱宗泰

山也柴謂燔柴以祀天也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謂五岳視三公

四賁視諸侯餘視伯子男執圭執節執躬圭執圭執節執躬圭執

節也三帛謂附庸執黃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也二生謂卿

執羔大夫執鴈一死謂士執雉也凡此皆執之為贊以入覲天子

蓋言覲后而世子孤卿以下統其中矣時謂時之春夏秋冬月謂

月之大小日謂日之自甲至癸協而正之所以謹時令也律謂黃

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之六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

鍾之六呂度謂分寸尺丈引之五度量謂龠合升斗斛之五量衡

謂銖兩斤鈞石之五權同之所以定法制也傳曰六律六呂凡十

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管長九寸大呂以下律

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以律制樂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

下者重濁而舒高者輕清而疾此聲樂之節也而以審度之長短

則九十分黃鍾之管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

十丈為引以審量之多少則黃鍾之管容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



事皆畢則轉而南行也南岳謂衡山西岳謂華山北岳謂恒山格  
之言至至其廟而祭告也藝祖蓋堯祖禰之屬程子曰王制言歸  
格于祖禰此但言藝祖舉尊耳實皆告也古者君將出必告諸祖  
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特特  
牲也鄭註曰祖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及禰皆一牛也

以庸朝音潮。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  
之明年則東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  
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焉天子  
諸侯雖有尊卑而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  
奏進也庸周禮民功曰庸是也程子曰朝時使各以言敷陳其為  
治之其其言之善者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而  
其言之不善或言雖善而無功者則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  
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有又通。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  
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

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  
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  
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也封表也每州封表一  
序也

也序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

也序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

之文而以下文叙列四罪脫簡于此也。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  
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即謂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所以待夫元  
惡大慙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遣之使遠去  
如下文流放竄極之類也宥寬也以流宥其五刑所以待夫罪之  
稍輕雖入於典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  
刑者也鞭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朴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  
待夫罪之輕者金黃金贖贖罪也又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  
扑而情猶有可議者凡此五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皆  
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又不待流宥  
金贖而直赦之也惟謂有持終謂再犯賊殺也若人有如此而入于  
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凡此二者或由  
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法之權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如



此雖其陽舒陰慘似若有不同者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未始不行其間蓋其輕重毫釐各有攸當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金贖之文至呂刑乃有五刑疑赦之罰蓋穆王始制之也夫典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流其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

服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極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其工驩兜

鯀並見堯典三苗國名介荆揚二州之間恃險為亂幽州北裔之地崇山南裔之山三危西裔之地羽山東裔之山服者天下咸服

其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也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而怒之聖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

下咸服之○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

音二十有八載謂舜攝位之年也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也百姓謂畿內之民也如喪考妣三

載報三年之喪也四海通謂天下之遠也遏密八音外雖無服不

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三十八載乃崩通計百單一年月正元曰舜

慕之深至于如此也堯年十六即位位在位七十載又月正元曰舜

格于文祖正平聲○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格猶歸格之格漢

也傳曰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改元而孔氏云喪

畢之明年者蓋天子居喪三年不言前此雖即位而未即位故又

告之也或曰舜避南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舜既告

河三年今始即位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舜既告

廟即政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闢四方之門以來咨十有二牧曰食

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十二牧謂十二

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言勢有遠與近而養之有詳與畧也惇厚允信也難猶拒也德通謂有德之人元謂仁厚之人任人謂包藏凶惡之人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得直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

夷之遠亦相率而服從矣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







平聲。若順也。工謂百工。如曲禮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及周禮攻木攻金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之屬是也。垂。臣名。有巧思。共工。治百工之官。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者。衆以垂對。而帝命爲之也。及斯伯與。三臣名。及斯。本二器。及如。矛而無刃。方。釜。斧謂之斨。古者多以其所能爲號。故名也。諧。和也。帝曰。疇若予。猶順也。垂。以及斯伯與讓。而帝命垂往和其職也。帝曰。疇若予。

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

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上下謂山林澤藪也。虞。堂山澤之官。周禮夏官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之屬。

朱虎熊羆。四臣。史記。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疑上文及斯伯與亦垂之佐也。餘見上文。帝曰。咨四岳。有能典

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

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示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

序也。宗。宗廟也。秩。宗主。序。次序。百神。而以宗廟爲主。故名。周禮大小宗伯。及內外宗。都家宗人之官。皆此意也。夙。早也。寅。敬也。直者。曲之反。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

重之衡也。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胥。長也。通謂王侯卿大夫

直者。不足于溫。故欲溫。寬者。不足于栗。故欲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多至于虐。故欲無虐。簡者。多至于傲。故欲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胥子者。如此。而其所以教。則又專在于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于詩。成于樂。此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有是志。則必形于言。以達之。是詩以言其志。有是言。則必歌以咏嘆。而淫佚之。是歌以永其言。歌有長短。則聲有高下。清濁。歌聲長而下。濁者爲宮。以漸短而清高者。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是聲乃依乎永。而其聲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卽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之義。是律以和平聲也。五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音克諧協。而不相侵亂。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



人材事神而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夔曰以下逸文也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于此獨自言其功此益稷之簡編脫誤而見於此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聖疾力反○聖疾殄絕行事師衆也疾其工巧言絕善事而駭亂衆聽猶論語所謂巧言亂德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則邪僻無白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帝曰咨汝二十有

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入總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羣牧也亮明工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散其職乘時以明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比矣故泛咨之典樂納言雖不似宅百揆典三禮之大然其事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

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于司空此以士

一官兼兵刑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北如字又音佩○考核也九載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于是陟明黜幽信賞必罰而人人力于事功庶績無不熙明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之不善者徙之皆分背而去也此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因言其事治而人服如此也按三苗見于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緣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故舜攝位之時首竄逐之至舜命禹治水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卽工禹既攝位舜命禹徂征亦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于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也呂刑之言遇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之耳○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徵召庸用也陟方謂巡守方岳家語孔子云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史記亦云舜巡守崩于蒼梧是也韓子引竹史紀年謂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所以釋陟爲死也傳又謂陟方猶言升遐

萬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二說大同小異

蓋皆未之考與舜生在下三十年堯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



年凡約三十年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此蓋於篇末總叙其始終也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臯陶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也。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凡三段，首段叙其

陳謨責難，而次叙其與位，次又叙其征苗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教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即

禹貢聲教訖于四海是也。史臣言禹既布其文教于四海矣，于是陳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曰：以下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于善，而有不吝自已者。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

已，從人不虐，無虐于寡，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稽考也。惟帝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好德愛民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

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于此，亦可見矣。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此承上惟帝時克之言，稱堯而以勉

舜也。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此總言德之體段也。語其大而化之，謂之聖。語其聖而不可知，謂之神。語其威嚴震物，謂之武。語其英華發外，謂之文。此詳言德之條目也。眷，顧也。蓋也。受天命而為君，謂堯自唐侯特起為帝也。或曰：舜之言帝者，謂堯而羣臣之言帝者，謂舜如帝德罔愆，帝念哉之類，皆謂舜為帝。此蓋益因舜之尊堯而遂美其德，言不特堯如此，而帝亦然也。今按其比類雖明，但上文舜言惟帝時克，益未應遽舍堯譽舜，極稱其美，而畧無勸勉之意，且與下益進吁戒之詞亦不相類矣。依舊說贊堯為是。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也。道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

于善惡，猶影響之出于形聲，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也。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

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

來王樂音洛。拂符勿反。虞憂也。罔即勿也。皆所謂儆戒也。失墜

遊縱淫過也。當安處無虞之時。法度易弛。故戒其墜失。安逸

易肆。故戒其遊縱。樂易恣。故戒其淫過也。任賢恐有所閒。故戒

以勿貳。夫邪恐不能斷。故戒以勿疑。疑猶妄也。熙光也。苟纖妄之

或作即百慮之不光。故戒以勿成也。拂猶違也。戒違道以干譽。即

實而無偽。戒拂人以從己。乃仁而不暴。王周禮所謂世見也。帝于

八者朝夕戒懼。無怠于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四夷莫不歸往

而中土可知矣。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人君惟能循法度。遏逸樂

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于羣才之賢否。衆論之是非。皆有以審

其幾微。絕其蔽惑。方寸之間。光輝明白。故推之朝野。上下之間。而

有以即乎天理之正。合乎民心之公。而毫髮私意不入于其間。此

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

非取舍。決于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

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

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

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於音烏

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益

養民乃無怠荒之實。而下又六府三事。則養民之目也。惟修者。或

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治也。惟和者。敦

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而三

者無不和也。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順其理也。歌者。永其言也。言

九者。修和順理。民莫不歌詠而樂之也。戒論董正也。又恐其始勤

終怠。而成功難保。故勤者則戒論而休美之。怠者則董正而督責

之也。九歌之歌。謂聲歌也。仍恐其出於勉強而難久。故即其歌。協

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邦國。以勸相之。使其鼓舞不能自已

而功庶以久存而不壞也。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

公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意亦如此。葛氏曰。洪範五行。水

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

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品物遂曰成。六府即水火金木

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所當為。故曰事時是乃汝也。舜因禹言

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蓋雖不言克艱。而其克艱以致之者

亦隱然見

于言外矣。○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九十月耄百年日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理也舜自言年已衰老倦于勤勞汝當勉力不怠而

總理我眾也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堯使舜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而總其師其事一也禹曰朕德

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

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克勝也邁勇往之意種布降下也茲指臯

陶而言允誠出發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

往以布其德德下于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而不忘也遂言念

而不忘固在臯陶舍而他求亦惟在臯陶名言于口固在臯陶誠

發于心亦惟在臯陶蓋反覆思之而卒無外此者惟帝當深念其

功而使之總師也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王政弼輔也懋

猶勉也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能明

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于治也故始雖不免用刑而實

所以期至于無刑之地民乃皆協于中道而刑無所施焉此皆汝

亦可知矣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

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

難容上急促則眾滋擾惟帝以簡以寬故罔過也延及也父子罪

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善善長而惡惡短也過者不識而誤犯

故者知之而故犯誤犯雖大必宥故犯雖小必刑即所謂貴災肆

赦怙終賊刑者也辜罪經常也罪已定矣而法之中有疑其可重

可輕者則罰從輕功已定矣而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賞

從重至于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者殺則恐陷于無罪不殺則恐失

大禹謨

帝曰

帝曰

帝曰



欲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申言嘉歎如此而總師之命終不及焉此下文與位之命所以復致于禹與帝曰來禹洛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

汝躬汝終陟元后洛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洛水蓋下流壅塞逝者復回流而洛洞無涯也微

戒也災雖在堯時而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以為天警于已不敢自寬也允信也奏言而能踐其言是為成允試功而能有其功是為成功此其功既賢于人矣又能勞于王事以克勤節于私養以克儉而初不自滿假以矜伐功能此又其賢之主也然惟不矜其能而能卒莫能沒不伐其功而功卒莫能掩故禹雖謙讓而舜復申命之必使之攝位以總師也懋之言盛猶美也丕大也嘉善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舜見禹有是德而美之有是大功而善之故知曆數當歸其身終必升此大位而今總師之命不可辭也是時舜在位二十

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人之知覺主于中而應于外者也指其發于義理者于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于義理者

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乎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克純乎義理之正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而已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于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于古而敬守之哉

容于眾而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公論故戒其勿聽勿庸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言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眾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

誰與守邦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可欲之事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於政四海之民不得其所而至于困窮則君之天



祿一絕而不復續矣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于毫釐之間此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出好迎天下之善也與戎召天下之亂也言發于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已審矣豈復更有他

說哉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遜也禹曰枚卜功臣惟言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

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也龜以卜著以筮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命之于龜今我志先定衆謀皆同鬼神其依順而龜筮不啻協從矣占卜之法不待重吉又何用更枚卜以決之乎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而不得辭也正月朔

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受天下于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受天下于

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禮曰有虞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時是徂往証正也舜嘆言今天

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禹往正其罪也會徵會誓戒誓也會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禹誓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自尊戾正道壞常德用舍失常天人交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伐苗之罪爾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而堯舜之為天子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在居攝之後而稟命于舜初不敢專則知舜誅四凶之屬亦必稟堯之命無疑矣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

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



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  
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音

介誠音咸羽王遇反○旬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者以言相佐助也屈至也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以言贊于禹欲其以德動天而感通乎遠邇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此惟德動天之實帝謂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祗敬載事也夔夔齊莊戰慄之容允信若順也誠者以誠感也言舜耕歷山而往于田惟以不獲順于父母而日號呼于旻天子其父母于時自負其罪自引其慝以敬事其親其見親也謹畏小心溢于容貌雖瞽頑愚亦且信順即孟子所謂底豫也是至誠之道感格神明即號泣旻天之慝為不隔矣而况于苗民乎凡此益贊禹之辭益欲禹還兵而與帝修德也昌言盛德之言故拜而從之也班還振整也謂振師旅以還互文也誕大也文文命德德教也千羽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東西階也格至也班師七十口而有苗來至也帝之文德本非俟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徒因舞千而乃至史臣以聖帝不矜威武益尚德教虞階之上恭已以臨蠻方之外革心恐後爰紀

皋陶謨

今文古本皆存○此篇序在禹謨前皋陶謨特傳錄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稽

之下即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皋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兪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禹之問也慎者致其謹也身修則無闕失之行思永則非淺近之謀惇敘九族則恩義篤而家齊庶明勵翼則賢哲輔而國治邇而可推之遠蓋家齊國治而天下亦平矣此蓋承問而推廣陳謨之義故禹復兪而然之也按典謨皆稱稽古而所稽以記者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事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舜受天下非皋陶比此立言輕重之體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者。嘆而不敢必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

孔大也。壬任同。即舜典所謂任人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蓋哲者智之明也。知人則可謂之哲。而人

稱其官。惠者仁之愛也。安民則可謂之惠。而民懷其德。能哲而惠。智仁兩盡。則雖比黨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

夫巧言善色。大包藏凶惡者。不足畏。蓋極言仁智之功用。如此其大。而聖君知難之意。益溢于言表矣。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畢陶一

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天叙而 畢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畢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

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

哉。亦猶總也。載行采事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于行。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者。總言其人之有德。必言其所行之某事。某事為可信也。禹曰。何者。問九德之目也。亂猶治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亂而敬者。敏治而敬畏。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直而溫者。直而不曲。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德著于身。而始終有常。其吉

士矣哉。蓋深美之也。 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巖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翁

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

其凝。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或有其三。或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采亦事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政事明治之義。而德之所運則殊。九德有其三。而為大夫。必日宣而克廣之。則家事治明。九德有其六。而為諸侯。必日嚴而祗敬之。則邦事寅亮也。翁合敷布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能合而受之。布而施之。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于人之俊。小而百人

之父。皆任官使。此所以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也。師師相效。法也。惟時不懈怠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互相慕勸。則曰。僚言其自為勤敏。則曰。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即四時也。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是也。凝成也。百官順時趨事。而眾功皆成也。 無教

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止辭。教猶道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一日二日。言日之至淺。萬幾言事之至多。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事變

禁

無

禁

無

無



起于幾微而為常人所易忽及其發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君子所其無逸必兢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于其細也一日二日幾且至萬是可一息縱欲以為有邦導乎曠廢也工猶事也非才用則庶官曠而庶職廢矣人君代天理物庶官輔之其所治無非天事也使聽其曠而廢之又豈勅幾以倡庶邦之義乎故通戒之也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

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有庸馬本作五庸叙者君臣父子兄弟

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衷者降衷之衷即典禮也言典禮雖天所叙秩而使倫之叙而益厚品之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惟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乃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七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德罪本天所命討而天命有德則五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則五刑以懲戒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而臣用之又當懋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爵人于朝與衆異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則天子不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惡上謂天下謂民有土謂有民社也天

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乃所以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所以敬之哉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惠順底致也臯陶謂

我所言順于理可致之于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于行信可有功也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臯陶謂言而底績我未有所知惟思日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已蓋終不敢計功而自謙以勉之也

益稷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臯陶謨耳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竹簡煩重故釐而

二之非有意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各篇此篇凡三段首段叙君臣責難圖治之實而次叙致治之極功終叙保治之至意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臯陶曰吁



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墊都念反○思日孜孜者承上思日贊贊而言也上篇禹臯咨問皆于帝舜之前故臯陶陳言訖帝呼禹使亦陳言而禹則謂臯陶之謨美矣我更何言哉惟思日孜孜以務事功而已蓋勉力而致行之之意非徒謙詞以荅帝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墊溺也洪水泛溢而下民昏溺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標也輶史記作輶漢書作輶以板為之狀如箕擿行泥上標史記作橋漢書作楸以鐵為之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四者皆跋履險阻之具也隨循刊除也左傳井堙木刊是也泛濫漫平地皆水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興也奏進也鮮血食也此以上言跋履治水之始民未粒食而與益進凡鳥獸魚鱉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即禹夫之川也○不近九州之川者即為川以通于其川故曰萬夫有川則濬濬深也周禮一夫之間廣尺深尺曰畝千夫之間廣二尋深一仞

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之言布謂布穀也艱難也此以上言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于粒食而兼用鮮食也懋勉也居積也勉其民徒有於無而變化其積貨也烝衆也粒米也此以上言水患悉平民既播種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盡皆粒食而萬邦興起治功也師法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之本末如此而上下交警之意實存其間此臯陶所以欲法其昌言而禹亦申告帝以戒傲之詞如下文所云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都者美臯陶師法昌而告以慎乃在位者蓋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萬世之患故戒帝而帝然之也止者心之所止也弼輔動作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惟私欲或搖其中始有昏昧而失其所止者安汝止者惟順適乎道心而不陷溺于人欲也惟幾既以審其事之發惟康即以省其事之安而輔弼之臣又皆盡其忠直匡正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將見是惟無作作則天下不應無不先意而後我矣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申重佑命而用垂休美于無疆乎此禹推慎位之實而因極言其效

益稷

卷一

三



之大也。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此帝因弼直之義而重嘆之也。鄰，即謂輔弼也。

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言有是臣，即有是職，而盡是職，方盡是臣。凡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故反覆致嘆，而禹又然之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汝聽。左右華出並去聲。○此申言臣之所以為鄰，以見弼直之本也。股肱耳目，對元首而言也。人君

之資翼為明聽，猶元首之資股肱耳目。故古者謂君為元首也。左

右有民，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翼，猶輔也。為，猶作也。宣布

也。汝翼，汝為者，言欲左右有民，則資汝贊輔之，欲宣力四方，則資

汝作行之也。象，像也。即日月以下十二物之象。易曰：黃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其制創自黃帝而成于堯舜。故曰：予欲觀古人之

象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謂雉

也。取其文也。六者皆繪于衣，故曰：作會也。宗彝，謂虎也。取其孝

也。藻，水藻也。取其潔也。粉，白也。米，粳也。取其粳也。黼，黼之言辨，謂若兩已相背也。取其辨

也。六者皆繡于裳，故曰：絺繡也。是為十二章。衣六章，自上而下，裳

六章，自下而上，皆以青黃赤白黑之五采，而雜施于繒帛為五色，

故總曰：作服也。周禮以日月星辰畫于旂，而冕服惟九章，且其次

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蓋亦增損虞制為之。與六律，謂陰陽各

六也。在，察也。忽者，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也。言與五聲相應，故曰：五言。上達下謂之出，下達上謂

之納。蓋治者出而納之，忽者則否矣。汝明，汝聽者，言欲以章服定

秩序，則資汝辨明之，欲以樂音察政治，則資汝審聽之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

鄰。四鄰，謂前後左右也。言我有違戾于道，爾當弼正之，而無面諛

其義益顯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

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識音志。

此承上文，因言待庶頑讒說之方，亦正以明弼直之義也。時是也。

指弼直而言也。侯，射侯也。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

則供熊侯、豹侯，鄉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鹄。又梓人為侯，廣與崇

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古制應亦不遠也。明者，明其頑讒與否



也射以觀德。頑讒之人其心不正，必不能比于禮樂而中多也。捷扑也，扑懲之使記而不忘，所謂扑作教刑也。議，猶誌也。書識其過于冊，以待其自新也。並生，承上文而言。凡三者欲使庶頑讒說之人棄惡從善，而無或見絕于聖世也。工，掌樂之官也。格，猶改也。承進也。既發其遷善之心，而又命樂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饒之，改則進之用之，否則刑以威之，蓋聖教之仁至而義盡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命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俞哉者，通承帝言而深然之之詞也。蘇氏謂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許

而猶有未盡許者，非隅角也。蒼生，即民也。謂之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謂黎民之賢者也。其同時是也。敷納，下陳而上納也。庶，眾也。讓，謂以忠直相讓也。禹歷聞帝所稱任賢警頑之法，而深然其有當于彌直之義，謂天下之人善者當舉而不能者當教。今帝德光著天下，至于海隅之遠，蒼生之眾，皆帝光之所被也。其闢萬邦黎民之賢，感慕興起，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黜以功，而考其成，車服以庸，以厚其率為誕慢，日進于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此先言舉善以勸不善，以見任賢即為警頑之實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

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劓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

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迺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

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好去聲。頌鄂，格反。呱呱，音孤。

長上聲。○丹，國名。漢志：堯處于丹淵，為諸侯是也。傲者，敬之反。總慢遊，傲虐而言。罔，猶無也。無分晝與夜，而頌頌然不休息，雖無水而不啻行舟者，然猶孟子所謂流連荒亡也。朋，比淫亂也。殄，絕也。比小人以亂于家，而不得世為天子也。唐虞之世，皆聖帝良臣也。聖人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知之矣。而禹之進戒，至云無若朱慢遊傲虐者，蓋處崇高之位，凜幾康之義，所以輔弼者當如是也。劓，懲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辛壬癸甲，四日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禹又自言懲丹朱傲慢之失，故娶甫及



四日即往治水其後生子亦不暇顧念惟是大相度其治水土之功以是為意此孟子所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者乃其不敢傲慢以致弼直之始事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弼輔也薄迫也又言水土既平更疆理宇內因地域之遠近輔吾君以成五服之制每服五百里通五服共相距五千里其間之九州每州立十人以為之師而糾牧之而九州以外迫于四海者亦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此又皆其不敢傲慢以致弼直之終事也也迪蹈即就念慮也又言經理之制如此凡薄海內外皆蹈行德教厥有功效而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慮念以慮之又正以見聖人警頑讒之道當與舉賢良而行而上文所以深然帝之言者此也叙次也祗祗承之也帝言四海之內所以能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輔教之功旌別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皐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而自可以畏服乎中外也歷玩諸節都俞之文上下相承而舊乃謂帝意欲尚刑威禹意欲廣文教而帝終謂苗頑不即工非象刑之有可廢也果爾是以都俞之詞與吁咈同義豈其然哉或又謂苗之凶頑征之猶且逆命豈象刑所能制者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治苗之末末也帝此言在禹未攝位之前惟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至征之不服又以益之諫而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耳此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實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

鼓合止祝啟笙鏞以間鳥獸蹠蹠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獨啟音語間去聲蹠音鏘○臾考也鳴球玉磬名搏至拊循也詠歌也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惟取琴瑟之輕清者與人之歌聲相比故曰以詠也格猶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丹朱賓于虞猶微子賓于周也羣后助祭諸侯也上而祖考來格則神無不和下而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則人無不和矣下堂下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旁耳自擊以導樂也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以合樂也啟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鉞刻以長尺木篥樂之以止樂也笙以匏為之列管其中而施簧于管端是為下管之長鏞大鐘也或謂笙鐘頌鐘也葉氏曰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大射禮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是也問代也堂上堂下相繼迭奏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蓋其遺制與故曰以間也蹠蹠行動貌鳥獸無知亦相率而舞蹠蹠然也蕭古文作箭舞者所執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是也或以簫管釋之者誤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也鳳凰靈鳥雄為鳳雌為

益稷



鳳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唐孔氏曰神人尊故言于堂上之樂  
 鳥獸微故言于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  
 之樂獨格神人堂下之樂偏感鳥獸也或曰笙形如鳥翼鏞簧為  
 獸形風俗通亦云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形聲之似以狀聲樂之  
 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踰籟來儀者乎口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  
 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凡徵召之見于  
 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下其格神人舞獸  
 鳳豈足疑哉季札觀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如天覆如地載雖  
 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  
 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  
 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幬持載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  
 聞之于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  
 召從可知矣○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上下  
 文相屬蓋舜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夔益相與問答多矣史官  
 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故集而記之非一日之言也夔曰於予  
 諸說自臯陶謨至篇末皆謂文勢相屬其說牽合難通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於音鳥○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也八音獨言石者石聲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樂以合為主而

石聲饒利其聲動純情物土而和之故無不稱也上謂鳥獸諧謂百獸者考工記以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為大獸五凡羽鱗總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益無不和矣尹正也庶尹衆官之長允信諧和也庶尹諧則人益無不和矣○帝庸作歌曰

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

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

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幾平聲明也音芒○庸猶用也救戒也幾者事之微也帝

舜言天命無常理亂相倚雖治功成禮樂備而頃刻疎則荒怠起故無時之勿戒幾微忽則禍患生故無事之不戒此帝將作歌而先述其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工猶功也人臣樂于趨事則人君為之興起而百工皆廣矣此則歌之辭也拜手稽首者手至首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作謂率其臣明作也屢數也臯陶言人君當率下起事而無怠廢故特言念哉以動之又當謹其法而無紛更屢考其成而無欺蔽故兩言欽哉以勉之此臯陶將賡歌而先述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之也叢脞煩碎



也。情懈怠也。墮圯壞也。臯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又言君煩瑣則臣懈怠而萬事皆壞所以戒之也。此則廢歌及又歌之辭也。舜作歌而責難于臣。臯陶廢歌而責難于君。君臣相責如此。有虞之治所以不可及也。帝拜者重之也。重其禮然其言而命臣往敬其職。蓋亦因以爲戒與。林氏曰。舜與臯陶之廢歌三百篇之權輿也。

書經卷之二

蔡沈原註 姜兆錫叅義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明四代相繼之義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者。夏后氏五十而貢。貢乃夏后氏之總名也。

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自敷土以下。各卽每州之所治。夫諸山諸水者。約言之。次自導畝以下。特卽每山水之所以治于諸州者。申言之。皆以見賦貢之始。又次自錫土以下。遞卽九州聲教之由內以訖外者。推言之。乃以見貢賦之終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隨循。刊伐也。奠定也。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受命治水。始分

土地爲九州。于是循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而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統紀也。此三者。禹治水之要而貢賦所自始。故首叙其綱。而下文乃歷言之。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在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比。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

夏書 禹貢

卷之二

一

夏書



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者已事之詞載事也壺口山名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河自積石北行至東乃折而南

流壺口當南流之衝奔潰迅疾治之所以殺河勢也梁岐皆山名梁山即呂梁山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滄州介休縣二

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梁岐相去近故曰及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縣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廩即今太原府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冀州為河患亦為

汾患汾水出于太原修之所以導汾源也經于太原修之所以導汾流也河入北海而導汾使東入于河也太原岳陽相去遠故曰至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河之平地也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淇水出其東淇水出其東

地致功為難今乃底績也衡漳水名一出上黨沾縣大黿谷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為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今東北至阜城入河

厥土惟白壤

無垠曰白土柔土曰壤致貢不可不辨庶土而其法有二白黑之屬以辨其

色壤墳之屬以辨其性而已冀州豈皆白壤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言之也餘故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上上錯者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也

中中者第五等也凡田賦分為上中下三等而又各分三等以為九等故云爾也賦高于田四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錯義詳見梁

州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乃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與塲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蓋其賦兼土賦而言非盡出于田故以

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而後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天子封內之地無事于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恒山之北谷東入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出靈壽縣之東北東入滹沱

河過信安軍入易水于是同入北海也既從者從其道也大陸地名河水所經也其地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故名大陸作者言水患

息而可耕治也二水在田賦後當為錯簡或曰恒衛水小而地遠治不必急大陸地平而近河治不容急故書于後也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北海島中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音傑。○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大河之口海水之濱也冀州東南西南三面皆距河他州

貢賦皆以達河為至則本州可知故其三方之貢道不必書而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之屬必自北海大河之口南向西轉盤旋

于碣石之左以入河故轉屈之間如夾右然也既入于河斯貢賦可達帝都矣

濟河惟兗州 濟河詳見渠水餘放此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禹治水之序自下流始故冀州帝都之正首叙兗

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

兗最下故獨先雍最高故獨後也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灘音雍沮音疽。○九河一徒駭二

潔七鉤盤八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既道者順其道也前此九河失道今始疏為九而同入北海也雷夏澤名在濟陰郡城陽縣

西北水鍾曰澤雷夏之澤濟水所鍾也前此濟水橫流雷夏不能受而溢今乃為澤也灘沮二水名自河出為灘自濟出為沮灘沮

乃河濟之別流也會合也同一也前此二水散潰今灘水東入于泗下流入于沮而合于一也九河道則河治雷夏澤則濟治灘沮

會同則河濟之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

高曰丘克地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繇茂條長也此

見水土平草木亦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中下者第六等貞者第九

等也貞正也克賦最薄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一云貞猶終也貞居元亨利之終也作十

有三載乃同者克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土疎今水患雖平而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獻其土物于上也克地宜漆宜桑故貢

漆絲也篚竹器古者幣帛之屬盛以篚篚也織文錦綺之類非一色故總以織文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濟水南入于河漯水

支分子河皆與河通故克之貢賦便濟者浮于濟便漯者浮于漯而後達河以達帝都也

夏書 禹貢

卷二

三



海岱惟青州岱泰山也。在夔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隅夷既畧隅夷東表之地在今登州畧者經畧而為之封畧也。言隅夷則舉遠見近而州之土皆治矣。

濰淄其道濰音惟。濰淄二水名。濰水出濰山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濟。其道者泛濫去而水循其故道也。言濰淄則舉小見大而州之水皆治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海濱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之地可煮為鹽。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音枲

洗。檿音厭。黃海為鹽。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也。畎谷也。絲凡絲下文則縻絲也。枲麻也。鉛似錫。松名怪異也。異石可為器飾。皆岱山之谷所出也。作牧謂備外蕃也。句錯簡當在隅夷既畧之下。一云萊山之夷以畜牧為生。今始可牧也。檿山桑也。其蠶絲鞞中琴。

浮于汶達于濟濟水歷號公臺西南入河故其貢賦。浮于汶達于濟又達于河以達帝都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淮沂二水名。乂治也。淮水出胎簪山東至淮浦入海。其泛濫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

之沂水出益縣艾山南至于下邳西南入泗泗入于淮故沂之治與淮並言之也。徐之川莫大于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漫者可知矣。蒙羽二山名。藝種也。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二山淮水所經。淮水治而山之下皆可種也。先

淮後沂者先大而後小。先蒙後羽者先高而後下。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澤名在山陽郡鉅野縣北。水蓄復流曰泗而餘波有所洩則既豬矣。東原漢之東平國在徐之西北。謂之東者在濟東也。濟水經于東原而安行不為患則底平矣。淮沂水

之流大野水之止蒙羽地之高東原地之平明其無不治也。

東原地之平明其無不治也。

東原地之平明其無不治也。

東原地之平明其無不治也。

東原地之平明其無不治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音寔。○土黏曰埴。墳猶賦也。泥黏如脂之賦也。漸進長而不已也。包叢生而密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

篚玄纈縞嶧音亦。詩作繹。蠙音貧。○徐州土雖赤而有五色之土。故貢之以為建社封土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

名羽中旄旒。嶧陽嶧山之南。孤桐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濱泗水之旁。浮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暨及也。珠俱服飾。魚用賓祭。玄幣赤黑。色也可為祭。哀為齋。端為服。冠纈縞皆縞也。黑經白緯曰纈。為禱服。純白曰縞。縞為禱服。

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水出胎簪山。泗水出陪尾山。泗東入于淮。徐州貢賦必浮淮。以上于泗。而泗與河不通。又或由灘達河。或由濟達河。皆通。

淮海惟揚州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也。既豬者。眾水容于湖而餘波。又洩諸江也。陽鳥謂雁也。雁性隨陽。故名攸居者。澤豬環為洲。而禽鳥亦得其居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松江下七十里。分流為三。東北流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中為松江。既入者。三江順其故道而入于海也。震澤太湖也。一名具區澤。在吳縣西南五十里。跨三江之上。其水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下流之三江已順而震澤亦不震動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篠音小。簜音蕩。○篠箭竹。簜大竹。敷布也。

竹生縝密如布也。少長曰夭。高疎曰喬。塗泥。下地多水。其土淖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璠璫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

夏書禹貢



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可為財幣。瑤琨玉石名。可為禮器。篠可為矢筈。簞可為樂管。及符節之屬。象齒犀兕革。可為車甲。鳥羽獸毛。可為旌旄。木。椴梓豫章之屬。可為棟宇器械。島夷。東南海島之夷也。卉服。謂以葛越木綿之屬。為服。織貝。謂織錦。為貝文。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皆饈食之品。必待錫命而後貢者。明非常貢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沿音延。順流而下曰沿。揚州之域。北至淮。而江水貫其間。東入于海。故其貢賦。沿于江海。而上。過于淮。以過于泗也。自泗而上。有二道。一由泗而淮。而涉以達河。一泗至大野。而自濟以達河。不言亦省文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

江水發源于梁之岷山。漢水發源于梁之嶓冢。諸侯春見于王。曰朝。夏見曰宗。而二水之趨海如之。蓋江至東陵。北會于漢。漢至大別。南入于江。二水合于荊州。自荆以上。其地平。故水勢舒。而自荆以下。其地卑。故水勢迅。水雖未至海。而勢已趨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江。即洞庭。在長沙下。雋西北。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西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故名九江也。孔甚殷。州。江漢所出。江漢朝宗于海。故沱潛亦順其道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皆澤名。雲。跨江北。夢。跨江南。又。治也。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已可耕治也。

厥土惟塗泥

土與揚州同。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等。賦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椀榦栝柏礪砥磬丹。惟篚篚楛。三邦底

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椀音春。栝。添去聲。砥音紙。磬音

琴。籥音窳。篚音路。楛音戶。匭音癸。○荊州之貢。與揚州亦多同。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謂善者為先也。椀。栝。柏。三木名。栝。木似栲。可為弓。榦。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粗礪為稱。磬。石。可為矢鏃。丹。殊砂。可繪畫。篚。籚。竹名。楛。木名。皆可為矢。三邦。謂州內之三邦。未詳其號。底。致也。謂致貢。篚。篚。楛。之有名者也。玄。纁。也。菁。茅。有刺。而三脊。可供祭祀。縮。酒。既包。而又匣之。以示敬也。玄。纁。謂幣之色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只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若偶得。則貢之。故謂之納錫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浮者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而至南河也

荆河惟豫州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漚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漚音蟬滎音滎伊水出熊耳山至洛陽入洛洛水出冢嶺山至鞏

縣入河漚水出替亭之北至偃師入洛澗水出新安之東至其南入洛而統言伊洛漚澗入于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統言江漢朝宗于海也自濟溢為滎自洛出為波而台言既豬者二水皆蓄而復流也

蕩蕩澤被孟豬蕩音哥○蕩澤在濟陰郡定陶縣東北被及也蕩澤言蕩孟豬言被者蕩澤濟水所經孟豬為其下流蕩上流以及下流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壚音盧○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墳土脈墳起也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下與高不同故別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日第田等賦第一等也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績錫貢磬錯紵音苧績音績○臬絺見青州紵織以為布也織見徐州

績細綿也磬錯謂治磬之礪石非常貢亦待錫命而後納也

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洛以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音民嶓音波○岷嶓二山名岷在蜀郡前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嶓冢在隴西郡氏道

縣漢水所出既藝者二山之下皆可種藝也岷嶓藝則江漢之土源治矣沱潛謂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在蜀郡之郫縣西入江沱在巴郡之宕渠縣西南入江既道者二水皆順其道也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蒙二山名蔡在雅州巖道縣蒙在蜀郡青衣縣二山上台下開沫水經於其間水脈漂

疾為患旅平者水既平而旅祭其山也和夷地名今巖道西有和州有夷道底績者水既平而和夷亦父也



厥土青黎

黎黑也土不言質者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九州之賦雜出他等者四州

冀揚豫皆錯二等而梁錯三等也所以錯雜如此者意州土雖同而人性之勤惰殊方故田功之修廢異地與或謂歲有倏豐倏凶戶有時增時減則九州皆然何獨于冀揚豫梁四州言之與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球同○璆玉磬銀白金鐵柔鐵鏤剛鐵可刻鏤故名也

磬石磬也織皮謂熊羆狐狸四獸之皮可製為裘其毳毛可織為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沔音免○西傾山名在隴西郡臨洮

縣西桓水所出其山本屬雍州而山南之地隸于梁州故梁州貢賦自西傾因桓水而來以浮于漢所出之潛也潛與沔不相通故又迺流至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迺遷以逾乎沔沔與渭亦不相通故又歷漢川至褒水逾褒而暨衙嶺之南溪澗于斜川屆武功而北以入渭也由渭東行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弱水既西

弱水在西海之山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既西者順而道之西流也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屬音燭澧音豐○涇渭汭三水名涇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至陽陵

入渭渭出隴西郡首陽西南東至司空入河汭出茲蒲藪之西北東入于涇屬者涇水上屬乎汭下屬乎渭也漆沮二水名漆出驪州同官縣東北經華原合沮沮出房州平縣北于午嶺經華原合漆同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既從者漆沮小而渭大其從于渭若少之從長也澧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攸同者澧渭水相若同渭入河也蓋渭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以下皆山名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終南惇物二山並在扶風武功縣鳥鼠山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既旅首荆岐者涇汭漆沮澧渭治功成畢荆岐已可祭告而終南惇物鳥鼠祭告因之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地在幽州豬野即武成縣東北休屠澤底績首原隰者治功自高而

下先言山次原隰又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三危燉煌地也舜竄三苗之時洪水猶未平及是三危既可居而三苗亦遷善而不叙也

厥土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性最貴故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工又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河多伏流至此而見龍門在馮翊

夏陽縣西河者冀之西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則浮于河自積石東北行至梁山南轉而至龍門然後達西河以至京師其西南

或浮于澧或浮于漆沮皆會于渭汭東至司空縣入河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

載支崑崙析支渠搜西貳卽叙崑崙卽河源所出在臨羌折支在功也雍州水上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岍音牽行音杭○此以上各

者以析言之自此以下特即每山每水之所以治于諸州者申言之而此節乃特言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凡水勢皆因于諸山

山勢皆原于西北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水入海之終禹導河北諸山水始于雍終于冀而雍在河西冀在河東故

始則于河之西導雍之岍及岐以至荆山而渭水入河以入海繼其自荆山過河而東導冀之壺口雷首以太岳而汾水入河以

入海又導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濟水入河以入海終又導太行恒山以至碣石而太行之水入河以入海恒山之水入滌至碣石

河口海濱之地而乃止焉經不言導水而止言導山者山旁非一水故不列言而後特即其大者再言之也凡但言導山者放此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此節乃特言

南境之山也西傾諸圉鳥鼠太華皆雍州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皆豫州山導西傾朱圉鳥鼠以至太華使桓水入江以入東海渭



水入河以入北海也。導熊耳外方桐柏以至陪尾使伊水入洛而入河以入北海使淮水直入東海也。西傾以下不言導者蒙研之文。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此節乃特言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梁州山荆山內方

大別皆荆州山漢水出于嶓冢至大別入江故導嶓冢至荆山又導內方至大別使漢水入江以入東海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節又特言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與地也。岷山梁州山衡山即南岳九江即洞庭湖也敷淺原地在德安縣博

陽山江水出于岷山而岷山之脉有二其北支為衡山在湘水西南而盡于洞庭之西故自岷山導至衡山以因其水勢而達江之

流衍也其南支為敷淺原在湘水東北自是南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以至博陽山故又自衡山過九江至敷淺原以因其山

勢而要江之歸宿也岷山以下不言導者亦蒙導嶓冢之文

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二節特言導西邊之二水也凡水皆發源于山故治水者自

而不自山始者蓋其源多在極邊不能窮至故即于其水蓋將以入西海也而弱水治矣導水自弱水黑水始者水之異而

其下乃及河漢之屬者水之大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出汾闕山在雍之西北直出梁

水性之異黑水色之異凡水皆強而獨弱凡水皆清而獨黑常變不能齊也導黑水至于三危之山以入于南海而黑水亦治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

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

入于海。此節特言導北條之大河四瀆之一也凡江淮河濟名為四瀆瀆之言獨獨為一水以入海也積

石龍門見雍州山北曰陰底性見導山孟津地名在河內郡河陽縣洛汭在河南府鞏縣水內曰汭大伾黎陽縣山各洛水即信都

縣洛汭之渠逆河九河之下流海水逆潮故名也河源發乎崑崙至積石而見故自積石導之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千里

而至龍門經不悉言荒遠畧之也龍門而下紀其自北而南則極于華山之北即為雍之西河紀其自南而東則由底柱至于孟津



又東過于洛汭極于大伾之山即為豫之南河又紀其自東而北則由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即為堯之東河也又紀其入海之處合為一流名為逆河乃入于北海而治河者終矣

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

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漾音恙澨音誓匯音會○此節特言導南條之漢漢者江

以北之大川也其水入于江以入海故不在四瀆之列後渭洛諸水放此漢水發源于嶧冢山漾與滄浪皆漢之別名自其始發于嶧冢為漾東流至武都始為漢又東至武當則為滄浪蓋隨地異名也三澨亦水名發源于磨石山漢水過此直至大別山西南入于江即今漢陽縣是也匯廻也北江對下節中江而言也漢既入江其東匯澤為彭蠡又東流為北江至通州靜海縣入海而治漢者終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豐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至

匯東為中江入于海豐音里迤音駝○此節導南條之流亦四瀆之陽東流別為沱又東至于豐自是過荊州之洞庭至岳州之巴陵又東迤邐北會于彭蠡乃旋而東出為中江以入東海而治江者終矣

導沱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

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沱音符○此節導北條之濟亦四瀆之一也濟水伏見非一始出于王屋山曰沱既見而伏東出孟州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始為濟水則濟乃沱之既伏而見矣自是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是一伏既入于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為滎是又一見自後又復東流出于廣濟軍西陶丘之北又東至于濟陰定陶之荷澤乃常見而不伏由是汶水自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于濟濟水自東北至壽張縣安民亭會于汶遂自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東海而治濟者終矣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此節導北條之淮亦四瀆之一也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

夏書 禹貢 卷二

一也

此節導北條之淮亦四瀆之一也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

一也

此節導北條之淮亦四瀆之一也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

一也

此節導北條之淮亦四瀆之一也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

一也

此節導北條之淮亦四瀆之一也



夏書 卷二 二  
晉山至桐柏山而盛禹自桐柏導之由是而東與泗沂會沂水出  
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于淮淮會二水而東  
自淮浦以入海徐州所謂淮  
沂其父是也而治淮者終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節

特導北條之渭亦河以西江以北之大川也同穴山名鳥鼠其枝  
山也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同穴之西北禹自此導之而東會于  
澧即澧水攸同是也又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是也又東過  
漆沮之水即漆沮既從是也入河則入北海而治渭者終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此節特

條之洛亦河以南漢以北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而經弘農郡  
盧氏縣之熊耳山禹自是導之東北則澗水出新安瀍水至偃師  
而入洛又東則伊水至洛陽而入洛自後四水合而入河以入北  
海而治洛者終矣○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  
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自積石導淮自  
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  
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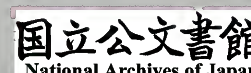
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北條之水莫大  
河故于河不言會此  
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也陂障也會同猶澗沮會同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  
則不特克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之屬也九州之山榘木通  
道已可祭告則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之屬也九州  
之川濬滌泉源各無壅遏則不特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之屬  
也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則不特彭蠡既漑震澤底定之  
屬也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歸則又不特弱水入于西海黑  
水入于南海之屬也此蓋總結上文以見九州四海水  
土無不平治而與下文則壤成賦相為始終之實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大修治也庶土明非特  
穀土也交猶互也以其肥瘠高下之名物交互相正以任土事也  
則品節之也三壤謂穀土之上中下三等也中邦猶言中國土賦  
或及于四夷用賦則止于中國也言治水之後水火金木土穀皆  
大治而土者尤財賦所自生故于庶土互釐定之以致慎其財賦





于穀土皆品節之以成賦于中邦也曰  
慎者言其不濫曰成者言其不變也

○錫土姓錫猶予也貢賦既定因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  
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台音夷○台朕皆我也距違也禹平水土定

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蓋記者承上文  
而推禹之心如此因以見下文五服率從聲教四訖之所本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銓音質稭音憂○王城外四面皆五百里為甸服所謂

而王畿五百里義在供王田賦故名甸服也內百里所納禾本皆  
全曰總次百里所納刈禾半藁曰銓又次百里所納去藁取穗曰  
秸此三者去王城近不惟使之納總納銓納秸而又使之服役故  
更言服也又次百里去穗而納穀又次百里改穀而納米二者去  
王城遠則但納穀若米而不服役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甸服外四面又各

之侯者以皆侯國之服故名也內百里曰采者謂卿大夫之采地  
也次百里曰男邦者兼子男而言通謂小國也又次百里曰諸侯  
者兼公侯伯而言通謂大國次國也不言三百里以外者其外皆  
諸侯省文也先都邑而後邦國先子男而後公侯伯者小以安乎  
內大以禦乎外也此分侯  
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侯服外四面又各五

者漸遠王畿取撫綏之義故名也三百里謂內三百里謂綏  
外二百里揆文教奮武衛者其服介五服之中而與四譯相接以  
內三百揆度文教而以外二百里奮興武衛蓋中夏  
與外蕃之辨嚴矣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要

理之法畧于中國特以義要約羈縻之而已故名也曰夷與蔡者  
夷之言易蔡之言放也凡五百里皆夷人所居俗尚慢易而其中  
之外二百里兼以放置罪人則不止居夷人矣左  
傳蔡蔡叔是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夏書 禹貢

夏書 禹貢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去要服又各五百里為荒服謂之荒者去王畿益遠風土荒漠

其經理視要服為尤畧故名也曰蠻與流者夷但慢易之意蠻乃獷悍之形蔡但放置之名流乃遷徙之象凡五百里皆蠻人所居而其中之外二百里以流罪人則亦不止居蠻人矣蔡流皆處罪人罪有重輕故地有遠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

功漸音尖被去聲○漸漬被覆暨及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詳言服制所施此約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甘誓 甘地名在扶風鄠縣有扈氏國之南郊誓猶征苗之誓蓋明其討伐之意飭其止齊之節以一眾志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云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意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

討罪之義而後致誓師之命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謂六官之卿也傳謂六卿即六卿之卿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卿凡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此所謂軍將皆卿蓋夏制意亦畧同也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哉書曰大戰乃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與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六事者之人即謂六卿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剿焦上聲○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蘇洵五行而極死况于威侮者乎三正謂子丑寅之正也怠棄則不用正朔罪益著矣言有扈氏獲罪于天如此天用以剿絕其命而今我惟敬行天罰以致其不敢違天之義也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已久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已在唐虞之前矣



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謂車左右謂車右也攻治也蓋古者車

戰之法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御者居中詳見春秋左傳宣十二年晉楚之戰不攻于左是不善射不攻于右是不善擊刺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是不善御也三者皆足以致敗故以不恭命責之

于社予則孥戮汝戮殺也社謂社也禮天子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而天子親征亦必載廟主社主以

行者凡以示賞戮不敢專之義也孥子孫也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孥而戮之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男子以爲罪隸也古者罰弗及嗣也按或說良善但上下文意未貫且不應一戮而二義耳蓋罰弗及嗣者法之正也啓誓師湯誓衆而云予則孥戮汝者非法之正也戰危事也法不嚴無以肅衆亦莫其不犯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則得矣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前言荒德之自絕而後言聖訓

之難  
違也

太康口立以逸象厥厥德罔念民或貳乃謬遊無度峻于有洛之表

十旬弗反大康啓之子月如祭禮之月謂其位而不爲其事也所謂尸祿尸官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王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先王豈不遊豫乎憂樂同民以爲法乎諸侯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德也民咸貳心猶不知悔乃遊畋無度遠至洛水之南久而忘反是自棄其國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賈逵說

文羿帝嚳射官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以善射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其意本以爲民也而其後借廢立以干大位則篡賊之雄而巴嗚呼天理

厥第五人御御侍

其母以從俛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御侍俛待也怨如孟

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蓋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憂愁感厲情不自己而述祖訓以相戒也五章非盡皇祖之訓然先後互相發明史臣以其意序于章首以發之後世序詩者每篇有小序其原蓋出諸此

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歌之首章先述祖訓以

發端也皇祖謂禹也近猶親也君與民以勢而言則隔以情而言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情親則合故謂之近勢疎則離故謂之下



固猶堅也。寧安也。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不固雖富強亦速之亡而已。凡以明可近不可下之意也。其一至其五。作歌先後之序。一云五子。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先後之序也。

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一人。猶言予一人。謂君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而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是雖偶失。猶不可。况所失者不一。而足乎。民心向背。豈待著而後知。當于事幾未形。而圖之。如朽索易絕。六馬易驚。以朽索馭六馬。危懼甚矣。奈何爲人上而不敬乎。此卽祖訓重民之意。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而申之也。

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歌之次章。皆述祖訓爲文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甘嗜。皆無厭足之意。

峻。高大。彫。繪飾也。言六者有一。皆足滅亡。祖訓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訓詞已明。不復更申其義。此以下。歌之三章四章五章。皆自述其意。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意爲文也。

底。底音止。陶唐。謂堯也。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也。冀。綱以致滅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惟彼陶唐之下。有率彼天常一語。厥道二字。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蓋文小有異同也。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

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覆入聲。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則。猶周禮之六典。八則。關。通。和平也。百

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乃五權之最重者。關。通。則無折闕。和平。則無乖爭。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其典則法度。有以貽後世者。如此。至于權量之設。所以一天下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爲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宗祀覆絕。之不恤乎。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

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曷歸。曷無地之可歸也。疇。依。念。無人之可依也。爲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謂仇太康也。稱仇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乎予心。哀結于心。顏厚有忸怩。愧見于色。可追。猶云可追乎。極言其不可追也。

胤征。胤。國名。征。猶討也。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蓋有夏中衰。羿與其徒專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發



大命以致討胤侯能承王命以徂征是雖未及正后羿不道之誅聲義仲黨惡之罪然猶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錄其書以此也今文無古文有。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玩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伸命討之詞而蘇氏乃謂羲和貳于羿忠于夏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也果爾則是太康能制命而胤侯黨篡專征以屠害忠良也曾是亂臣賊子之所為而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其不然也明矣。此篇二段猶甘誓之意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

承王命徂征胤侯掌六師其後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其肇位之時能總攬乾綱而征伐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立仲康而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攘竊神器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之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柄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命胤侯掌六師以肅軍政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亦此意也經于羲和之罪雖止言其沉亂于酒然其實黨子后羿同惡相濟胤后承王命徂征之以削羿黨援故終仲康之世

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徵驗保安也聖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

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即下文所稱是也天戒謂上天以變異示戒克謹者恐懼修省以消其異也常憲謂先王以常道垂法克有者奉法修職以供其事也君能謹天戒于上臣能修常憲于下而百官之眾爰各修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所以為

明明后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道音囚○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之時振以警眾者周禮小宰

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是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故相為規工以藝言故執以諷也理無往而不存斯言無職而不盡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猶有常刑也而況于畔官離次傲擾天紀者乎惟時

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



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

赦次之言位也。倂始擾亂也。天紀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也。遐遠也。言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厥後世守其職而今

失德亂酒畔越其所治之職離舍其所居之位乃始亂天紀而遠

棄其所司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集漢書作輯。謂日月

會次不相和輯而掩餽于房宿也。瞽樂官奏謂伐鼓也。古者日餽

則伐鼓用幣以救也。嗇夫小臣周禮嗇夫承命。漢史上林嗇夫是

也。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凡皆供救日之百役也。馳走皆言急也。日

餽之變。天子恐懼于上以致修救。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正

如此而羲和為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此其昏迷天象以

于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藉先時

妄動後時廢職皆當誅而不赦者也。以政典考之。羲和罔于後時

廢職之誅矣。况考日食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唐志日

食在仲康即位之五年。天象之戒深矣。則其惕然命討之隱不可會于言表乎。

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將行弼輔也。尙庶幾也。言我以爾等奉行天討

爾等皆同力王室之人。庶輔我以敬承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憐之義故其辭直義明。如此者五。作

擄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矣。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

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殲音尖。崑山名。出

玉。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山之岡。不辨山之玉石而焚

之。其害固烈矣。苟天吏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

之烈。又有甚于猛火之不辨玉石也。今我于首惡之魁。不可不誅

而脅從之黨。則不必治。其舊染汙習之人。一皆赦而新之。庶誅惡

宥善而不愧。王者仁至義盡之師也。按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言

其酒酒離次。倂擾天紀而已。至是以脅從舊染為言。則知其罪蓋

不止于廢亂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

其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姑

責其曠職之罪。而實深誅其不臣之心也。

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嚴明勝則信

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此蓋與上文之寬仁並行

而不相背者。誓師之末而復以是警之。其使之勉力戒懼而奉行

王者之命也。豈苟而已哉。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也湯各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于征役故湯誓于亳都而論以弔伐之意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

之台音夷下同稱王者史臣追尊之詞也格來台我稱舉也自人事言之以臣伐君可謂亂矣自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史非稱

也亂也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

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穡事謂田事也割斷也亳邑

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衆舍我穡事而斷正有夏也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欲不往正其罪而不敢耳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也

如剗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日謂桀也湯又言汝衆皆云桀雖暴虐

其如我何此所以憚于往伐也然夏王率爲重役以絕民力率爲

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困怠不能和協故疾視其君指

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俱亡耳桀之肆爲惡德

而民欲其亡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爾尙輔予

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者言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

曰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

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

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

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

之于會同皆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

仲虺亦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

古文有今文無○此篇凡二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作誥以

安邦保命之實以勉其將來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台音夷○

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口

實猶言議論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于

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

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

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

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

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以下仲虺

之詞而作誥以釋其意也又治也塗泥炭火也表正者表正于此

而影直于彼也虺嘆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

且亂矣天生聰明之聖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桀爲民主

而反行昏德陷民于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故天錫王以勇智

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以成天下之大業凡以使其表正

萬邦而繼禹舊服也則此正以循其典常奉順乎天而已意豈有

百書 仲虺之誥

卷三

七



他哉蓋天者典常之所自出而典常者聖人之所服行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也式亦用也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也言桀矯詐誣罔託天爲詞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使有商受命而用昭明其衆庶也此總言夏之違天與商之父命之本末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簡

黨邪害正也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予謂商也德言猶言仁聲仁聞也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多徒衆肇我邦于有夏爲桀所惡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矣是以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我王之德言足人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此申言夏之違天之實而商德之所以受命者亦在其中矣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言其不容于桀之迹如此史記言桀囚湯于夏臺湯之危屢惟王不爾警色不直貨利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簡

者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體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行之莫不各得其當矣懋盛也大也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惟已猶言若已自之也人之懋于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或遂不忌能于人不容過于已渾然大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是以臨民之際能寬而不失于縱能仁而不失于柔易贊君德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此也君德既著而信自乎于天下矣此承上文而備言德之足以聽聞者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

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来其蘇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簡

葛國名伯爵也仇餉與饋餉者爲仇也初猶始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餉而葛伯反殺之湯一征自葛始是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以該近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口何獨後予其所征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来我其復生乎天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望之如此則



戴商非一日矣商之受命而興豈待于鳴條之役定之哉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不自強曰弱不克明曰昧兼猶併也侮如或敢侮予之侮猶毀也推猶言

攘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取之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

顯遂也推攘其所以亡固保其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此歷述王之所以受命而興者如此而因起下文勸勉之意也舊以此節即為勸勉者非夫命式九圍而伐韋顧昆吾以及桀者皆往事也豈勸其將來

之謂哉**德曰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

**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上文皆以釋之而此以下又勉已也志自滿者反是德新則萬邦咸懷志滿則九族以離萬邦與

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制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

德而中道立則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諸後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隆師好問則德尊業廣自賢自用則

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仲虺言臨天下之道推而本于修德又推而本于得師蓋

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至聖亦必有師也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鳴呼慎厥終惟其始殖

明也讀斯篇者可以知為帝王之大法矣**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文既勸勉之于是嘆息言謹

慎終于始也善者封殖之不善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敬天道則能保天命矣按誥之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而天之命湯者

不可辭次言湯得民之實而民之歸湯者非倖致求乃言為君艱難之道與天人離合之機以明今之受夏初非以利己而乃有無

窮之恤也其深慰湯而以釋其慙者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也今文無古文有○此篇亦凡二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

湯誥

湯誥



王曰以下四節為一段歷叙天命天討為民立君之意也茲朕以下四節又為一段乃自明奉行天命天討以永圖厥終之意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亳湯所都王曰嗟爾萬方

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皇大衷中若順猷道也天降命于民而仁義禮智信之理渾然在中所謂衷也人稟命于天而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人率性于我而仁義禮智信之理隨事各足所謂道也夫降衷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而稟氣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自非上之人能使之安于其道而何以盡乎君師之職哉上篇天生民有欲者以情言也此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于天下者如此之重也可不慎與

與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

弗忍荼毒也結譴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下被其凶害不可堪忍稱寃于天地鬼神以異其拯已屈原所謂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者此也天道于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為淫虐而天降災異以明其罪蓋如周語所云伊洛竭而夏亡之類而此歷叙以起下文討罪之意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

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

眾請命台音夷戮即劓肆故今也承上文而言奉行天命明威不敢赦罪之意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

人輯寧爾邦家字允皆信也僭差也賁猶著也殖生也輯和也言上天信佑下民而夏桀竄亡屈服天命豈有差乎

蓋賞罰彰明賁若草木之燦列而于萬方之兆民信其生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矣允殖與輯寧連言者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非二

事也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戾罪隕墜也承

上言上帝寧邦之命付託至重茲我未知得罪于天地驚恐憂畏若將隕墜蓋責愈重而憂愈大也凡我造邦無從

商書湯誥



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造猶作也夏命已黜悉與更始也彝法即就怙慢也典常也從匪彝則不法卽怙淫則不德惟各守其典爾有善朕弗敢蔽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是則予一人之所望也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言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其簡閱一聽于天此以天生民而立之君民之有罪寔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故也此乃君道之當然斯理之不可易者而成湯自明之如此則聖人厚于責已而薄于責人以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也承上文承上天之義爲何如哉

幾能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矣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也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此篇亦凡二段首節叙作訓之由也古有夏以下三節爲一段溯先王革命救民之本而勉王推愛敬以安民也又先王肇修四節爲一段究先王修身備道之實而勉

王去風愆王去風愆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

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有又通見音現。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也十二月者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爲正也其不直稱正月者長編紀年之例以寅月起數故謂之十二月若當時自謂之正月也伊姓尹字也名摯祠者告祭于廟也先王厥祖烈祖皆謂湯也語其時曰先王語其世曰厥祖語其功曰烈祖下文先王肇修人紀周頌衍我烈祖是也冢之言長也亦大也冢宰百官之長周禮謂之大宰古者王宅憂則冢宰攝而告朝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子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祇見厥祖以卽位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職以聽于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太甲卽位伊尹率見而明言祖德以訓之史官叙事之辭也。蔡傳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其紀月之數則皆以寅月爲首不改月數惟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各以其正朔行事而已此所以謂之元祀十有二月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于書序之文也太甲繼仲子之後服仲子之喪而孔氏謂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史尤可考



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  
 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則寅月  
 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  
 至雲夢而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麗山則其以十月為正  
 朔而寅月起數如故也且秦史制書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若  
 商周秦必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  
 初仍秦正亦書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歷考甚明矣  
 且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嗣王祗見厥祖後復政厥辟亦曰  
 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  
 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夫殯有朝  
 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于祗見吳氏之辨  
 亦明矣太甲嗣仲壬而為之服為之後者為之子也伊尹率見祖  
 廟而告之者嗣王方居廬也不言太甲祠而云伊尹祠者喪三年  
 不祭也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致意于湯者猶命滕徧告三王而獨  
 眷念于文王也不及外丙仲壬者此書本稱湯以訓太甲故爾愚  
 按蔡傳所論商周改正不改月其說詳矣然實未之深考而失之  
 也按春秋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  
 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其年六月日食而太史曰當夏之四  
 月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蠱  
 而也氏婚歟歟語焉此禮之體歷此史為高時怡摺謂時之蠱  
 之以固瞭如矣蓋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又曰七八月  
 之間旱則苗槁矣蓋周正之七八月為夏正之五六月其時雨澤  
 大故溝澮盈而或不爾而旱苗槁也若月數不改則七八  
 月之雨豈反多于五六月而其時黍稷皆登稻亦將熟其憂旱亦  
 豈更切于五六月乎孟子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  
 惟周之十一月十二月為夏之九月十月故急成橋梁以濟民若  
 夏正之十一月十二月則豈有至此而始成橋梁之理是名為濟  
 民而其病民也抑久矣朱子註孟子各章及論經書皆稱改月蔡  
 氏受業于朱子而為此論亦何率也然則其引詩與史記又何以  
 說耶曰此亦其未之考也詩人以夏正紀時與史氏別至歷代史  
 記與一代國史亦自不同一代國史直書其所改之月數如春秋  
 及左傳之屬皆書周正之月是也歷代長編若史記合皆以夏正  
 之月起數不然則改元即位月數盈縮不齊而讀史者亦為之  
 惑矣如此篇書十二月及史記十一月十月之屬是也蔡傳不明  
 此例率為牽引苟不辯而正之是舉其有功書傳之苦心將反為  
 之盡失也然則不改月數之說不可從矣而從其繼仲壬而王之  
 說何也程子云古人以歲為年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幼未即  
 位以故太甲繼湯而王此固先儒之說也何以亦不從之乎曰朱  
 子孟子集註先載趙氏立二年立四年之說于前而次載程子幼



未即位之說于後則固以趙氏為長矣况考竹書紀年云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二年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即位十二年陟其世次前後甚明而吳氏謂居湯之喪則日莫不必致祠殯側不煩祇見者此又辨正其為居仲壬之喪之明驗也凡治經者可考傳以明經不曰嗚呼古有夏先后可棄經以從傳故通考正之如右學者詳之

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

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詩曰殷監

不遠在夏后之世故首以夏事告之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嗚條夏所宅亳湯所宅也哉始也言夏先后方懋厥德之時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而假手于成湯以誅之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愆于嗚條而我商乃始事于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敷著也聖武而不殺言湯之德威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终于四海長上聲○初即位之初

心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也立愛敬于此而形愛敬于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自家達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之謂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土克明為下克忠與

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紀通言三綱五常之實肇始

也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拂逆也先民猶前輩也若順也不逆是順樂善誠而人紀于是可修矣克明以盡臨下之道克忠以盡事上之心則所以修人紀者又不但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也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凡皆樂善之所迫而綱常之所以修而不墮者矣是以德日盛業日廣天命歸人心戴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與前既言桀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其所以做太甲者益嚴以切矣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以臣易君何以為忠乎忠以心不以迹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言湯廣求賢哲以輔後制官刑做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遠喪並去聲○官刑官

風化也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蕩也其風蕩然而無度也比之言昵也頑童所謂年少無知也亂悖也好所惡惡所好以為風也三風十愆之綱十愆三風之目卿士邦君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又多乎哉墨墨刑也具悉也臣不能正其君下不能正其上者加以墨刑而童蒙始學之士亦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正己以正君也當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故伊尹見其微而拳拳及此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

大墜厥宗謨謀洋大孔甚彰明也承上文言太甲當以是三風十愆之訓敬之于身念而勿忘知其謀之大而言之明也

此以祖訓申戒之也常定作為也又言惟命不常善惡各以其類此微而可懼也此又以天命申戒之也

太甲上商史歷錄伊尹告太甲及太甲往復之辭凡分三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相屬成文若史家記傳之體也

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伊尹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以名其篇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也今

文無古文有○此篇叙伊尹因太甲不率而放桐也篇凡三段首告以書而罔念次告以言而未變後乃放諸桐而率德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阿衡官名猶周之冢宰亦曰保衡阿

尹之號史臣錄其訓王之書而先言其不順者以發之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謔天之明命以

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謔古是字左去聲辟音璧○前篇稱明言

以訓于王而此稱作書者訓以言而不率順故作書以戒也顧常目在之也天之明命謂天之命于我者也天命之為明命人受之為明德承奉宅居師衆也尹言成湯常目在此明命以敬奉天地神祇之屬惟天監觀厥德用膺天命以有天下安萬邦而我又身



能左右先王以居民眾故王今得以大承其基業此蓋首稱先德以勉之而下文因戒之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相並去聲辟音璧○西邑夏者夏都安邑在亳之西也周即國語忠信為

周之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日拙則缺而不周作德心逸日休則周而無缺是也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為君之道可也若君而不君則忝辱厥祖矣太甲之意蓋以伊尹為相我雖縱欲未遽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深折之而被其所恃也王惟庸罔念聞庸常也史臣言

尹作書以告而太甲惟若尋常無所念聽以起下文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

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覆音福○又稱乃言者訓以書而罔念復明言

以告之也昧晦爽明也謂欲明未明之時也不大也顯亦明也謂大明其德也坐以待旦者行之迫旁求者求之周彥美士也言先王孜孜為善不遑寧處而又廣求俊彥以進于孫王其可顯矣益悲矣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此探其病而切告之也太甲欲敗度長遠之圖則所以儆其奢侈而要于可久者至矣子曰以約失者鮮即此意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

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此承上文而因示之以所從事也虞虞人

也機弩牙括矢括也度法釋發也言虞人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釋之則發乃無不中而人君省躬宜若是也欽敬率循也朕尹自謂也詞猶稱也言欽厥止以立其本率乃祖攸行以致其用能如是則近可克慰臣心遠可有譽後世而亦有省括于度之驗矣安汝止者聖人生而知之事王未克變史臣又言甲而猶不能變其舊習也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佻世迷

習與性成所謂習慣若自然也狎習也弗順謂不順義理之人桐湯墓也

伊尹言太甲所為之不義非性實使然是乃習與性成皆不順義理之人導之耳我不可使其狎習此人惟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哀思興起庶其告而訓之不至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徂往也允信也



所謂有諸已之謂信也蓋人之不善必有從諛以導其非者今既使其密邇先王與廢善心而兼絕其比黨以革其汚染此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此結本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篇凡二段首迎王歸而示以匡民終德之大畧次奉王命而示以協民懋德之詳節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三祀者太甲終喪之明年也服

謂袞冕服也周禮天子冕服有六此蓋王除喪服吉而尹以袞冕之上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

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

實萬世無疆之休

辟音璧○匡正也辟君也臨也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王不義有若性成而天命

眷商陰誘其衷以終厥德庶君民相為一體而萬世之休無有窮極也王改過之初而首發此義其喜懼交迫之意深矣王拜

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

厥躬天作孽曾不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在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

而

而不節則亂法度縱而不謹則隳禮儀度以事言禮以身言也速

戾戾罪孽災道逃也克之言勝猶丹書敬勝怠義勝欲之意也惟謀也謂往昔背違至訓不能自克于始庶賴救正以圖謀其終也

夫當太甲不惠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而及其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是其德雖困而昔晦今明如日月昏蝕

一復其舊而萬景俱新商周之際湯武不可及矣若太甲成王可不謂伊尹拜于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賢乎伊尹拜于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王也修身

則無敗度敗禮之失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成于上民協于下惟明后則然此樂言以起下文也

先王子惠困

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后來無罰

此言

湯德所以協下也命猶令也並猶併也困窮之民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令無不得其懽心併其當時諸侯與商為鄰者乃皆以先王為我君俟待其來而庶其除酷虐而無罰也此即仲虺後來其蘇之意而先王之得民于是可以推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其本矣



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斃此因告太甲以勉德也視效也惟亦思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烈祖之懋德如此王之德當一視乎烈祖而無怠頃刻也思孝則不違其先思恭則不忽其臣思明則不蔽于近思聰則不惑于邪德無不懋如此我且上承王休而無所厭斃矣并言至是幽明遠近所合無間雖不言協下而協下在其中矣亦因以起下篇次民鬼神之意也

太甲下 此申誥太甲之詞篇凡三段首段惟天以下二節示

之大木也次段先王以下五節勸王正玉極而申戒之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重艱難也言天民鬼神皆無常主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

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天謂之敬者天即理也及爾出往及爾游

衍動靜作息皆敬所攝也民謂之仁者民猶于也欲立立人欲達

達人疾痛疴癢皆仁所體也鬼神謂之誠者鬼神本誠也如

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太過人者與德惟

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

明后治去聲○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

而謂之道者治世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

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視乎所與始而與治罔可以與終而與亂

則亦必亡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

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明而德加進矣此以上總發之也

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一以包二也先王勉敬其德德與天合今嗣有令緒庶

其監視于此乎此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陟猶行也遐猶遠也中庸曰君

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其無輕民事惟難無

取喻明切蓋取諸此此首勉以進學之序也

安厥位惟危此次勉以體下與若上之敬心也民事似輕而毋輕之也當思其難君位似安而毋安之也當思其危



慎終于始

此又勉以慎始之要道也。人情孰不欲善終者而安于縱欲而能善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即政臨民亦

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此

勉以聽言之實心也。直言人所難受，妄言人所易從。于所難受者，必求諸道，毋遽以逆于心而拒之。于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毋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者，蓋皆欲王力矯乎情之偏，以漸合乎天之德如先王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

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此以下又總結之也。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

大良善，真正也。君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

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承上文言弗思弗爲而安于縱弛，則法固廢矣。能思能爲而作其聰明，則法亦亂矣。

亂之害甚于廢也。又言成功不居寵利者，蓋至是太甲德已進而伊尹亦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與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亦上篇承休罔斁之義也。○吳氏曰：上篇稱嗣

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違背者。辯言亂政，疑太甲所失在此，而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自處者已素。

咸有一德

伊尹致政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以此名篇。今文無古文有。篇凡三段，首節叙陳戒之由也。天

難謀以下四節爲一段。遡先王主臣一德以承天命之本。次今嗣王以下四節爲一段。勉王主臣一德以孚民志之實。末

七世之廟二節爲一段。則又王德與民心相係之大畧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復還也。告歸，告老而歸。私邑也。德，卽所謂一德。曰

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諶，信也。九有，九

州也。伊尹嘆息言惟天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惟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若君德不常，則天命卽不常而九有以亡矣。蓋

其以德爲夫器如此。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

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

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庸，猶常也。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卽所以常也。神主，謂百神之主。享者

昭格之意也。正，正朔也。承上文言夏桀之失天命者，以無常德也。而我商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以有天下，而正



朔于是改定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一德上既言咸有一德而得天得民矣此又言天祐非私民歸德非求而惟一德是祐是歸者蓋反覆以明德字之實也

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二三雜而不一也僭差也德純則無往不吉德雜則無往不凶吉凶不僭而在人正以災祥所降皆在德也今嗣

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亦上文統發之而此以下進勉之也言王

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而新德要在有常任官惟賢才左右惟

而已終始有常而不雜是乃所以日新也

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左為並去聲。官謂庶官左右

謂輔弼大臣也一日惟賢才一日惟其人者賢者有德才者有能庶官非賢能不任故曰惟賢才而大臣非庶官比其道大德隆蓋

非賢才之稱所可盡矣故不徒曰惟賢才而曰惟其人也為上為德猶言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猶言它師也臣之所係如此是必

艱于任用慎于聽察以防小人而可否則相濟終始德無常師王善

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又勉以取善成德之本也

善之總善者德之分德散于萬不主善則無以悉一本之善殊善原于一不協一則無以會萬殊之一本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約

而會之于至一之德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與張氏曰虞書

精一數語之外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

惟此為精密

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以見人心之不

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綏安底定也先王之天祿寧烝嗚呼七世

民之生道厚此蓋一德之效驗而尹又舉以歆勉之也

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長上聲。七世之廟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舉上以見下

也凡廟親盡則祧必有德則別立廟而不祧如殷三宗周文武之屬是也故曰可以觀德萬夫之長者天子兆民諸侯萬民舉下以見上也凡政教修于上則民庶歸于下如湯其蘇之望文王孔邇之化是也故曰可以觀政尹于篇將終又嘆言德政之見于後世而服乎當時如此而所以倣勉之者亦見矣

咸有一德

卷三

三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盡子忍在忍二反。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君民之事使相需如此其勢雖有貴賤之殊而其情初無貴賤之間可知也。蓋天以一理賦于萬物達于萬事入君必合兆民之心為心而後理無不明事無不立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不得自盡于上者則欲成厥功亦罔與之成矣。尹于篇終深致其戒切之意而其言外則又舉其所謂一者而即民心而推廣之。蓋道之全而治之極也。嘗因是言以思純粹以精者一也。悠久無間者一也。統備無外者一也。一者萬化之源萬事之幹語其體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而語其量則不可遺也。咸有一德而三者之義悉備。前此伏羲堯舜禹湯後此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祖甲之弟時盤庚都耿也。于河水謀欲遷殷而適有居盤庚推天命之去留祖烈之興廢以深明不遷之害也。上篇末遷時言中篇將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上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為盤庚之誥蓋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為一篇。篇凡二段第一段首叙王顓眾之出而我王來三節末民以抗上

遷之禍也

也。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所居盤庚乃率呼眾憂之人出誓言以誥而史氏首序之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前此惟稱商自盤庚遷于殷于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愚按舊註率顓眾感為句今詳經文當以率顓眾為句感出矢言為句以中間保后胥感推之可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卜稽曰其如台

盡子忍反台音夷。○我王猶言我先王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于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則其不可居明矣。此以下三節首言當如先王之遷都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茲指先王也。斷絕也。言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茲猶不敢常安而不常其邑于今已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古之先王以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

也言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茲猶不敢常安而不常其邑于今已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古之先王以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

也言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茲猶不敢常安而不常其邑于今已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古之先王以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



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之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必敬天稽卜而仲丁河宜甲等篇固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宜甲遷相祖乙遷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蓋祖乙有兩遷也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業底綏四方顛仆也由者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藥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木之已仆而復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于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安四方乎上二節言不遷之害而此一節言遷之利益反正相足之詞○盤庚敷于

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

悉至于庭敷音效自此至終篇皆言教民由在位之意而此節叙其事以發端也敷教乃汝服事箴規也按上文盤庚

顯眾矢言則眾之當遷明矣然耿地瀉鹵熱隘而有沃饒之利其小民苦于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不利于遷也故胥動浮言以惑小民而小民多不免畏懼爾有審利害而欲遷者則又排阻難而不能自達于上者往往然矣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在位始而其教亦非以一切之法制之也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教臣如此于是乃命臣民悉至于庭而告之王若曰格汝眾

予告汝眾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猷謀黜去康安也言汝當

謀去汝之私心毋得傲上之命而從已之安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皆所當黜也此以下雖盤庚對眾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深明教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其政王播告之修不匿

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舊人謂世族舊家之人逸過也聒聒猶曉曉也訟猶言也承上言先王亦惟是謀任舊人其政凡王有播告之修則

舊人奉承于內不隱匿其指以失君命而王用大敬其宣化于外則又無逸肆其言以惑眾聽而民亦用丕變此先王舊人其政之美也今爾內則不能宣上意外則不能達下情聒聒然多言凡起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豈我所望于世族舊家之人者哉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

亦拙謀作乃逸荒亂也舍猶匿也作猶成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亂于德惟汝實舍匿予一人之德意罔知



畏懼則然耳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之肆逸也盤庚言此于衆蓋語彌溫而意彌嚴矣若網在

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之從上小之從大申

前無傲之戒也力田則逢年喻遷居雖勞建家則安申前從康之戒也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

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實德明其非偽積德明其非淺也言汝等造言以惑下者蓋惟以苟

安一時爲德也然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衆民與汝之婚姻僚友乎汝能勞而有功此實德即汝之所積也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則汝德不惟施于民庶婚友而乃不畏戎毒且將默施于汝之孫子矣此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毒害也謂水災

之爲害者有如荼毒也昏爾雅云猶強也人情巧者多薄蠢者多強也言汝不畏水災爲害之大而憚勞不遷如惰農之自安不力爲勞若不事乃田畝則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又喻言以申從康之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

生毒乃收禍愈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倘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

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

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恫音通相去聲和猶勸也吉言善

言先惡猶言始禍也奉承恫苦也言汝不勸善言于衆小民此豈但毒災于民哉惟汝自生其毒乃與禍作害以自災于厥身也汝既始禍于民則自承受其苦而汝雖悔于身不可追矣相視也儉巧也其發有逸口猶言其敢發有逸口乎謂不敢肆于口也沈

阿也清安也又言相彼智巧小民猶顧箴言而不敢肆爲浮言也况我制爾生殺之命乃遏正言動浮論恐衆以禍患陷衆于罪惡而毫不之畏乎汝試觀火燎于原勢焰雖盛而殄滅非難苟至遲是則惟汝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又反覆以申傲上之害遲

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平聲遲任古之賢人也人舊則習故求舊器舊則傲

故求新此蓋古語而引以誘勸舊人也然所引人惟求舊亦但謂求于世臣舊家耳即前文圖任舊人共政是也或以求舊人爲求老成人則舊人既爲老成人耶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



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也及猶共也逸勤猶也與並去聲也

言逸勞敢即不敢也非罰謂非所當罰也言先王及汝祖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爾乎方且世簡爾勞不徹爾善也茲我大享先王爾祖亦以功配食則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矣我如動用非罰是乃動用非德也即質之先王與爾祖父我敢乎哉此申明自作弗靖非予有答之意其言蓋婉而彌切矣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

猷難謂艱難也即後篇告汝不易也告之者浮言恐沈于眾民憚于難此發其病而藥之也志謂志于中也弱少之也言汝之以

遷國為難久矣我今告汝我之決于遷若射之志于中也今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汝其可侮老而輕幼乎當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謀于我一人而可矣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

德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極言其信賞而必罰也凡爾眾其

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

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恭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不可追悔矣總上文之意以結之也

盤庚中

篇分三段首二節叙作誥之由而總發之也古我先節為一段以神明之責罰徹其遷也而予誥爾三節又為一段直以即遷決之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

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亶常早反造七到反也起也起而遷也涉河者殷在河南也誕大亶誠

也謂大以誠相告也造至也勿猶未也褻近也民眾皆至猶退在下未敢近前而盤庚登進之也此史氏因盤庚之繼誥而序之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鮮上聲承敬



也保合也猶體也浮勝也蘇氏曰古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言前  
后無不惟民之敬苟民亦合體于后與憂其憂則雖有天時之災  
鮮不以人力勝之矣此極言君民一體之意以見民之當敬也林  
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  
胥感民亦憂其憂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

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比毘至反。懷猶安也康即從

康之康承上言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惟視民利

而用遷耳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乎凡我所以敬畏汝

而使之者惟喜與汝同安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

從厥志籲呼也若射之有志君志也丕從厥志民志也言我所以

汝俾汝康其以大從爾志也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為從厥

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眾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

之所不言夫趨利而避害舍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毫之遷實

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若有不樂然耳使即安危利害之

實而反求于心則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

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勸自苦若乘舟

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乘平聲屬音獨

瘳音抽○忱誠動感鞠窮也臭猶壞也稽察瘳愈也上文言先王

惟民之承而民保后胥感此上下相與安邦濟困之道也今我亦

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不憂我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敬誠以感于

我爾徒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也汝從上之

誠一有不屬是惟胥以及于沈溺而汝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

罔或稽察雖怨疾忿怒何損于困苦乎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

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誕大上天也承上言汝不為長

大以憂而自勸矣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勸憂

之謂也自今以後天將棄汝汝有何生理于天乎此二節極言不

遷之斷命于天蓋首尾相足之辭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

倚乃身迂乃心一謂一心也倚猶邪也迂猶僻也言爾民當一心

身迂汝之心使汝即予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逐

邪僻而遠中正也

商書 盤庚中

卷三

七



畜養也言我遷都以迎續汝命于天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

予豈以威脇汝哉用以畜養汝眾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今我大克羞養爾者

不克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所謂畜也言我

用懷念爾為先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民之子孫故也陳久也高后湯也崇大也耿圯而猶不遷是失于保民之政而久

于病民之地高后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乎蓋人

君不能為民圖汝萬民乃不生豎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

安是亦虐之也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比毘至反○生生謂以生理為生也猷謀也先后猶高后也或曰

泛言商先王猶言古我前后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詞比同事也故

猶律書謀故之故爽失也迪避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

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于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事而

故有此失德乎則自上其罰汝而汝無能行遷古我先后既勞乃

以免也舊本自曰字以下語意蒙混今正之祖乃父女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也作我畜民猶言予不克羞爾也戕

害也綏猶引也遣也汝有所戕害在汝之心而我先后

且遣命汝祖父汝祖父亦斷棄汝而不肯救汝之死也茲予有亂

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

高后不乃崇降弗祥亂政謂變亂法度也一云亂猶治也具聚也

蕪也言臣子居位從政將正己以率物也而乃有亂政之臣參同

在位不以民生為念而專務貪利者汝臣之祖父亦大告我高后

曰其作大刑罰于我子孫以懲之乎是汝臣祖父亦蕪我高后大

乃崇降弗祥于汝臣也以上四節通言君與臣民之有罪我高后

與爾臣民之祖父一以義斷之而無所赦而此節舊以為責其臣

商書 盤庚中

卷三

三



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易去聲○告汝不易節上篇告汝于難也大恤  
 大憂也猷謀也從隨也中者極至之理也言今我告汝以艱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無相絕遠而有二心汝必分君所圖而共圖之分君所念而其念之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都之議為至正而不為浮言所動矣乃有不吉不迪

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上種

聲○吉善迪道也劓肉刑也殄滅大辟也承上言民當各設中于汝心而乃有不善不道或隕越以逆上命或姦宄以掠民生者我則小而施之肉刑大而加以大辟令無遺育而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育者生全之謂肉刑虧體大辟隕命皆絕生理故皆以無遺育為言而于將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往哉往新邑也  
 遷之時嚴勅之也人懷舊上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以汝遷而永立乃家則子孫世有生生之業矣

盤庚下

一篇凡二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無戲怠以下六節為節又為一段以安民之意宣于眾以釋其疑也邦伯以下四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奠定綏安爰於也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乃

明君臣上下之位以正之而慰臣民遷徙之勞以安之也此史氏因盤庚之終誥而序之也曰無戲怠懋建大

命命猶命脉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盡瘁赴功以立國本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而以建大命勉之也今予其

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其怒協比讒言

予一人比毘至反○敷布歷盡也百姓謂畿內臣民也上不追罪其下而下不含怒修讒于上則心腹腎腸布而志咸諭矣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前王湯也前功

謂契以下也適于山者往于亳也亳地依山立政篇三亳註云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是也契始居亳其功最多後屢遷而功乃替先王欲多于前功故復往亳也降下也猶除也山地高無河圯之凶災是乃除我凶德而嘉乃績于我邦也今我民用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承上言今朕為河水圯壞沉溺墊隘

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是乃陷于凶德不肆上帝將復我高祖



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其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故今也高祖湯也亂治

也承上言蕩播如此故今上天將復我高祖之德而治及肆予冲我國家我乃與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弔音的冲幼弔閱由自也靈謂神靈也

宏賁皆大也又承上言我非廢爾眾謀也乃謀及卜筮見閱于神靈而得卜吉爾眾亦各非敢固違我卜也用能宏此大業而亦與我冲人同謀共濟矣盤庚于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委曲忠厚藹然于言辭之表于是大難定大業興而成湯之澤乃益以永也盤

庚亦賢矣哉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長上聲相去聲○隱痛也簡相閱視而相黨之也盤庚復嘆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庶幾皆有所隱痛于心哉我當勉視道汝

以念敬我之民眾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本節未詳舊謂肩任也敢猶力也鞠人孤幼當鞠養者謀人老成善謀慮者言我不任用好貨殘民之人惟是力敬斯民生生之道使凡孤弱及老成之各保其

有非欽我之志而敢恭生生乎其不如我之志而好貨乎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總聚也庸

民功也式敬也于是終以聚貨戒之謀生勉之而又勉其敬在德于民永任一心而不替也篇終之義益嚴而心益無窮矣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耿地當遷下雖逆命而終引咎自責益開眾言以口舌而代斧鉞忠厚惻怛之至殷之所

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或以盤庚藉口何哉

說命上說命高宗命傅說之言篇中命之曰以下是也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于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也今文無古文

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

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

詩書說命上

卷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臣下罔攸稟令

宅居也。亮亦作諒。陰古作闇。先儒謂居憂而信默也。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楫謂之梁。闇謂廬也。即依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所謂梁闇也。宅憂亮陰。言宅憂于梁闇也。按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既免喪而猶弗言。則過矣。故羣臣嘆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于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則。苟服除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蓋以其過于禮而諫之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

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

予言

台音夷。庸用賚賜。弼輔也。高宗用作書告于羣臣。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

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思乃

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感然也。乃

說悅同。○審詳也。旁求求之非

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說悅同。○審詳也。旁求求之非一方也。築。版築也。孟子舉于版築之間。是也。或曰。築。居也。今人言居。猶謂之卜築也。傅巖在虞。號之間。竹似也。言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而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相去聲。○爰於左右。爰更詳備。史臣將記高宗之命說。而先叙之如此。命之曰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台音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適。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處說以師傅之職。而首命之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人君輔德。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

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聖說納誨之至也。三語雖平列。然濟川切于礪金。雨旱切于濟川。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匿。沃朕心者。澆我心而能厭飫也。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

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已之行不審勢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

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辟音壁。○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高后。湯也。說作相總百官。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

宗欲其與之同心。正救循先王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時是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也終嘆言之欲其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復還答也以木之不可不從繩喻后之不可不從諫

也祇敬若順也王命欽予是命說答言王但當受言于已不必責言于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王之美命如此誰敢不

敬順之乎

說命中 說見 篇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長上聲○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師長

謂士也亂治也言明王奉順天道建設邦都立之王侯而承以卿大夫士之屬者非徒以尊臨卑而泰然于民上也惟欲以治民而

已所謂以一人治天下而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惟天聰明惟聖時說受命而首發之得人君奉天出治之大指矣

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承上奉天出治之意也時是憲法若順為聰明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

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約言圖治之目而以四

者為例也言語以文身也輕出則起羞甲冑以衛身也輕用則起戎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于人也衣裳命有德也在笥則不輕

予干戈討有罪也省厥躬則不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惟治用于已也王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統言致治之綱以得人

為要也庶官謂冢宰以下六官之屬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官及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與大夫士所謂爵也官

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若凶德之人雖

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承四者之例而申其意也善當乎理也時措以宜也慮

欲當理而動然動非其時猶失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喪去

聲○此承用人之要而推其意也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惟事事乃其



有備有備無患

此又申四者之例之義也事事其也張氏曰如修車馬備器械以事兵事則兵有備而外侮不

為憂簡稼器修稼政以事農事則農有備

而水旱不能害所謂有備無患者類如此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

非此又推用人之要之意也無開寵幸而納人之侮無

恥過誤而遂己之非過誤出于偶然作非出于有意惟厥攸居

政事惟醇

此又因四者之例而探其本也惟猶思也居之言安謂安于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于勉强猶二也誠之于思

乃安得所止矣故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又

政事醇而不雜也祭不欲黷黷則不敬固非所以事神矣禮不

者之例而舉其重也祭不欲黷則不敬固非所以事神矣禮不

欲煩煩則不治事神不亦難乎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脫于俗說蓋

因其失而戒之如戒祖

已祀無豐昵亦此類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罔

聞于行

旨美也若甘旨之有味也服行良善也高宗美說之所言可為服行而又言使汝不善于言則我又何所聞于行乎

蓋高宗之悅而釋也如此蘇氏口說之言譬如藥石雖若散而說

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與說

耳者非難行于身者為難若王忱信之則行亦不為

難而允可合德于先王矣王今亦慮信之不至而已倘王能信而

說猶有不言則說為有罪耳王何以罔聞為患哉蓋自責而正以

責王也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

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

說命下

說見篇題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

徂亳暨厥終罔顯

台音夷○甘盤臣名君奭篇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也遯退也高宗言我舊學于賢臣已而

遯退于荒野其後又居于河又往于亳而終無所顯明蓋歷叙其

失時廢學以起下文之意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

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與此亦相應唐孔氏曰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爾惟

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于罔

說命下

三



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承上文自明求學之意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學以志為定也。交修者不偏于一之義。范

氏曰：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君非師保莫輔，然麴多則苦，蘖多則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亦然。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當剛柔相調，可否相濟，然後成德。此交修之義也。邁，行也。交修而無棄，則我能行爾所言矣。蓋深望其訓而修之也。說曰：一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首呼王而告之者。林氏謂與益稷篇禹稱都帝同義是也。古訓，古先聖王

垂世立教之訓。如二典三謨之類。言人求多聞，惟以立事。然必學于古訓，以深識義理。然後有得。蓋求多聞者，資之人而學古訓者，取諸已也。彼事不師古而欲能長治久安者，豈說所聞哉。甚言其無此理，以深勉之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可也。承上言為學者，遜其志

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于此篤信而深念焉，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計矣。此學惟教學半，念終始，與于學厥德修罔覺。數教也。道積之半也。典，常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又因學之得于己而極言之也。或曰：受教亦曰數。數于為學之道，半之而已。牛須自得也。此說極為有味。但說命三篇語皆平正的實，不應此一語獨巧。恐未然。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道積于厥躬，而德修于罔覺。凡此成已成物之兼備者，孰非監

于先王之成憲。學而有獲者哉。如是其將永無過愆，而以立可大可久之業，不難矣。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也。此蓋承上起下之意。舊于上文外，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

位。式，用也。承上言王德苟無所愆，則說用能敬承王意，廣求俊乂以布眾職也。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王德未立，則賢有不得盡

職者，故相繼而言亦孟。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猶教也。王承上言天下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言手足備而人乃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聖也。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蘖鹽梅為喻。至此望益深而語益切矣。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乃



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官六

之長曰正先正猶言先世之公卿也保衡猶阿衡亦謂伊尹也作興起也下文俾厥后佑我烈祖即所謂興起我先王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謂不得其所也烈祖湯也高宗言昔伊尹以輔王安民自任如此故能佑佐其君至于功配上帝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其專美于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其心一也

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

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言君非賢不與其治賢非君不與其食相遇若此其難則紹乃辟于先王

而永綏民者其望爾切矣敢者承天子之休命而不敢讓之詞對者對于已揚者揚于眾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亦以伊尹自任交勉不怠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尹傳說為商賢佐而果無愧于湯尹也宜哉

高宗彤口高宗彤祭之日有雉雉之異祖己訓王而史氏錄故只以篇前四字言之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彤曰越有雉雉

彤音融雉音姤○彤祭之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曰繹越語詞雉鳴也彤曰雉雉明其

異也以篇末豐于昵推之此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

之格高宗祀豐于昵失禮之正而雉雉之異適應之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可也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正事之言也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典至也義者理之當然也言天監視下民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耳其降年有永有不永

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以祈年請命為非時之祀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故為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之煩而在義理之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

正者以格之不言君而言民不敢斥君也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台音夷○若順也聽服孚信也命猶告也言民有不順德不服罪而怙其

過者則天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誠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也而民乃曰妖孽其如我何也可乎哉夫典祀豐于昵以徼福不若



德也說戒其瀆祭而猶吝改不聽罪也今雖雉之異天既孚命正厥德矣使又從而為之詞將獲罪于天禱之亦何益乎宜禱已之格之

也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典記其可獨豐于昵廟乎故又即其事正之

西伯戡黎

西伯謂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弓矢

鉄鉞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于是舉兵伐之祖尹知周德日盛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

庶幾王之改之亦誥體也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武王入商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然

本篇戡黎自指文王也今文古文皆有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戡音堪○按篇中初不言戡黎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告王之因也

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

相去聲○祖伊將言

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乃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

率典虞度也迪行也率典謂當率之常法也承上言王既自絕于天故天亦棄我殷不有康食而時介凶年不虞天性而民失

恒心不迪率典而國壞常法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讐今王

其如台

喪去聲台音夷○大命猶言顯命寶命重詞也讐至也史記大命胡不至是也承上言我民苦于酷虐無不欲我殷

大命至則今王其無如我何哉知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

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雖欲亡我我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退

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喪去聲○即就功事也爾邦謂殷也承上言殷之即喪也指爾所為之事其能



免戮于爾邦乎以見殷之即喪無容言但恐其即喪不止于喪而殺戮且隨之也稱殷邦為爾邦亦深痛之之辭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而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之不利于殷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然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于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于周故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于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之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將亡謀于箕子比干而箕子告之去史錄其

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微子二字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

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少去聲底音止○父師三公之太師謂箕子也少師三孤之少師謂比干也亂治也底遂陳于上未詳或曰底之言定謂底正四方也陳之

既定四方遂陳列其功于上而我乃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也言我不言紂者猶言我殷我子孫不忍斥也殷罔不

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與

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聲下同罔不小大猶言無小無大也師法度軌也言殷人無問小大皆好為草竊姦宄雖上而卿士亦皆習為不軌凡有冒法之

人一無得正其罪者于是小民益無畏懼方且興起相為仇怨今綱紀蕩廢其若水之茫無畔岸然而殷之遂喪乃至于此也微子

上陳先烈下述世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

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齊賤西反○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指示也其語詞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

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告我商顛隳墜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

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微子

卷三

三



無道而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也其忠厚敬君而  
不忍斥言紂之意蓋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同一義矣  
荒猶荒亡之荒降災以荒殷邦而沈酗于酒方興而未  
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意亦然

乃罔畏畏  
弗其耆長舊有位人長上聲。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弗

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今乃不畏其所當畏凡老成及舊有位  
之人皆弗逆而棄逐之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是也此答微子發  
狂菴遜之語而弗視遜則甚矣微子發問此條于後今殷民乃攘  
而此次答之者賢德棄而後凶德猖故答之序如此

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牲音全。色純曰犧體完曰

也犧牲之牲祭祀神示之物禮之最重者商民相為攘竊以去而  
有司猶用容隱將而食之初無災禍也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

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詔治也猶事也讎斂若仇敵括斂之也息息瘠病也言下視殷

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

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興起也迪行刻害也言商今有災我

為臣僕于他人也惟是商祀不可無人我告王子出行在外則祀

可始存我舊以王子長且賢勸先王立子此言為王所忌適以害

子王子今若不去則禍必不免而我商之宗祀始隕而無所託矣

至此始答其淪喪顛隳之語然箕子自言其義不可去而微子則

義不可不去者蓋皆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其異事而同仁者權之亦切以至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靖安獻達也顧猶念也承上文言彼此去就各以

意上文已明而申言之如此者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而其無愧

于宗廟神明之義言彌切而心彌至矣按此篇微子謀于箕子比

商書 微子

卷三

三



又曰。面縛銜壁之屬。皆後世假托言之。如孔叢所稱韓非李音假以誣聖之語也。論微子之去者。并宜詳之。

書經卷之四

蔡沈原註 姜兆錫恭義

周書

周本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三篇。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大會孟津以誓師。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

古文有。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剽竊經傳所引為文。與伏生今文合為二十九篇。時孔壁古文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室。流為鳥。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至後漢馬融始疑其偽。然亦僅為疑辭而未決其為偽也。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祿武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或疑其書晚出。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有又同。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孔氏謂子月。蔡傳謂寅月。

也。孟津見禹貢大會將伐商也。蔡傳曰。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于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即稱元年。以計其

周書

泰誓上

卷四

真青斐



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王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為重事耳。歐陽氏云：改元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而又改。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何也？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此辯極為明著。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武成篇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此篇又云：春大會于孟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于伊訓、太甲辯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義。冬不可以為春，春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辯而明也。鄭氏箋：臣工詩維莫之春，謂周之季春。于夏為孟春月，此漢儒承襲之誤。按詩言維莫之春，于皇來牟，將受厥明，謂莫春，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也。夫牟麥將熟，則為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矣。不然，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聖人奉天之政乎？愚按蔡傳：辯十三年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者，得之。若其言不改時者，則與伊訓篇不改月之說同誤。蓋亦失之不考，而未推經史之異例也。夫書以夏正，雖金縢利大熟亦然。孔氏固難斷一月之為建子矣。然以春秋考之，桓十四年書春無冰，夏正五月，其時麥熟而黍稷方苗，故以大水同時皆死而書為變也。若不改時而夏正之秋，又安得有麥耶？詩書多稱夏正，非史傳比。鄭箋以為改時固失。蔡傳因以為不改時之証，亦失也。且孔子告顏淵行夏之時，以其時之正令之善，而商周所未及也。若商周名為改朔而時與月皆不改，則時自正而令亦善，不待行夏時而後為正且善矣。此又義理之。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較然無疑者也。學者幸體之。

**明聽誓** 稱王者，史臣追尊之也。友邦冢君，謂諸侯也。稱友邦親之也。猶言眾士，謂師旅之屬。明審誓告也。越及也。御事，猶言治事。謂三卿之屬。庶士，猶言眾士。謂師旅之屬。明審誓告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宜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其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天性聰明，先知先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首出庶物而為民之元后，于是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

司書

泰誓上

卷四

二



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則元后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于人天地生人而又厚于聖亦惟欲其體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不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而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澗

滾反陂班糜反剝空胡反。受紂名也言紂不知所以作民父母而逆天殃民如下所云也沈湎溺于酒冒色亂于色也此言其荒淫也。以族謂罪一人而及親族以世謂寵祖父而及子孫也此言其暴亂也。宮室如瓊宮璇室之類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

停水曰池侈麗也此又言其荒淫也焚炙如炮烙之刑及奴殺菹醢之類剝剔皇甫謚謂剖比于妻以視其貽也此又言其暴亂也

言紂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而大

功未集而崩是以嗣業者有所不得已也然大勳在文王時初何嘗有意于集哉武王叙此以明續緒之意讀者當言外得之耳稱

紂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

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悛音銓祇音其盛音成。肆故也觀政猶所謂萬

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踞既盡也承上言我小子以爾諸侯觀商政之失得而紂無有悔改夷踞而居雖上帝百神宗廟之祀亦

廢不修凡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其侮慢至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也是其罪尚可貫哉按既于凶盜

卽箕子所謂攘竊神示之犧牲也紂罪貫盈而獨言此者神而不事他不必言矣舉其甚之辭天祐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相去聲。佑助寵愛也。又言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安天下而已則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

赦我何敢過用其心乎一聽之于天耳蓋亦承上以起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

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入聲。度量也德之言得行道而有得于心也義之言宜制事而

封書 泰誓上

卷四

三



各適其宜也。二句意古兵志之辭。而武王舉以明其德義之勝于商也。十萬曰億。紂臣億萬而億萬心力非不足。眾叛親離。寡助之至。無德與義故也。有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通德義則為一心矣。

盈滿也。又言紂積惡獲罪如此。今不誅紂。是逆天長惡也。罪豈不與紂鈞乎。亦起下之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底音止。冢土。大社也。

宜。祭社名。又承上言。予小子敬畏天威。受命文考。祭告上下。以爾有眾。致天之罰于商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而武王特稟命以卒其功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海四海。時哉。弗可失。矜。憐愛也。終言天愛而救之。今民見虐如此。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穢惡。以永清海宇。而無失此天人合應之時也。或疑本篇時不可失。及中篇戎商必克。下篇除惡務本之屬。似武王有心于天下。而非弔伐之本念者。今考其時。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天與人歸。至此已極。若不致討。恐紂惡終不悛。而四海終不永清也。易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

過矣。泰誓中。凡四誓而後武成。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戊音茂。次。朔河北也。以武成考之。戊午。是一月二十七日也。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西土有眾。侯之眾也。周都豐鎬。其地在西。故從。渡河者多西方之眾。而申誓之也。我聞吉人為善。惟曰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曰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明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

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商紂凶德。故以古語發之。度。法。播。放也。犁。黷。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髦。遜于荒是也。酗。醉。怒也。肆。縱也。言紂棄賢保罪。以肆其毒。于是臣下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而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也。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泰誓中。司書。卷四。四。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辟音璧。惠愛若順也。將言商而先以夏起之。

者。惟言人君奉天子民之意。以見夏桀虐下。則湯承天心降黜夏命。而今日之舉。所以于湯有光也。

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

戎商必克

喪去聲。浮過也。剝落喪去也。古謂去國為喪也。元良謂微子諫輔謂比干鑒視又治協應襲重也。戎猶伐也。

承上言鑒不在遠夏罪天既黜之今紂多罪天其以我治民矣。况夢若卜重有休應而伐之何疑乎。此言周之伐商一奉天意如商

之于夏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

夷猶平也。謂庸人也。治亂曰亂。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九人治外

而妃邑姜治內也。周至也。過責也。責君不正商罪也。言紂雖有虐

人此又民心之迫也。則我之伐商今又何辭乎。按百姓畏紂之肆

虐而責武王以伐罪救民也。若此此亦如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之意也。則聖人應天順人之意亦可見矣。此下文所以言于湯有

光也。揚舉侵入也。之疆猶

也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也。彼疆也。凶殘謂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也。光顯也。按自世俗觀

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仇可也。然湯放桀武王

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于己者。武之事實之湯而無愧。湯之

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為有光也哉。學者由

武之言鑒武之心。而後世有

言武王非聖人者。失之矣。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

懍懍若崩厥角

勗勉也。夫子將士也。百姓謂軍眾也。古者以農為

兵皆百姓也。又言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而軍眾亦懍懍然若崩摧其頭角。然可也。

武王應天順人如此。而終申以必敬必戒之義。聖人所謂臨事而

懼此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總承上文嘆息言汝

建遠烈以結之也。



泰誓下 說見上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

六軍觀牧誓叙三卿可見稱六師者史臣之約詞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

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

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

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斲側畧反痛音鋪喪去聲○彰明也

天有至顯之理義類甚明即下文五常之屬也侮慢荒廢也恣其狎侮而不率則即于荒怠而弗敬而天人胥恣矣此總言其無道之大綱也斲斫也孔氏曰冬月紂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也剖開也史記比干強諫紂怒剖其胸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而觀之也痛病也作刑威病四海也此以上言其肆暴虐也姦回

奇技非常之技淫巧過度之巧婦人謂如己也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姐已乃笑觀此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無所不至矣此以上言其恣淫蕩也祝斷也總言其刑賞乖好惡悖幽明恫內外亂其悖理逆天如是故天斷然降此喪亡不少寬假而爾眾士當勉力不怠敬奉我以行天罰也古人

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

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尙迪果

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殲音尖辟音璧○洪大也獨猶一也紂天命已絕人

心已去但為一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是也務專力也本根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武王引古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虐我則我之讎今獨夫受大作威以殘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古又言植德則務滋長去惡則務絕本紂為眾惡之本我以爾眾士殄滅汝讎而爾眾士其可不蹈行果毅以輔成汝君乎行而功多則有厚賞不行則有顯戮爾尙行之也凡此固後世誓師之常而視商以前則已張矣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益亦武王之發揚蹈厲為之與



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日月照臨總言德之輝光也光四方自遠而言

顯西土自近而言終嘆息言文王地止百里而德遠遠適是以多方為之誕受也此亦上篇叙大勳未集之意而語亦益張矣

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

克勝罪過良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凜勝予之恐慮為文王羞者此亦聖人臨事而懼之心而其善歸親過歸己之意

抑可見矣

牧誓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于牧野臨戰誓眾因以牧誓名篇今文古文皆同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爽明也謂將明未明之時也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今甲子昧爽

武王始至而誓師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旄名鉞以克敵杖之卑知所奮旄以麾眾秉之俾知所統鉞惟杖則已旄秉以麾故鉞

左而旄右也逖遠也以其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詞徒司馬司

空亞旅師兵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

爾于立爾矛予其誓長上聲髻莫侯反比去聲○諸侯稱友邦者親之稱冢君者尊之也此通言諸侯也御事

猶言執事也司徒司馬司空蓋周之三卿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周禮所謂大國三卿亞

者卿之貳所謂下大夫旅者卿之屬所謂旅下士也師氏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千夫長統千人百夫長統百人此以上皆歷言內

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庸與百濮是也蜀髻微皆在巴蜀羌在西盧彭在北此以上特言近諸侯也稱舉比倚立建也戈矛

皆戟屬干楯也戈短握執于手故言稱楯方倚衛于身故言比矛長直立于地故言立予其誓者器械嚴整士氣精明然後聽誓命

也○按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今但指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受約束故也周禮宰夫職正師司旅府史胥徒謂之

八職今三卿即正也下大夫為亞即師也下士即旅也司為上士中士不言者亦約詞又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二十五百人

為師帥五百人為旅帥百人為卒長今稱千夫王曰古人有言曰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雞而晨陰陽反今商常是為妖孽故家道索也

司誓 牧誓

卷四

七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

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長上聲○婦姐已也列女傳紂

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是也昏亂肆陳答報也王父母弟謂同祖同父之弟迪道也以昏亂棄其當陳之祀而不報厥本且棄其所遺之弟而不遇以道也長猶崇也幽明皆見昏棄惟多罪逃亡之人尊崇信使而暴虐與姦宄交作其惑溺于婦言流毒至此今之

恭行天討豈得已哉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

于勗哉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

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皆止

而齊此告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逐

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貔虎屬逐逐也言將士當如猛獸奮力于商郊而其能奔而來降

者則弗迎擊之以勞役我衆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終承上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不勉于三者則爾躬有罪而總戒以結之也按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之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而泰誓武成二篇之中似非盡出于一人之口豈獨此

爲全書乎讀者味之

武成史氏記武王伐紂歸周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各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

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

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王萃淵

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相去聲○一月建寅之月也詳見伊訓泰誓篇

旁死魄謂朔也翼日明日也謂朔之次日也凡月光旣盡而爲晦月光復蘇而爲朔望後明滅則生魄晦後明生則死魄而朔日魄

司尊 武成 卷四



向未遽死。但自其旁言之。則如死魄然。故言旁死魄也。先記壬辰旁死魄。乃言翼日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舊謂朔為死魄。而二日為旁死魄者。大謬。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之。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辰。致也。后土。社也。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大祝告神之詞。周禮大祝。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是也。有道。謂其先祖。周王二字。史臣追尊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害民物。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獸之聚藪也。仁人。若十亂之屬。畧。謀也。俾。廣韻曰。從也。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所謂八百國來會。是也。作神羞。謂無功而為神羞也。此首記王伐商告神之。事。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休命代商之命也。武王頭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商師至而定之。史臣謂之俟天也。不。可。謂。善。形。容。矣。若。林。即。詩。所。云。其。會。如。林。也。倒。反。也。比。退。走。也。攻。其。在。後。之。眾。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而。周。師。蓋。不。待。血。刃。也。反。改。也。改。紂。之。虐。政。由。商。先。主。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賜。乏。天。下。被。其。澤。者。皆。心。悅。而。誠。服。之。也。世。紀。云。殷。民。言。王。之。于。仁。賢。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之。乎。厥。四。月。哉。是。之。謂。姓。悅。服。也。此。記。王。之。定。商。與。其。所。行。之。事。也。

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華。去。聲。○此。以下。歷。記。王。定。商。之。後。所。行。之。事。也。哉。始。也。哉。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豐。水。之。上。周。先。王。廟。所。在。也。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服。事。也。樂。記。曰。武。王。定。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此。之。謂。也。既。生。魄。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以。受。其。命。也。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



成柴望大告武成

駿爾雅曰速也。廟祖廟也。豆木豆籩竹豆皆祭器也。柴祭天也。望祭四望也。王定商祭告祖廟。

諸侯皆來助祭。既又祭天地。四望山川以大告武功之成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

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

此及下一節記王告其羣后之詞也。羣后諸侯

也。先王謂后稷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太王謂古公亶父。王季其子。李歷也。言后稷建邦啓土始封於邠。公劉居邠能修其烈。太王去邠居岐始開王業。而王季能勤以繼之也。文王王季子也。膺受也。

言文王克成厥勳受天命以撫方夏。大小之邦畏威懷德。而是時

文王至德服事。故九年未集大統也。承繼也。成猶定也。言文王以

安天下為心。予亦以安天下為心。故承厥志以敬述天之成命也。

按此稱王者追尊之詞。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而后稷稱先王不稱公者。蓋散文亦得通稱。抑或以郊祀配天

故。律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

用附我大邑周。伐暴安民而民咸喻也。震動發揚鼓舞之象也。附

臣屬也。承上言敬奉天命伐暴安民而士女喜周之來奉幣來迎

以昭明我周王之德。是蓋天休震動用歸附我大邑周也。稱大邑

周者。雖君天下而猶若一邑然。蓋謙詞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男凡五等也。分土惟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凡三等也。建官惟賢。

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謂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五典之教。重之以飭人紀也。而其間食以養生喪以送

死祭以追遠三者尤重之。以厚民德也。惇信固其信也。明義陳其

義也。信義立而俗無不勵。崇德尊以官也。報功酬以賞也。官賞行

而善無不勸。御世如此。王者復何為哉。但垂衣拱手于上而天下

治矣。按本節蓋于武成之初預告羣后以撫綏中外臣民之意。

舊說王誥詞至上節已畢。此乃史臣以本節約畧附述武王自治

之本末也。但此列爵分土之屬。非其時所可猝辦而告羣后之詞。

止于上節。即告詞首尾亦似未完。宜解者疑其間有關文矣。且使

司書武成

卷四



之義未完而并周先聖之遺經亦不白矣當更詳之

洪範 按漢志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而史記武王克殷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意洪範發之于禹至箕子乃推衍其傳以陳之與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有又通。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也。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彛倫攸叙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此謂秉彝。人倫也。武王言。天于其其中。默有以安定下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如何。故訪之。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曰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列也。異與也。洪。大。範。法。疇。類也。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也。斃。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箕子言。洪範之九類。原出于天。鯀逆水性。五行乖叙。故天震怒。不以與鯀。而彝倫以敗也。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以賜之。而禹別為洪範之九類。彝倫以叙也。此箕子首答以錫九疇之本末也。○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其理一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初。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而其所以則而成疇之次。以是準焉。初

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

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運于天為五行。具于人為五事。以五事參者。君所建極以立天人之綱也。三德。奉天以治人。稽疑。援人以質。

周書 洪範 卷四 一



天庶徵推天而徵之人福極因人而感于天也五事曰敬以誠身也八政曰農以厚生也五紀曰協以合天也皇極曰建以立極也三德曰又以治民也稽疑曰明以辨惑也庶徵曰念以審幾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名也本以五行敬以五事厚以八政協以五紀皇極之所以立也又以三德明以稽疑念以庶徵勸懲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治天下之法孰有加于此哉

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

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以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

土者五行始生之序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之先後亦然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澤而又下行也炎上者炎熱而又上升也曲直者屈曲而又聳直也從革者順從而又改革也稼穡者稼長而又穡成也土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以稼穡言也

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二五事一曰貌二

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

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序本乎五行貌澤水也

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人始生則形色具既生則聲音發既言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故其序悉如五行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無不通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嚴整也乂條理也哲灼知也謀審度也聖通明也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若貨以養生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以安居司徒

掌教以成性司寇掌禁以治姦也賓以懷侯柔遠師以除殘禁暴也此八者食為民所急貨為民所資故食居首而貨次之兵非得已故居末也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春

夏秋冬也月者定晦朔弦望也日者正晝夜永短也星辰者審次舍緩急也曆數者綜元會運世也五星行于天為經星二十八宿



附于天為緯星日月會于天為辰日月歲遞積為曆數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極猶比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

名也敷布錫予保守也蓋人君自堯倫之大以至言動之細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有以立四方之標準而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驗君既建極集福于上非徒自厚而已用以敷于庶民使皆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而庶民亦皆于君所錫之極與之保守不墜所謂錫保也蓋皇極之道君民所以相錫者如此

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比去聲○淫邪縱也此阿附也人謂有位之為庶民故上文總言之而此分言之也言庶民與有位皆無邪私朋比者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申言君敷錫而民錫保

也之義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好去聲○此即無位之庶民以申之也汝謂君也有猷有謀慮也則所謂中人進之則造于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當受而不拒也上之隨才以成就者如此斯時之民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則錫之以福而是人無間中人以上與中人斯其惟皇之極矣上文所謂斂福君以極斂福也指福之全體而言此所謂錫福君以祿錫民也指福之一端而言以下文汝雖錫之福二無虐斂獨而畏高明

獨獨庶民之至微高明有位之不加虐雖其至顯不善則懲之而不之畏此結上文而起下文之義也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行去聲好德之好去聲○此即有位之人以申之也

有能有才智者謂無猷守而但有能有為也羞進也正人如康誥惟厥正人富祿之也穀善也好和也言上于在位之人必使之益進其行而邦國乃昌而其道在祿以養之不則家且不安而行安能進也此見善人當錫以祿也不好德猶言無能無為也錫以福即祿以富之也互文也又言非所祿而祿以養之則為汝用咎惡之人而非使益羞其行之意也此見不善人不可錫以福也必祿



之而後責其進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好惡並去聲平音便

也黨不公也作則有意也反則倍常側則失正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則不邪直則不曲也偏陂好惡皆私之生于其心偏黨反側皆私之見于其事遵義遵道遵路所以會其有極會者合而來也蕩蕩平平正直所以歸其有極歸者來而至也此節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者即下所謂敷言也夫歌咏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而懲剗其邪心訓之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邪狹小之私達乎公平廣大之則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與周禮大帥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其功用尤切以要也後世曰皇極之敷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敷暢于天下也有以哉

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語辭也敷衍也以極之理反覆推衍為是常理為是大訓豈君其訓之哉乃于天其訓之也蓋理出

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

天下王

是訓奉是為訓也是行奉是為行也光者道德之光華也曰者庶民之詞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而親之謂之王者指

其義而尊之也承上言天子之奉天訓民如此則其時庶民皆于極之敷言訓行以近聖光而尊親交戴矣蓋庶民之于天子性一而已故其敷言之感通至于如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此言庶民而不言人亦總詞

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謂不

剛不柔也克治也友順變和也平康者坦易而康和此無過不及而不雜于氣稟習俗者也彊弗友者強梗而弗順變友者柔而順此習俗之過不及也沈潛者沈深而潛退高明者高亢而明爽此氣稟之過不及也故厥民平康則君以正直之德處之無所事于剛柔而無為而治矣彊弗友則以剛德克之以剛克剛也變友則以柔德克之以柔克柔也沈潛則又以剛德克之以剛克柔也高明則又以柔德克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克柔克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三德互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司書 洪範

卷四

三



福作威王食辟音壁○福威者上所以御下王食者下所以奉上

下因言撫治之歸于一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

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矣夫諸侯大夫固皆在上位而佐君以治

民者也有位之人既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即無位之民亦僭忒

而不守其常極言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有所

潛上之患如此考之也龜曰卜著曰筮擇者著龜至公無私紹天之明故卜筮者

亦必擇至公無私之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而傳著龜之意

也曰雨曰霽曰蒙曰蒙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雨

滋潤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明如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相蔽其

兆為木驛者絡驛相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相勝其兆為土此卜

兆之五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原

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此占卦之二也衍推

忒差也卜五占二合之凡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文通曰占也凡卜筮必立其人為占之之人而其數凡三人以備

參考而從二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

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

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

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凶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靜謂靜守動謂動作也言稽疑

以龜筮為重君卿士庶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君與

卿士但有一從而龜筮不違亦皆吉若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事不

可作外事龜筮共違則可靜守不可動作也有龜從筮逆而吉無

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微驗也

所驗非

左



一故謂之庶也時者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即所謂叙也來備者至而無缺也蕃廡豐茂也五者來備而不失其叙庶草且蕃廡矣他可知也○吳仁傑曰易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云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為冬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云日以烜之則暘為火為夏矣小明詩云二月初吉又云日月方燠則燠為木為春矣左傳狐突云金寒也顏師古云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為金為秋矣風無定王則為四季為土也蓋五事本于五行庶徵本一極備凶于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曰休徵曰

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

風若若順也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時恒皆稱若者各順其得失以應之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

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亦各以類應也然天人相與之際亦微矣後世之儒之言徵應者膠固不通不足與語造化之妙其得失之機應感之象非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曰國語辭省者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者蓋各以大小省之也歲月日時無

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易變也猶失也成登又治章顯也平康安寧也

言由五事之得而休徵應故歲月日之間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而其嘉祥至于歲功成治功明朝有賢良家無蠱壞也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微之言隱也言

由五事之失而咎徵應故日月歲之間雨暘燠寒風各失其時而其乖戾至于歲功廢治功昏野有遺賢家無寧象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于大也咎徵言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好去聲○此因王與卿士師尹之省而及庶民也惟星者民之

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好雨者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也日月之行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也月之從星謂入從其度也日之中道謂之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也月之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也有冬有夏者日之中道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



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之各行立春春分則從青道立秋  
 秋分則從白道立冬冬至則從黑道立夏夏至則從赤道也以風  
 雨者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也民不  
 言省者在下之休咎係在上之得失也言月之從星者民生之眾  
 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各欲得所此固卿士師尹近民  
 者之責也以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  
 從民之異欲則所謂從者不失于民亦不嫌于徇民矣言月不  
 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言日月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  
 歲功也蓋卿士從民而王與師尹可知矣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  
 德五曰考終命好去聲○人壽則享諸福故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

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反福為極極之言盡猶今言算盡也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不永其年也禍莫大于凶短折故先之疾者身

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弱者柔之過也  
 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也五福六極在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  
 民則曲于訓之行不

旅葵 時西旅貢葵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誥體也故因以旅葵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

于王底音止葵音敖○東曰夷南曰蠻舉東南以該西北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蓋因時為種落之多寡與通

道謂來王也武王克商威德廣被九州之外梯山航海而至道路  
 自通非王有意于開邊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戎國名犬高四尺  
 曰葵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也公羊傳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踏  
 階而走靈公呼葵葵亦踏階而從之則葵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  
 非特以其高大而

已太保召公奭也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

物惟服食器用慎德一篇之綱領也方物謂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不肆四海賓服所獻方物亦博矣然亦惟服

食器用則獻之而已言無異物也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去聲○昭示也德之致即謂所獻之方

物凡服食器用之類也寶玉亦德致之方物以供鎮瑞之屬之用  
 特稱寶玉者舉其大也替廢服職時是庸用也展省也猶念也昭



凡方物于異姓使之無廢其職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之類分寶玉于同姓用以益厚其親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德之所致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于禮故不狎侮于人若狎侮于人則不但德損而人亦去之矣君子勞心以狎侮而心離小人勞力以狎侮而力匿

**不役**皆極言其不可狎侮也蓋貴奇輕人即狎侮之意故明之

**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言不役于耳目之奸而百為之度皆正也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喪去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道者

聲○玩人即狎侮君子小人也玩物即役耳目也喪德則德不盛喪志則度不貞

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古聖賢心法之正而喪德喪志所以絕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

**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

人貉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周穆賢而邇人不安也此節凡三層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皆上文道寧道接

**鳴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

之實也

**虧一簣**行累並去聲○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以細累大指受爇而言也八尺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迪行

也信能行此則民居保而王業永矣言此以總結上文也蓋君德之敬怠間不容髮苟留一毫未盡之隙即遺萬民無窮之憂以武王之聖創業垂統而公所以警戒者猶如此則慎德為萬化之原可知矣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時武王有疾周公忠君愛國之至請命三王欲以身代而史錄其冊祝之辭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為此篇也以其藏于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史乃冊祝至屏壁與圭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自武王既喪以下又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也

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以克商記年見其未久也弗豫不悅也二公曰我其為王

穆卜為去聲○二公太公召公也穆卜猶言其卜李氏謂敬而有和意也古者國有大事而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和同

以聽卜筮故各其卜曰穆卜下文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滕之書以下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則于所云其勿穆卜者義難通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也穆卜必于祖廟上下悚皇神人震動是以王疾而憂我先王也下文云自以為功則不穆卜云為壇墠則不于祖廟且告太王王季文王而已則于遠祖蓋有不及者此蓋起下文之詞也公乃

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

告太王王季文王壇音善○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皆南向三王之位也其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立焉以告先王也植置也珪璧以禮神詩言珪璧既卒周禮祿圭以祀先王是也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卜

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于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所以自以為功與然則所云未

可以戚我先王而辭其穆卜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害疾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某之身今祝版之類爾謂

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元孫若順也考謂祖考通指三王也鬼神亦稱三王之詞

承上言我素愛順祖考而又多材多藝能任役使之之意如此乃命于帝庭敷

以事鬼神而元孫不如且也蓋明代

佐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

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承有依歸乃指武王也下地對帝庭而言寶

受命于上帝之庭布德以佐四方用命即帝庭之命也又承上言武王

民無不敬畏此其任大貴重三王必定爾子孫于下土使四方之

無聽其死以墜失寶命庶先

司書金滕

卷四



王之祀亦永有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

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

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屏上許者

聲○即就也爾皆謂三王也

珪歸侯爾命者侯有安武王之命而

他日亦得以事神也屏璧與

珪者屏而藏之不得事神也蓋武王

喪則周業必墜雖欲事神有

不可得者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

意

于以見公之達孝也乃卜

此乃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

鑰通○卜筮必立三人以相

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籥

謂其一亦吉也公曰體王其罔害予

重也一習吉謂二龜之兆同吉也是

龜也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其一龜

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

侯能念予一人

體謂兆之體也茲攸侯即

上文所謂歸侯也予一人謂武王也

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惟厥終之永

我王使之安也言三王不言天者

三王當為武王保護于天故也公

及我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

于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

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

也孺子謂成王也商人兄死

弟立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

商人固已疑之矣又管叔于

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相與流言于

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

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

夷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

告我先王

辟讀為避鄭氏詩

瀧言避居東都也是也漢孔氏以為致

辟于管叔謂誅殺之也夫三

叔流言以公將不利于成王矣周公

豈容遽興兵而誅之且是時

王方疑公公將請于王而誅之固未

必從如不請而自誅之亦非

所以為周公矣此蓋言我之不避則

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

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

亦自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

周書 金縢

卷四

三



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訖公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訖讓也上言罪人斯

得則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秋大熟未穫天大

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

代武王之說

盡弁為卜也得者發金縢之書本將卜天變而偶得

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是成王迎周公蓋二年秋也東

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

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

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

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二公

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公命我勿敢言

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知

之其册祝之文一公初未之知也諸

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

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周公使卜武

土疾者也故問周公自以為

功之說皆謂信有此事已而嘆息言

此實公命我為王執書以泣

之而不問我勿敢言耳孔氏謂周公

使之勿言者非

曰其勿謬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

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天變既得周公册祝

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築猶植也成王自往郊親迎公而

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

年罪人既得而成王迎周公以歸比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

之末以見其事之首末與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武王崩

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與武庚叛成王乃命

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而編書者因以名篇篇中言武

庚而不言管叔者猶鴟鴞之心也凡九稱卜者邦君御事疑

違者反覆誥諭之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辭弔恤也猶詩不弔昊天之中割害也延遲也洪大惟思也冲人成王自稱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猶格物之格言武王不少待而喪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大業倘弗能灼知事理以導民于安康則人事且有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蓋言此以起篇中卜吉之意也

數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貞音秘已承上語辭已而

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懼責之難任惟往求朕攸濟者真事之得威敷責者陳布其章明之法敷前人受命者歸裕其久大之基予所以不忘武王之大功也武庚不靖天固命予誅之矣予敢閉抑其威用而不之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越茲蠢寧王武王也下文亦曰寧

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命卜亦不安靖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兆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蓋將言下文伐殷卜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吉而先發此以見卜不可違之意也

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腆厚誕大叙緒也降誠猶言降割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何哉是蓋天降禍亂知我國有覺而民不安其意欲復殷邦夷周室而所以蠢動于茲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也

卜并吉救音弔予翼猶言翼予也于往救撫寧定武繼也大事謂戎事也休美也言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而繼先王所圖之功矣我何以遽往如此哉蓋予有大事必底于休美朕今卜三龜而并吉也上文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者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朕卜并吉者卜于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誤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

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遺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



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害音遏。肆故也。尹氏謂卿也。蓋誓

言牧誓御事通在三卿亞旅諸官之上其御事槩指諸人而言此庶士御事在尹氏之下其御事即指庶士而言蓋御事猶言執事

為上下之通稱故因文見義也下文言庶士御事不言三卿者包其中也殷通播臣謂武庚及其羣臣逋亡播遷之臣也王宮自其

親而言邦君室自其爵而言謂三叔也考翼老成敬慎之人也害曷同承上言予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征伐武庚而邦君御事無不

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靖雖由武庚然亦在十王之宮邦君之室三叔不睦實兆釁端以故我小子與老成者皆謂不可

征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此述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邦君及庶事不奉王命之意也

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

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恚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

功印音昂恚音祕。造為也天役猶言天史謂非予之役而天之

邦君御事之遠阻如此我冲人豈不永思其事之艱大哉亦知四爾多士尹氏御事之義能聽之乎尚安我曰君無勤于憂武王所

圖之功誠不可不成也而奈何反阻我乎此深責邦君及御事以贊成王功之義也

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相去聲。已承上文責邦君以下而言也

休猶眷也天明即前所云紹天明也言伐武庚而得吉是上帝命伐之也帝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固惟卜是

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乎故又嘆息言天之明命可畏乃用以輔成我不丕基

以深見卜不可違之意也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

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

乘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恣

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閱音祕。○前稱王若曰此以下又連稱王



曰未又稱予永念曰者諄復戒勉之詞也。闕者閉而不通。愆者艱而非易。成功所謂成功之所在也。化者化其固執。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猶謂武王為寧王也。上文兼言小子考翼不可征。而所謂考翼。因武王時之舊臣也。故又特呼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夫今此之功。乃我國家成功之所在。而天若使之閉而不通。艱而非易。予敢不于寧王所圖之事。而極率之乎。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天子冥冥之中。實輔我以誠信之詞。考之民獻十夫。的然以為可伐。固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圖之功。而攸終之乎。且天不惟闕愆我成功。而輔我以忱詞也。亦惟用四國之亂。以勤愆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治之耳。我又曷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美。而終畢之乎。此歷言後人不可不集寧王寧人休功之意。而舊人之不欲征者。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亦可警矣。

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

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底音止。○底致也。越卬猶言及身也。

前兼言寧王與寧人而寧王其主也。故又特言若昔我之欲往。我之既反其畎畝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為之斂穫乎。為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故予今日不敢不及身以撫存寧王之大命。凡以此也。念昔者綏定天下。不啻如室之既底。與田之既菑。而今不能討亂以終其業。是不肯豈不肯播而更無望其肯構肯穫也。卽寧王在天。亦必以棄墜其大命是恫矣。此又申上文。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考父也。厥子猶言子弟也。民養未詳。蘇氏曰。賑養也。猶言臣僕也。又言若父兄有子弟。而有友攻伐之。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也。前止言無以遏亂。而此言反以勸亂。言彌切而意彌痛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欲其不畏縮也。爽明也。猶爽厥師之爽也。易違也。上文既言終寧王之命。而終寧人之功。亦相為一體者也。故又因言王者之爽。邦實由哲士。亦惟十人蹈知天命。輔周之



忱是以佐先王以克有商而于爾時不敢違法憚役也矧今先王棄世天降禍于周惟是首大難之人逼近鄰國羣相攻伐于室事危勢迫至此而爾乃以為不可征乎是豈惟違朕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矣此以寧王時之知命責今邦君御事之違命者猶前寧王惟卜用之意也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按本文稱爾時追昔也稱矧今指今也則十人乃武王時之十亂非成王之十夫且所謂天棐忱者天命有歸之詞而所謂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者天命已歸之詞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夫君與之書周公歷舉號叔閔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于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前後所言如出一轍則十人之為亂臣何疑哉予永

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

曷其極卜敢弗于從予曷其二句舊在下節之首註云極盡也予起下文之辭也但如此則天亦惟句語意既未完而以曷其為曷

敢又云敢不從爾亦嫌添設隔碍且曷敢用卜與下矧今卜并志尤無脈絡又初非全篇重卜之大意也今謹按經義參定如左稽夫猶言農夫也極者至善之謂也上文責邦君御事之違命故復自以所永念者示之言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本我何休于前寧人猶前曷不于前寧人彼受休畢之意也 率寧人有

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率

也指讀作嘗定爾功之者僭差也承上言率循寧人之功當有者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而知天命之不差也卜之所陳蓋如此矣按此篇上原天命下屬人心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戒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國祚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覆乎卜之一說自始訖終詞煩不殺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

微子之命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于于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

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元猶長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象賢舊謂崇德為王朝崇

先聖王之德而以下文乃祖成湯節應之象賢則為後嗣象先聖王之賢而以下文踐修厥節應之然按崇德象賢四字平列為



一句乃以一句中之上二字屬王朝說下二字屬後嗣說句理殊未順而以統承先王以下承接二義亦復未協也今體上下文義崇德象賢合皆指後嗣故下以統承先王各句接之崇德謂其後崇先聖王之德以性體而言象賢謂其後象先聖王之賢以事實而言禮典禮物文物寶以賓禮遇之也言考古制凡後嗣有崇先德而象其賢者則使承先世之大統以奉其祀而且修其禮物而不使廢以備一王之法作賓于王家而不敢臣以肅百僚之望與國咸休以垂無窮蓋先王之心公平廣大初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也成王命微子而首述此以發其撫助愛養之意其氣象為何如哉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則所及者眾德垂後裔則所傳者遠此言先聖德賢之實以見後嗣當崇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而象之之意也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并茲東也承上言爾微子踐修成湯之道舊有善譽孝敬肅恭厥德盡善我善汝之德厚而不忘而上帝下民亦相協于爾是用建爾上公之位而使治東夏也此乃言其崇德象賢而今所以建立之意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

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音斁

亦○乃訓謂所訓尹東郊之法或曰卽下文所解是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當用天子之禮云慎者不敢替亦不敢亢惟率由典常為準也弘大也光也律範綏安毗輔也上則格祖下則正民俯則綏位仰則毗君也式法數厭也卽詩言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也此皆戒勉之詞○林氏曰偏于于僭僭生于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偏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僭偏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王禮祀周公既不謹矣其後用于羣公之廟又其後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末流安所不至耶觀成王戒宋如此則賜魯以天子禮樂當無是理蓋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而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與鳴呼往哉惟休無替厥命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命以結之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而封以康

誥名篇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誤以康誥為成王命康叔之書今考康叔于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故云弟也然既稱王蓋曰則為

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且使為成王之言則康誥酒誥梓材言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

又謂寡兄勗為周公稱武王之詞尤為非義寡者即謙之詞武王為周公之兄即康叔之兄均之兄也家人相謙周公安

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耶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也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

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考汲冢周書克殷篇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

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則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誤以為成王之

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

即男邦采備百工播民和親士于周周公咸勤乃其大誥治見音

事也詩曰勿士行枚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

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也咸勤公不自逸也洪循弘也弘

為大誥使治洛也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愚按蘇說亦未盡詳見洛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也孟長也

之長而以叙則叔為王之弟也封康叔名呼以勉之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

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顯

猶不顯哉之顯乃汝也考父也明德務崇之之謂慎罰務去之之

謂不敢侮鰥寡以下明德慎罰之實也侮忽也堯不虐無告文王

不侮鰥寡其德一也庸用顯著修治也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

當威一聽于理而已無與故德著于民用始肇造我區夏而友邦

漸以修治也按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篇中凡七段首段言文王

明德謹罰以受命之實也次段勉康叔明德以立慎罰之本餘四

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



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禮音意○言帝又言天者帝以

主宰言天以形體言其實一也戎大叙理也承上言文王明德慎罰如此我西土之人惟時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之命文王禮殷受命越致萬邦萬民莫不時叙而汝寡德之兄亦得以勉力不怠是以爾小子封得以受命建邦在此東土也此言天之命文王以及武王而今所以命建康叔之本末也○吳氏曰禮殷受命武王事也此稱文王者不敢以為己功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

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

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適音韋衣去聲

○此段勉康叔明德以立慎罰之本故特以王曰起之也適述云服也敷猶廣也又治也言汝于民將在敬述文考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又在其國廣求殷先王所以治民者而用以保治于民也惟念耆老宅居也又言不但因文王以及商王當大遠念商之老成人以安其心之所居而審民之所訓又別求比古先哲王所

古先哲王內求諸家外求諸人近述諸今遠稽諸古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眾理該通天理之所從出者恢廓而有餘則汝德裕于乃身心廣體胖動無違禮而不廢王命不待言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學問至弘于天而德裕乃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方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大舜曾閔方能不廢乎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大舜周公方能不廢乎君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惠不惠懋不懋

恫音通瘝姑還反○此以下因推慎罰之意又以王曰起之也恫痛瘝病也言視民之不安如疾痛

之在身不可不敬之也棗輔也惠順懋勉也言天命之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之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是惟往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所以治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患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乃滋戾耳順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即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服事應和也承上言汝雖小子其事惟在廣

國計哉亦惟助王安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蓋自治其國而輔王

治即在此矣經雖不明言慎罰而意已藹然言表宅命新民為明

德之終洞瘵保民乃慎罰之本大學新民以

明德為本而使民無訟惟在自明其德是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

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以下

皆勉其慎罰以廣明德之用此段蓋因事以推本于心而遞以王

日起之也式用適偶也言人有小罪而究其情乃其故犯自為亂

常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刑故無小也人有大

罪而究其情乃其不幸過誤偶爾如此既自輸罪不匿其罪雖大

是乃不可殺即舜典宥過無大也諸葛武

侯治蜀悔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此意與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

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

康上文指言明罰之事慎矣此以下乃因以推奉乎心也叙秩

懋勉也咎猶疾也康又猶保也言上于刑殺宥赦而悉有當然之

叙時乃不僭不濫大明五服之用惟民自相戒勅而勉于和順矣

此若有疾然以去疾之心去惡故民皆棄咎又若保赤子然以保

子之心保善故

司書 康誥

卷四

元

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要舊作去聲今按周禮當平聲○此段言慎

罰之事由下以歸本于上而遞以至曰起之

也外事有司之事也稱外者對下文要囚而言也臬法也準限之

義殷罰殷之故法也要囚謂獄囚之要詞旬十日也時三月也不

大蔽斷也言汝于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

用之耳若其獄囚之要詞當服膺而念之自五六日以下至于旬

時皆詳審精密即要詞而不斷之可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

史記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為王朝之官職在內故以衛國為外也



蔡傳曰按篇中言往敷求于殷先王往盡乃心篇終又言往哉封皆始令其之國之詞其言刑亦姑示以慎刑之意而未見其曾在王朝為司寇之職或異時成王任為司寇而此時則未必然也愚按蔡傳足正呂說之誤但要囚二字與外事繫對舊尙未發其義耳詳各文本末具見周禮所稱外事者即秋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屬之事而所稱要囚者即各職云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是也又所稱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者即各職旬而聽于朝及二旬三旬三月而聽于朝是也上之人陳列是刑罰之法鄉遂縣鄙各有司本此以用之此之謂外而其獄成而為要詞以上于朝則上之人服念至于旬時因與公卿大夫及士師司刑之屬而不蔽之此則其內也上下各文對待之義如此康叔君衛外內輕重王宜諄為誥誡後周公建官定禮亦本此而成之舊未考探其義乃以要會之要為要犯之要而平聲讀為去聲則不免于經義有失矣故謹正之如此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

未有遜事

殷彝殷之常法猶言殷罰也周初法制未備故篇中誥戒多以殷為言與義宜也次如卽次之次猶就也遜順也申言汝陳是法事于有司而因以殷之常法罰斷之凡其刑其

以於喜生怠惰而刑罰由以不中也此先明慎體刑殺之義也已

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言汝年雖少而人鮮有若汝心

之善者朕心朕德惟汝其知之也觀此益知凡民自得罪寇攘

刑本于德而勉其以民命為心也亦至矣

○凡民自得罪寇攘

姦宄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罔弗慙越顛越也盤庚顛越不恭是也腎強慙惡也言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而強狠亡命者如此之罪

人無不相憎惡凡以出乎人之同惡故也此段歷舉刑罰當罪之

各條而首以此發之節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弟祇

首當脫王曰封三字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

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予我

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弔音的○又言刑罰之當罪者不止元惡大慙而以王曰起之也或曰王曰封三字卽上文錯簡大慙卽所謂罔弗慙也友猶



悌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謂尊卑顯然之序也弔至也得罪受罪也曰猶謂也由用也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禮義昏迷倫紀廢壞尤為可惡子不服事于父而傷之父亦不字愛其子而疾之是父子相夷也弟不念長幼顯明之序而不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此而不于我為政者受其罪則天念我民之彝必大泯滅紊亂亦謂若此之人其速用文王作罰刑而無所赦可也此承上文又明刑罰當罪之次條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

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不率即上文不

孝不友也戛法也造作也率殺比而殺之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宜大置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皆宜守教約之人也乃別為播布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已汝其速由此義而比誅之可也此承上文又以明刑罰當罪之三條也○按本篇慎罰與明德為配非尚刑不尚德者比乃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

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速由茲義則其刑殺亦歸于德而已矣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

放王命乃非德用又長上聲○能猶柔遠能邇之能放猶棄也又能齊其家以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而欲以非德用治也將何以責其下之亂民彝而病國政也乎此蓋歸責君長以起下文戒康叔之意雖不言用罰而義殊嚴矣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懼罔之言無猶母也由用也

及武王為康叔自稱之辭予一人以懼則武王自謂也承上言君長之不可非德用又如此汝亦母不能敬其常法而乃遽以求裕其民當念文王之敬凜忌戒乃裕其民而自求有及于文王也則民裕而予一人以悅懌矣言刑罰終以敬忌與上敬明乃罰相應則上一失罰而即自○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

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爽明惟思



迪，道也。求，述也。猶，匹也。詩曰：世德作求。迪，言德政言刑也。又承上言汝之當敬思裕民如此。我明思夫民宜道之以吉康。我于時其亦惟殷先哲王之用德治民者，作為等匹，乃可也。况今民無有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懲之，則為無政于國矣。而豈可為之哉。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而此段則王之自嚴以嚴之也。故推本自殷而述稱王曰以發之。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極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何顯聞于天。監戒也。德之說所謂德言也。行猶用也。同協也。戒告汝以德用罰而無徒責之于人。彼民不安靜其心，無所戾止。迪之雖屢未能協也。明思天其罰極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也。况曰其穢德尚顯聞于天，而我罪安解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

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非謀，謀不臧也。非彝，事不法也。蔽，斷則法也。乃，汝也。乃以之乃，猶言然後也。此段總承汝之德遠，汝之猷凡使裕而不迫，然後民得所安。則我不汝瑕疵而棄絕矣。不然而安能免于責乎。上文欲其以德用罰，此不言罰，惟言德而義益遠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詳蓋承上文之語詞也。享，即享國之享服，猶受也。高，崇也。上文已嘆戒矣。因言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汝其念哉，毋自我殄絕所享之國。其必明汝所受之命而不昏崇汝所聽之言而不卑用，以安治爾民可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

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終言勿廢其當敬之常法，而聽我所告汝之命，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蓋反覆以終戒之。

酒誥。商紂酏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尤深。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云：酒誥一篇，前後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為一耳。自王若曰明大命以下，武王告妹邦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凡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眾人而作，則首稱其眾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

司書 酒誥

卷四

三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與書首稱君與君陳書首稱君  
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眾為  
眾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眾大誥首稱多邦多士多方  
首稱四國及多士為天下而作也酒誥為一方而作故首言  
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也今按吳氏分証固明但  
專誥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竊意書專為妹邦而作  
而妹土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  
首稱妹邦即稱乃穆考文王而中篇因各康叔以致誥誠也  
其云尙克用文王教者亦申篇首文王誥恣之意其事主于  
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蓋自為書之  
一體也○此篇分二段首引文王  
以教之次歷引殷人以教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

土厥誥恣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少去聲○此下四節備述文王

之戒臣民者以示之也穆考文王者文王世次為穆猶武王世次為昭也肇始也恣戒也國在西土而得恣戒庶邦者為西伯故也西工庶邦遠去商都而猶曰酒恣戒則商都當戒可知矣少正官誥臣民而首叙臣而不及民其下文并指臣為民者對文則臣民異稱散文則臣亦民也教行自上言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臣而民在其中言民而臣在其中矣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

惟辜

喪行並去聲○此承上文惟祀茲酒而原天命以申言之也肇始元大也我民通謂臣民也言天始令民作酒為大祭祀

而已而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則不知酒為祀起而亂于酒之害也酒之禍福自人而以為天降命降威者禍亂之興衰是亦天也箕子言紂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是也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云喪邦則臣民不足言矣

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此又以文王誥教小子者申之也小子血

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又專誥教之上小子有正有事謂庶國臣之小子下越庶國謂庶國民之小子或言小子或言庶國互文也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彝常也無常于酒其飲惟于祀亦互文而皆以德將之無至于醉則誥成人之德將無醉不待言矣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



德小子惟一

此承上而推言其心也我民亦通謂臣民也述稟也土物對異物而言也臧善也言文王誥教小子如此

惟曰我民訓誥其子孫當惟土物是愛厥心一歸于善而為子孫者聰聽其祖考之常訓亦不以謹酒為小德而小德大德惟一視之可也此以上歷引文王之教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臣民蓋以自發其教之意與

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

致用酒

長上聲賈音古養去聲○此以下武王自明教之之意而此先言教其民也嗣者繼續無怠之意純者誠一無間之

貌肇敏服事也洗致潔腆致厚也承土言文王之教臣民如此爾妹上之民當嗣續肢體純修農功以勤事其父兄或肇牽車牛遠事行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而因父母以餽其餘也或言考長又或言父母亦互文庶士有

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

君猶言嚴君不惟曰者大言也言爾大能養老如事嚴君爾乃自

飲食醉飽則我不惟曰爾能常自觀省作為悉稽乎中德也介猶副也逸宴樂也若順也又言爾尚能進饋祀爾乃自副用宴樂則

此乃言為王之治事臣此亦惟天之順元德而永不忘我王家也羞耆乃飲則為中德者修身必事親也饋祀用逸則為臣者事君如交神也然是篇本欲禁其飲而述觀上下文父母慶則可飲

酒克羞耆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初不盡禁其飲者何也是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孝養羞耆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也哉此聖人之教之至也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又特稱王曰而呼封以結之也棗輔徂及也言我西土之輔臣

及邦君御事小子皆用文王教以徧德而興邦也結言○王曰封文王之教其大如此又因以起殷先王之教之意也

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

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



飲相去聲。○此以下因周溯商，又特稱王曰呼封以發之。而此首以商先王與其大臣之德將者告之也。殷先哲王謂湯也。迪行也。言成湯無行不畏，凡天命之昭著，民生之細微，無弗畏也。故以處已則經其德而不變，以用人則秉其哲而不惑，自成湯之垂統如此。咸至于帝乙，雖世代不同，而皆成就其君德，敬畏其輔相，彼當時御事之臣皆盡忠輔翼，責難為恭，雖自暇自逸，且不敢也。况曰其敢。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尚飲乎。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汨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此又以商內外羣臣之德將者告之也。言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之諸侯，與其牧若伯之長，在內服則有

百僚之眾庶尹之正，惟亞之貳，惟服之卑。宗工之尊，與夫百官著姓，退休里居之老，亦皆罔敢沈湎于酒，不惟有所畏而不敢，亦有所勉而不暇。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丕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不怠也。助德顯承上文成王而言，助祗辟承上文裴恭而言。尹人呂氏謂百官諸侯之長，指上文御事而言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

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

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喪並去聲。盡乞方反。○此又以商後王之亂于酒者告之也。後嗣王受也。命猶令也。祗猶但也。或曰敬也。越于也。易變也。言紂沉酣其身，政令罔著于下，但作惡修怨，守而不變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逸也。喪威儀，史記所謂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也。盡痛也。言紂大惟淫蕩，非法用燕佚而喪其威儀，民罔不痛而傷心。悼國之將亡也。息止。逸肆也。又言下民痛心而受方且荒崇于酒，毫不自息，其逸厥心，恣行戾很，雖罪且殺身而不畏禍至滅國而不憂也。惟思登升庶眾也。又言帝鑒在上，初無明德之馨香以格于天，民怨在下，大惟羣酗之腥穢以聞于上也。逸即乃逸之逸，辜即辜在商邑之辜也。總承上而言。凡紂之罪惡如此，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惟其縱逸為之。此豈天之為虐哉。亦人自速其辜耳。君亦稱民者，猶言先民君臣之通稱也。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



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

此承上言當監殷民以為戒又特稱王曰而呼封告之也若茲

通指上文自湯及紂之屬撫安也言我不惟由周溯殷如此其多誥也古人謂人無但于水監視而見其妍醜當于民監視而見其得失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予惟曰汝劼茲殷獻臣侯可不以殷為大監戒以撫于斯時乎

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丘八反圻畿同父

甫同辟音璧○此又承上文戒殷臣以及其臣而歸本于君身也劼用力也友謂王所友事謂王所事疇謂王所匹也若疇之若猶汝也若保之若猶順也主封圻故名圻父政官司馬也主農昨故名農父教官司徒也主空地故名宏父事官司空也諸侯之三卿謂之父者尊之也言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謹酒也况汝之所友如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大史如掌八柄之法之內史及其賢臣百僚大臣之屬可不謹于酒乎况汝之所事如坐而論道服休之臣起而作事服采之臣可不謹于酒乎况爾之所疇如迫逐違命之圻父順保生靈之農父制定經界之臣可不謹于酒乎况爾之所友如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大史如掌八戒諸臣自遠而近自卑而尊而歸本于國君之身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况徒恣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于酒德也哉

周書 酒誥

卷四

三

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迪導也言也享猶上享下之享又言殷紂導迪

為慝之諸臣百工雖洎于酒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為教之也能不忘乎教訓則上明享之矣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承有斯明享而言也言用

教之諸臣百工固明享而勿殺之矣若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能復恤于汝于是弗潔汝之所為而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







臣寬宥而君倡之也。罔厲殺自獄未成之始而言宥自獄既成之後而言。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

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田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曷以引養引恬監平聲下同屬音燭○此原古王啓監垂命之意亦上文之意也諸侯各監一邦即邦君別名也敬猶矜也屬猶完也效猶教也王

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合皆由是而容蓄之也然則王居諸侯百

官之上其垂法邦君及御事者厥命何以然哉亦惟欲引斯民于

節以故章段胥失而吳氏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

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

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墀辟僻同墍音戲獲屋郭反○此備申上文啓監垂命之意以起下文

今日啓監圖治之意也稽治也敷菑者廣去草棘也陳列也以次

蓋惟曰王者既倡之于上邦君則率之于下如敷菑以除穢惡垣

以固基址樸斲以立制度固蓋古王啓監其所望于邦君之贊

治者如此故下文以今王惟曰緊相承應而舊誤以節首二句合

上爲節則古王今王既不相對即上下兩惟曰亦不相應而于是

遂疑其錯簡矣蓋亦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

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先王謂文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

庶邦享以禮言作兄弟以心言兄弟友愛之詞方來謂四方以時

來也后後王也式用也集和輯也承上言古王命監之意如此今

王亦惟曰我先王既勤用明德而懷來綏輯于上諸侯亦盡用明

德而朝貢趨附于下我後王必輯庶邦之意雖未言厥亂皇天既

爲民而所言用明德者繁而不殺其心已藹然于言外矣皇天既

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

王受命先去聲○越及也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子愛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謂

迷惑染惡之民懌也此又言先

司書梓材



王承上天土地人民之寄以貽後人而今所以法祖為治之意也

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詞承上言王法祖為民之意如此則今為監將如何哉亦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

子孫孫永保民可也而可不思輔王以保之乎按本節已若茲句

監惟曰句監即上王啓監及監罔攸辟之監而監惟曰亦與上兩

惟曰句相應蓋脈絡之通貫如此而蔡傳因吳氏錯簡之說乃讀

已若茲監為句謂與無逸嗣王其監于茲皆為監視之監而為臣

下告君之詞也經意果然乎不耶且又謂編書者見已若茲監句

與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文相類因妄合為一篇而孔氏

遂依阿其說也編書者果然乎否耶夫孔氏雖未暢經義而簡冊

之舊尚存若吳氏未加深體汰亂原文而蔡傳從之則不但傳義

廢而經義亦廢矣夫經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冠于惟曰

若稽田節之上則下節所謂今王惟曰者乃對古王而言上下文

意相足初無自稱之嫌也自先王既勤至不享言啓監之意而治

民在其中自皇天既付至受命言治民之意而命監亦在其中而

末節總承其意結言之則又以臣達王惟邦君之意而邦君所

以撫治其臣民者意亦彌切可知矣况監罔攸辟與監惟曰兩監

字既皆連下為句而已若茲句與自古王若茲亦遙相應又如之

則釋為監視之監也愚不敢崇傳而廢經故謹正之如左

即讀之蔡傳尊經之意思亦不以同異為嫌也學者詳之



蔡沈原註姜兆錫參義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則宅洛者武王之志成王繼之周公成之而召公先經理之也洛邑既成成王始親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告王史錄為篇其書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興廢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之本以疾敬德為誠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大臣為國家長計遠慮如此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

相宅越若來

先相並去聲○月之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謂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豐越若語詞言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

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朏尾反戊音茂○朏月始出也蓋朔後三日明生之名越三日則五日也言召公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



廟郊社朝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

位成三月之五日越王日為七日又越五日為十一日庶殷殷之

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

新邑營若猶及也翼日十二日也達徧也周越三日丁巳用牲于

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豕一越三日十四日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越七日二十一日也按洛誥三月哉生魄

十一日者蓋十六日經始之而二十一日則朝用書而命之也書

意也邦伯謂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公以書命邦伯

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

殷越自乃御事復扶又反錫與旅陳也幣陳于王及公者敬王

宗周召公取諸侯禮幣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陳幣之意而

下勤恤欲王誠民以受天永命之意篇末所以諄諄致意者以此

其始終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曷其句絕此下皆

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言商王紂嗣天位為元子而受茲大國

國帝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

王將何以處此哉奈之何而不敬乎故終嘆息以致其意也夫人

一循乎理好惡取舍不違乎天故與天同德而能受茲明命也人

召詔

卷五



君正位凝命其孰要于此哉伊尹言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

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

抱搆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

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服猶詩臣服于周之服夫匹夫也言天既遠絕大邦殷之命故此殷先哲王其精爽

在天與其子孫臣庶皆不能違天而茲服厥命也此豈有他哉商紂受命為元子其終乃致明德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惟

知保抱搆持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天亦哀此下民故眷命用歸于勉德者耳命之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繼

德乎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相去聲○本節多未詳舊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殷天迪格保說迪道面向稽考格正也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若亦順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

文義殊支而從子保是說啓其下面稽天若又倒轉說禹理更未足或曰從讀去聲猶正從之從商均為舜子而禹若舜從子然所謂傳賢猶傳子也

一則天迪其格夏而保之視舊說義較簡明而上下亦各無隔碍似宜從之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

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壽者老臣也王幼冲嗣位恐其疎遠老臣故首

以無遺戒之曰者稱老臣之詞稽亦考也言老成之臣稱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稱其能稽謀自天乎稽古人之德則

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理無不窮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誠音咸若音巖○誠和也後緩也若險也嘆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厥

任亦大矣其大能誠和小民則休美自今而所謂無疆惟休者可也小民雖微而可畏王惟不敢緩于敬德而用以顧畏于民之

巽險可乎此又恐王幼冲嗣位輕忽其民故以能誠勉之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

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

周書 召誥

卷五

三



今休

土中謂洛邑為天地之中也服行也稱旦者君前臣名也上神下示也承上言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以誠民之道自服

行于土中且固言作此大邑自是以對越上天饗答神示自是以可以宅中圖治王能撫天之成命以治生民則庶幾休美自今而

用以即無疆之休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會貢賦道

里均焉故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曰其邁

謂之土中避○比親介倚也邁進也又承上言治人當首化乎臣王先服殷

之御事以親倚我周之御事使其相觀為善節性防淫與日俱進則臣化而下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也又承上言化臣必首謹乎民從之矣

身王能以敬為所凡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不敬則身修而臣下從之矣上言節性此言敬德者欲勝義則凶怠勝敬則滅人心

本危而當使之安也義勝欲則從敬勝怠則吉道心本微而當使之著也雖一時進戒之辭而古今聖賢之道有若合符者人主其

可忽乎于民曰節性于王曰敬德者義互相足特君臣之體別耳猶周禮臣民稱疾醫王稱食醫之意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之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此與前相古先民節相表裏但前止言天命之忽墜而此直指其

不敬德以實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承上言今王繼受天命亦惟此夏商之敬德永命者繼其功焉可矣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也而可不謹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

我初服宅新邑嘆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于初生習為善則善矣是自貽其哲命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

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行教化宅此新邑耳若初行新政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哲對

愚而言歷年對不延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故肆而言不言者省文也

今也承上言天命之卜于初服如此故王當急于敬德惟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此言以德格天也其惟王勿以

周書 召誥

卷五

四



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淫過乂治若順也承上言疾于敬德則當緩于

用刑王其勿以小民過用非法而亦敢于殄戮以治之則其惟王君以德治民民自順從于下而有功矣此言以德孚民也

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之言首也刑猶法也用與上文王其德之用

同義言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而王德益以顯矣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分顯

上下謂王以下牧伯及諸臣也其者憂勤共惕之詞丕大若如也式勿替

猶言丕若皆言如其永命也讎民謂殷之叛亂民百君子謂其御

事庶士友民謂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勿失受者受而無拒威

命明德謂德之威明也末終也言上下期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而

拜稽曰我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德之威明而終有成命也

如此則不特民能川德而君德顯且君能永命而君德益顯矣蘇

氏曰君臣一心勸民無幾王殿輪權畔卿長諷而德我民為天

有光一言以德孚民即以德格天而于王彌光文義甚明舊不明

此乃以拜手以下合我非敢勤以

下為一節其解全誤急宜正之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

祈天永命上稱予小臣者人臣對君之辭此稱我者對周公以進

于君之辭言基命在王我敢以此為勤哉惟恭奉幣帛

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之所當供而祈天之實

則王之所自盡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臣子奉幣以助祭而

前文取幣入錫以旅王者此也學者通玩始終而識其意焉則得矣

洛誥洛邑既定周公告卜于王史錄為篇又并記王及周公

商治洛邑及公留治本末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

凡三段首段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詞王

拜手稽首以下則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詞此一段營洛以前

事也次段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王以宅洛公明保予以

洛誥

卷五

五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辟音璧下同○此下三節周公三

授使者告卜之辭也不係以時日者已詳召誥且見于使命中也

拜手稽首者周公遣使之禮也復者復命于王也明辟即下文所

謂作民明辟也王命公往營成周公得吉復命而因告以宅中圖

治作民明辟之道周禮所謂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民極意正如此止稱明辟者蓋約詞與○蔡傳曰謂成王為子者

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

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成王為辟至是反

政成王故曰復于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

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

公以冢宰總百官而已王莽居攝遂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

不可以不藉蘇氏曰此上有脫簡今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

洪大誥治凡四十八字當在此篇之首愚按康誥惟三月以下四

十八字若在此篇之首則篇中乃復王之交全非誥治之義今以

召誥篇推之召誥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達觀于新邑營因有此

首三節以圖告卜之文其三月哉生魄乃十六日己未周公既以

民大和會見士于周因有洪大誥治之交蓋當另為一篇而其文

亦既逸矣若斷其為此篇之文則其次當在拜手稽首誥言之下

之如此學者詳之王如明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

相去聲○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

言建邦宅土乃基命于天而定之也今王以幼冲如不敢及知而

以命之于臣予不敢辭乃繼大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

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

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

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

及獻卜灋音塵佯補耕反○乙卯即召誥之乙卯洛師猶言京師

也河朔黎水謂河北黎水交流之內此始卜不食而乃改

卜也澗水東灋水西王城也朝會諸侯之地灋水東下都也遷徙

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灋之間下都在灋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

兩言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佯使也

使人執洛邑之地圖而獻卜吉之兆辭也以召誥推之蓋召公于

三月之五日卜吉而經營之而周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

公于十二日審觀而圖獻之也

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



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相去聲。此王授使者復公之

辭也。王拜手稽首者，尊周公而答其禮也。匹配也。視示也。正而固曰貞。保守之意也。言公敬天休命，相宅卜洛，以配休命于無窮。今示予吉卜，我二人當共保守之。自此以往，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休命，將自此始矣。予敬拜手稽首謝公之誨言也。○周公

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周公作洛既畢而歸復將從王往洛而通告以宅洛為

治之事也。稱舉殷盛也。秩序也。文謂祀典之文也。周公言王今宅中圖治當首舉盛禮祀于洛邑。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以告于天地羣神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殷禮大饗百神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兩陽時若大役用成，報神賜也。自今伊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濶于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祲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卿大夫，下逮庖翟之賤，亦皆有孚顓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予齊百工。此宜周公以為首務，而下文率下圖治，胥本諸此也。

惟曰庶有事

周指洛而言。所謂成周也。承上言祀

已他無言也。蓋自明其命告百工之意，不過如此。以起下王命實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宗尊也。元

猶首也。功臣皆祭于大烝，而計其功之最尊者為之冠也。篤厚弼也。又承上言予之命百工如此矣。王將何命哉。今王即命曰：任事有功，當以功作元祀。其視予之告百工者，明以切矣。而命之之時，亦惟命曰：汝受此命，當益厚輔王室而已。其功尚未可定也。蓋王命百工之意，亦不過如此。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丕大視，又以起下王當省功之實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省也。功載，記功之載籍也。承上言予之告工與王之命工如此，而其要則在于王之省功耳。省功而公，則百工胥奮省功而私，則百工胥怠。是乃汝悉自教工，而非予命之所必，并非徒王命之所能為也。蓋天命天討，一至于王。周禮大宰以八法詔王，馭羣臣，意正如此。學者通上二節觀之，則得其義矣。舊說文：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

孺子指王也。朋比也。無毋通。禁止詞。又承上言省功之在王如

此則功賞之用。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若少有所徇，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



撲滅矣此言徇私蔽公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之害王所當豫禁也

倂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若順彝常倂使嚮吉也又承上言徇私之

害如此王將何如哉苟于所順之常道及所撫之國事一視于予

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

于後世矣此言率下圖治之美王所當力行也

惟終惟終者對始而言言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又

稱公曰而稱已以發之者此承上起下之詞此以上叙百工

理庶務之事而以下則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御諸侯撫萬民之道也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言御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言貢享者羣侯之所以奉上而享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以享不在幣而在禮幣

有餘而禮不足即所謂不享也惟羣侯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皆謂上不必誠于享而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者肯失矣是惟事其

僭侮而胥為叛亂也人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裴民韓汝乃是

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農莫郎反父音甫此言撫萬民也

乃猶汝也汝乃之乃猶若也頒布也裴輔彝常覆勉也正父猶言

先正謂武王也彼謂洛邑戾至也言德化者庶民之所以應上予

心所汲汲不暇者惟在教汝于輔民常性之道汝當勉布予之心

以聽予之所教若汝于是暇而不勉則民彝泯亂非所以長久之

道矣汝亦如予篤叙正父之道厚而不忘秩而不紊則人雖欲廢

棄汝命其敢乎汝尚敬往以治洛都我將退休以明農事但能于

彼和裕其民民將無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以下成王因周公明農之意而留之也明顯

明之也保佑保之也

卷五

八



不載使恩可答于臣庶禮可告于神明亦明保予之事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

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毳祀

旁作猶言肆達指上下四方為言也

穆穆深遠也迓迓也毳祀謂敬祀也總承上言公之稱德以保予

如此此惟公之德著于上下布于四方通達深遠以迓治平而不

迷失文武所勤之至教也予冲子于此夫何為哉惟早夜之間敬

以禱祀公而已王因周公有退休之志而極稱其德如此其留之

之意蓋已見于不言之表矣

王曰公功棗迪篤罔不若時

迪道也時是也言公之德所以輔道我者

至矣常常如是未可以明農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

也此乃畧示以留之之意也

後此王將歸而明示留公治洛之事也

周鎬京也洛邑之作周公

本欲成王宅中圖治而王意未欲舍其故都故于洛邑舉祀發

政之餘自言欲退就君位于周而留公在後以治夫洛也謂之後

者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或乃誤謂王將封伯禽以為魯後也則

今考費誓東郊不開實在周公東征之時是伯禽就國蓋已久矣

且下文云惟告周公其後味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

禽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迪道也宗禮即功

功宗之禮亦未能救定公功也此美其已往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

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將大也士師工猶言百工士以分言師以道言工以職言也四輔言

四方皆為保障也言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庶

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功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

諸此此勉其將來也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

輔則命周公留後治洛而非命伯禽為魯後又明矣

王曰公定

予往矣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

方其世享

斁音亦○定止將奉也王言公宜止洛予今往鎬京矣公之功方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是宜鎮撫洛邑也而

可求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而公亦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則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矣

周書

洛誥

九

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以留洛也來者留洛邑也承猶紹也責難于君

謂之恭承上誕保文武受民而言王命予留洛承保文祖民而越

光于武王今惟弘朕恭以大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

其責難之義而不忘我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

其責難之義而不忘我王也



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相去聲辟

音璧○惇厚典法獻賢也恭即指守法尊獻而言臣敬王王敬臣其恭一也言王雖歸周必當時來相宅以大厚其典章黎獻使其治足為四方之新主而守法尊獻之恭有以信今而傳後也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休而巍巍乎惟王其有成功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

之成王也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承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

子者有德之稱多子謂諸卿大夫也師眾也孚之言信恭以禮下信以事上也考成

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子者親之也刑儀單殫也又自言我以眾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之成功以答天下之眾倡羣臣之孚如此庶成我明子之刑而殫文祖之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伾來恣殷乃命寧予以秬

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秬音巨卣音酉禋音因○此下四節乃留洛以後之事當在下十有

二月之後而節首亦合有周公曰三字蓋多脫文矣伾使恣戒寧安也秬黑黍一桴二米也鬯酒名卣中尊也曰明禋以下王命使安公之辭明潔禋敬也即謂秬鬯也休之言美享獻也公言王歸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于裸今使人戒勅庶殷而以鬯卣寧公命之為明禋休享何也事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薦之敬之至也予不敢宿

則禋于文王武王

禋祭名也公自言承王使命不敢受此禮而急為祭告于文武也君以禮接下臣以禮事上王

重公而公不以毫末加于心忠敬之至非聖人其孰能之

惠篤叙無有遺自疾萬年厭于乃德

殷乃引考

遺音婦厭饜同○此祭之祝辭也惠順也篤叙猶篤叙乃正父也公言願王順以篤叙文武之道無罹疾害子

孫萬年皆厭飽乃德而殷人亦永壽考也謂教條次序也觀猶法也朕子猶言朕昭子也公既祝王叙先烈以蒙福又言王能導使殷人殷人乃承叙萬年永法王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留治洛而其使殷民永觀而懷之者實繫于君德矣亦責難之意也

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

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為十二月之日見下文烝冬祭名歲



者歲舉之祭也。騂赤色也。宗廟禮用太牢，牛羊豕備用，特牛者舉盛禮也。逸，史逸也。史逸為祝冊以告神，惟告周公留後，他不及也。王賓謂賓恪之屬，明不止諸侯也。殺謂殺牲禋，謂禋祭格望也。王賓咸至，助王祭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裸灌也。以圭瓚酌，樽鬯灌地以降神也。凡此皆以周公留後重其禮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言命後，史逸作冊以誥之，為其年十二月之日也。○註曰：王在薪邑，十二月戊辰晦也。明月為夏正之仲冬，故烝祭。疏曰：知戊辰是十二月晦日者，此歲入戊辰部五十六年，今三月云丙午朔，以算術計之。二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巳亥朔，大故知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周正十二月為建亥之月。故明曰：即夏正仲冬建子之月，行烝祭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命惟七年。言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云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于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商民遷洛，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之。遠鑒三監之叛，于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遷。此事臣我宗多遜者，述殷民之始遷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不言遷民，惟周公留洛于洛，乃曰：伴來茲，殷又曰：王伴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洛，故其言如此。蔡傳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之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誥命與之，更始焉耳。此多士所由作也。由是而推，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之民與不然，受都今衛州也。去西京洛邑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讐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則謬矣。吾故以為非孔子作也。○此篇凡五段，前三段每段各以王曰起之，後二段每段兩以王曰起之，說見各段。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初者，成王留公治洛，至是公始治其事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

司書 多士

卷五

二



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喪去聲。○此王

若曰以下首言商廢周興之原。而以天命民情發之也。弗弔連曼天為句。與詩弗弔昊天同義。謂弗見弔恤于曼天也。以弗弔為句者。非言曼天大降喪亡之灾于殷。我有周受天眷命。奉將天威。肆申致王罰。勅正殷命。以告終于上帝也。此見君之不能違天也。

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彌我。我其敢求位。弋取。畀與。固保。彌輔也。言我以致罰于殷王之故。及爾多士。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乎。惟天不與殷故也。天道保治不保亂。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故輔我周之治。而天惟帝不畀。惟位不容辭也。我敢妄求此位乎。此承上文而推之也。

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秉持也。為猶事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與泰誓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同意。此因見天之不能違民也。我聞曰上帝引逸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

一嚮也。時夏猶詩之時夏。謂中夏也。庸用。甸治也。言上帝引人以安。苟人心得其安。則上帝引之。而桀喪其良心。自不適于安也。然帝猶未遽絕也。惟降格災異。示意嚮于時夏。而桀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矯辭欺天。于是天罔念聞。廢其大命而降。致其罰矣。即仲虺所謂帝用不臧也。乃命成湯。革夏。以俊民分布遠邇。而甸治區畫之。又所謂式商受命也。此夏商廢興之故。而周公反覆以為言者。蓋夏亡即殷之亡。湯興即武之興。商民觀是其亦可以省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恤者勤敬之意。配天其澤。謂德澤如天也。言自湯以下。罔勿修德。敬祀亦惟天建立。保治于殷。而凡殷先王亦無敢墮失帝命。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後嗣王。紂也。言紂大

不明于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于家者乎。是以大肆淫泆。無復顧念上天之顯道。與生民之敬德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



辭于罰喪去聲。○大喪謂國亡身戮也。言天不保而降茲大喪，非天之故為不界也。天不建明德，惟天不界，以其不賜厥德也。凡四方小大邦之喪亡，其致罰罔有無辭者，况紂罪貫盈而奉辭伐之者乎。○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

我周王不靈，承帝事有命，曰：割股告勅于帝。又稱王若曰者，申言商廢周興之意，而因

以引不止于正者，曉之也。靈，善也。割，正也。言我周王大善承帝天之所為，帝有命，割股則不得不戡定勅正，以告于帝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畧，又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不貳適，詩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是也。王家，我適，詩上帝既命，侯于爾服是也。言割股非私，惟我一于從帝而無貳適耳。則爾王家容能

不我適乎。周不貳于帝，殷自不能貳于周。蓋昭示以定命之當遵，而潛惕夫逆萌之難肆也。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所以事天也。豈特割股之事為然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

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其曰猶念也。洪，大度法也。動，變也。猶遷也。自爾邑，猶言造攻自鳴條也。肆，洩也。大戾，謂紂亡而武庚又戮也。承上言我之承上帝如此，今我之遷動于

不正故遷汝以正之耳。豈有他哉。○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

無我怨。又稱王曰者，復申廢興之意，而以率矜爾者，曉之也。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也。西，謂洛在商之西也。奉，持也。王復呼多士而言，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之秉德好為震動，是惟天命不可違，我不敢緩耳。爾無我怨也。上但言我不爾動，此乃言非我奉德不康寧，上但言其無度不正，此又言其無我怨，則聖王省躬，輯下之隱，已藹然見于言表矣。惟爾知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又言殷之先世有册書典籍，皆知殷改夏命也。爾何獨疑于今乎。蓋

即其舊聞以曉之也。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

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迪，啓也。天邑，猶言水邑也。肆，故也。言殷革夏命，惟爾具知，而爾復責周

口夏殷革命，凡夏之士，啓拔在庭，有服列于百僚者，今周于商士何未有也。則爾蓋未揆之于德也。予一人惟德是聽，用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以簡厥德。今之遷洛，予惟循商之故事，以矜恤爾，莫



爾之改德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而實天命有德之理也公因頑民滅德故又即其意而告之如此○王曰多士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

臣我宗多遜此必三反○稱王曰者此溯昔而言以明移爾之意也降命未詳舊謂降猶今法降等之降汝四國之民

罪皆應死我大降有爾命而生之也或謂降命猶下令也與下節

時命有申相對多方篇兩言大降爾命一言觀忱我命又一言祇

告爾命義尤可見舊說非也言我昔來自奄大降爾命乃明致天

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多遜之德其罰固已輕矣今

乃猶有怨望乎詳此章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

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又稱王曰者此指今而言以申矜爾之意也申重也自奄為初命此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申

明此命今我所以營邑于洛者惟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

惟爾等來服奔走臣我多遜當有以處之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

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辭

也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寧止保也

寧安詳事止居也言爾乃庶幾有爾田庶幾安爾事安爾爾克敬

居也詳此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久矣爾克敬

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畀矜猶言佑憫也承上言敬而循理乃天之所畀矜而保土

寧事之本也不敬則豈但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

保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

從爾徙宅者安定之謂繼者承續之謂年豐年也一云壽也從自也言爾樂業安居則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自亡國

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王曰闕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又連

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王曰闕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稱王

曰又曰以結之也王曰之下有闕文以多与篇末王曰又曰推之

可見或曰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當

在此蓋錯簡也今以義考之其說正與多方篇末王曰我不惟多

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二段文

體相似而與本篇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文脈亦正相足且多方篇

去此二句其上下文脈亦較相承其說蓋無疑也時是也或言者



非一之辭指篇中凡所言也承上文又結言予非多為此語是我乃歷言爾之所居止而已以終曉之也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人君皆以勤興以逸廢而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訓之亦

謂體也始稱商王者時之近也繼稱先王者王之親也上自天命之廢興下及民情之向背精微之旨切近之規無不其備豈獨成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王之龜鑑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是篇凡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咨嗟咏嘆其意

深遠而篇中凡分五段首段周公曰以下總發無逸之義而次段歷叙商周先王無逸之實以戒嗣王凡以三周公曰發之

又次段周公曰以下申發無逸之義而次段又總申商周先王無逸之要以示嗣王復以一周公曰發之末段周公曰

二句則總結之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

依此首發無逸之義也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若稍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者知以勤為逸也則知小人之依者知所依以為生者也農之起于后稷公發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

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

之人無聞知相去聲○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諺

乃生于豢養不知艱難乃逸之義始則習于里巷鄙語既則誕妄

無所不至不然則且誦侮其父母曰古昔之人愚蠢無知徒自苦

而不能逸也昔劉裕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

非周公之訓安知不以○周公曰嗚呼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又稱

曰者前總發無逸之義此乃歷數商先王無逸之實也中宗大戊

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皆敬也天命即天理也荒者惰于事寧者逸于心也中宗以敬居心以理檢身至其治民亦敬懼不敢怠安無逸之實如此故能享國永年也其在

周書 無逸

卷五

五



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作事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也海宇安樂而教化蔚然謂之嘉靖若但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猶不可也乃雍者和之發于身嘉靖者和之達于政無怨者之和著于民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享國永年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

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

三十有三年

祖甲高宗子也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註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也漢孔氏見國語有帝甲之亂七世而殞之文謂其稱帝甲乃祖甲也意必非周公之所稱矣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蒸乃不義文相似遂謬指此祖甲者為大甲然詳此舊為小人作與上爰暨小人作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指微賤而言非儉小之人也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祖甲為大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大甲小甲沃甲陽甲祖甲也不應以大甲而亦

不侮鰥寡皆其無逸之實故亦享國永年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

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

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樂音洛○立嗣位也過樂謂之耽通言自三宗之後凡即君位者生于逸豫不悉民艱惟耽樂是從喪身亡祚遠不過十年近止三四年蓋逸樂愈甚則年壽愈促也凡人莫不樂壽而惡天此篇專以享年永承不承為言始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與周公曰嗚呼厥

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又稱周公曰者由商先王而復推而先約言太王王季者述世德也抑畏乃無逸之實也將詳言文王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抑畏之心發之耳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

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甲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舉此則其薄于飲食宮室可知矣康功謂安民之功田功謂養民之功徽懿皆美也柔謂之徽則柔而非懦恭謂之懿則恭而不辱也惠澤也鮮猶生也鰥寡

無逸

卷五

三



生意已絕加以惠而樂其生矣故云惠鮮也。是日朕也。言文王外物之奉所性不存。惟一以安養斯民為事。而其德又和易近人。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解之。凡自朝而日中而日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服者。豈好為勞苦哉。誠欲以成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立政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一若無所事事者。而此乃言其勤勞如此。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可見文王之勤勞。惟心在于民。總綱挈要。而非若後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亦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盤者盤旋不已之象。言文王遊田有制。不敢恣

耽樂。是從則上不滯費。下無過取。而克遵正數之常。供也。文王未為天子。而庶邦供之者。西伯統領庶邦。皆有常供。唐時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貢。方伯舊矣。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猶言中

年。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故約言中身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永年如商先王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

萬民惟正之供

又稱周公曰者。承上言先王無逸之實。而以戒勸觀逸。以大而包小。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

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樂音洛。○皇。違通訓法。若順也。則亦法也。愆之言過。猶逸也。承上言嗣王取法文王。毋自

寬假曰。今日始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似未甚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一時在位之人。皆將大法。其過逸之行矣。是猶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而人皆化之也。而可若此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

訓告胥保惠胥教訓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譸張流反。○又稱周公曰者。承前總發無逸之

義而申之也。胥。相也。訓告。以未事言。保惠。以將事言。教訓。以已事言。譸。誑。張。誕也。幻。幻之言。變也。民。通謂臣民。猶下文人。乃或譸張為幻也。又言古人德業雖盛。其臣猶相與訓誡。告諭以防之。相與保養。將順以引之。又相與教正。規誨以成之。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通而無蔽。好惡取予。明而不悖。而當時之民。人無或敢譸誕為幻。變名易實。以亂觀聽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

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



祝詛莊助反祝音咒○乃訓猶攸訓之訓刑法也違拂也言嗣王  
 于上文所訓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變  
 亂先王之正法至于無小無大之民莫不皆然上文所謂民胥或  
 譸張為幻也若其不變亂而譸張者則其心之懷怨或口之肆詛  
 也蓋亦不免矣按否則以下指良民而言蓋先王之法甚便于謹  
 厚之民甚不便于縱侈之君若臣如省刑罰以重民命而暴虐  
 吏必變亂之薄賦斂以厚民生而貪主汗吏必變亂之厥心違怨  
 者怨之蓄于中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民心口交怨其上而國  
 不危者鮮矣此節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反覆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

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又稱周公曰者承前溯商周先

迪蹈哲智也言人主知小人之依或忽之而不能蹈者多矣惟中  
 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智故能所其無逸也周公以迪哲稱之  
 其于知非艱行惟艱之義蓋發之切以至矣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罵皇大也厥愆謂民之

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反諸其身雖其人怨詈  
 之情之有違惟力省君德之未至其于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此所以  
 非含怒不發者之所可比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  
 而周公為能原其心也

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大叢聚也又言嗣王于上文所言而不

詈汝汝則聽信之如是則于君之為道不能省忿心之所存不能  
 寬容以無實之言肆羅織之法虐無罪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  
 同而同于怨是不皆叢于人君之一身哉此篇以知小人之依為  
 綱領而此章申言既知民依則當蹈其知之實三宗文王能蹈其  
 所知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一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于  
 萬物一于長育而已夫豈有私怒于其間哉蓋天地以萬物為心  
 人君以萬民為心以萬民為心者當以民之怨汝詈汝為已責不  
 當以民之怨汝詈汝為已怒以為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已  
 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篇終又稱周公  
 危矣吁可不戒哉  
 以通結上文之義也○此篇凡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  
 意然後及其所言至此則嗟嘆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

周書無逸

卷五

七



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成王得無深警于此哉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語為篇亦誥體也

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此篇之作諸說不一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故周公作此論之也唐孔氏則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臣位為嫌也葛氏又謂召公于爵位先後不免介意也蘇氏更謂召公欲周公告老而歸也然按本篇乃召公自欲避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詳味其義可見諸說蓋多為亭文所誤也○此篇凡五段首推祖烈天命以已意留之次援商臣故事以留之次又援周先臣故事以留之次又稱召公素望以共事留之而未則總結之也其間或一稱公曰為一段或連稱公曰為一段文煩而不殺意彌切矣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

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喪去聲○此周公溯殷訖周推言祖烈天命相關之重以留召公

而我周既受之矣我敢知曰其基業且信于休祥乎而如天輔我之誠則我又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乎留召公而首及此者蓋念天命之吉凶決于賢臣之去留以深致懇切危懼之意也言天之輔忱而臣之輔忱在其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

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時我之我君奭自我也越及也猶後予惟用閔于天越民之意也尤怨違背也

上下謂天越民也周公嘆息言君已嘗曰是誠在我此因君之自任矣我亦不敢苟安天命不永遠以念天威也况民之怨背與否又實惟在人乎今在我後嗣子孫恐大不能敬天勤民以天命不

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易去聲謀時壬反○謀信也經歷任

重致遠之意恭即克恭上下之恭承上言命不易保天難謀信此無異故乃人自墜天命不能經歷以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此但言帝命祖烈交責之重而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冲子

小子謙辭施者延被之意對前過佚而言也言在今我小子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

之德使益施及于冲子而已此及下節公自明帝命祖烈自任之重而召公之不容諉益見矣又曰天不可信我

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猶言且以也道猶迪也言我既迪王以法祖矣

又以天不可信我迪惟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舍文王以來所受之命也上言繼祖烈此言承帝命祖烈繼則天命承矣無二道也故即二者相關之重○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反復以致其留之之意

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

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此

湖殷臣輔主以隱示留之意故又呼奭言之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蓋二人而同名也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

解天或稱帝殆互文也巫咸言又王家者其治功在王室而亞于

二臣也巫賢甘盤無指言蓋又次于巫咸與率皆也禮謂祀禮也陟升也言六臣皆循此道有功陳列于朝以保又有殷故殷先王

以德升配于天而享國長久也蘇氏曰殷有賢聖之君七而此止言五且其臣在武丁時乃不言傳說亦約辭也呂氏曰此序商六

臣之烈蓋勉召公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匹休于前人也

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

辟音璧○佑助也實謂國有人也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百姓通謂百官著姓

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王人謂旅下士小臣謂侍臣屏侯甸謂諸侯也稱舉也亦秉也事謂征伐會同之類承上言六臣輔君致治如此天惟佑命有商純

一不雜則國有仁賢而不患空虛其時凡百官著姓與夫王人下士各秉持其德明致其憂而其侍衛小臣及藩屏侯甸亦皆奔走

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卜著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公曰君奭天壽平格

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推殷賢王所以盛下及其所以亡以明致留之之意故又呼與  
 言之天壽指上文多歷年所而言平格指六臣而言坦易無私之  
 謂平通徹無間之謂格下有殷謂紂也滅威謂威靈滅絕也固猶  
 定也凝也言天于國祚初無私壽惟能平易以相通格者則壽之  
 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又有殷多歷年所而殷紂  
 亦嗣天位乃驟滅絕其威靈天之不克私壽亦可見矣今君永念  
 于此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  
 明著于我新造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

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復溯周先諸臣之輔主以致其留之意故又歷呼言之申重勸

勉也對下文文王而言也言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  
 集大命于其身以見命惟武王終成之而實文王始貽之也此起  
 下文之  
 意也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

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尙庶幾也修治和熒也號叔文王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

亦惟有若號叔等五臣之輔之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  
 咸和萬民即文  
 又曰無能往來茲由彝攸文王德降于國人

五臣若無五臣能為往來奔走迪此常教則文王雖聖恐無德降  
 及于國人也蓋有是君有是臣非聖君無與王治非賢臣無與輔  
 治有君無臣則德不足以疑命又何以貽我後人乎故下文因正  
 言之按此節又曰二字似贅或曰又猶通言賢如五人而其心猶  
 曰無能迪教而王德無由降也此即所謂秉德之實而下文以亦  
 惟繼之與其言頗  
 為近理始存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

曰歸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見現同○純佑秉德猶天純佑命于殷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迪

啓也見謂著見于上曰謂覆冒于下也承上文而正言之聖如文  
 王而迪教修和亦惟天純佑秉德之臣啓知天威乃惟是昭明文  
 上而啓其所著見而覆冒者以升聞于上帝也惟是之故遂能受  
 有殷之天命以貽于武王耳豈有他哉前言申勸武王集命以溯  
 本于文王此言純佑文王受命以推及  
 于武王語意先後相足深體味之可見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文王五臣號叔先死故四人也祿天祿也劉殺單盡也承上文王  
 得人受命而言武王惟此四人庶幾彙有天祿其後暨武王大奉



天威伐暴計罪惟此四人昭其覆冒之德今天下大盡稱揚而聲教達于四海也武王言冒又言不單者文王冒西土而已武王惟冒乃不單稱德也武王不言命而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而受天祿也呂氏曰師尚父勳烈莫尚而不與五臣之列蓋或詳或畧其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意總于留召公也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

聞矧曰其有能格浮水曰游小子謂成王也誕無我責二句未詳或曰誕大也收猶歛也誕無我責句收罔勗不及句言大不可專責于我若汝收歛而退誰勉王所不及也或曰收猶成也誕無我責收句罔勗不及句言汝大不可告退專于我責其成而罔勉我所不及也按上說句理未順下說為得之耆造老成也周公言今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予在與汝其其濟可也今王幼冲與未即位同汝大不可專于我責成而罔勗其不及也君今若去是耆考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而在郊之鳳將不復聞其鳴矣况曰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之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故云爾也公曰

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在人迷特嘆息言君其大監視于茲我周受命固有無疆之美而其積累亦大艱難矣今告君汝謀惟裕務從容以交修弗狹隘以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欲其鎮定愛慾欲其調劑盤錯欲其解紆黠汚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未嘗無舍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變當周公東征破斧缺戕之時屈折勞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所必至然思先王創業之惟艱念後王守成之無助則又義未可辭而今乃汲汲求去其迫切已甚矣此周公所以欲其謀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久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大規模也

偶王在直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此又直推君奭素望以致共事之意

故又疊言之也前人謂武王也極民表也偶之言配猶輔也直信也乘猶載也言其不墮也惟念也周公追溯王命又特言前人敷布腹心悉以命汝使位三公以作民極且曰汝當明勉以誠信輔王用載大命以追念文考之德而丕承無疆之憂也先王之命如此而可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去乎



念我天威

喪去聲○大否大亂也呼其官而名之重辭也周公仰鑒天命又特言告汝以我信而無相疑汝其能敬而無

相忽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而大念天威之可畏也上天之威如此而又可去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

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

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戡堪通勝也丕猶盛也承上言我不信于

人而若此誥乎予所誥惟曰贊襄在我二人耳汝如聞而有合哉亦當言曰在是二人也今方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竭力猶恐不

勝汝當克自敬德明揚我俊民于朝乃大臣所以逄天休也嗚呼果爾在汝他日推遜後人于全盛之時則可耳今豈其時乎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

隅出日罔不率俾

式用也復嘆息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用能至于今日休盛也則我與汝今豈有他哉惟其

成文王功業于不怠丕冒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耳而去之鳥乎可哉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叙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

○公曰君子不怨若茲多誥予惟用罔

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及汝也能其初謂能順于初也

惟其終思其或不順于終也祇亦敬也若順也上言天命民心詳矣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終嘆息言君惟汝知民之為德亦罔

不能順其初而當永思其終民之難保者亦可畏矣其尚祇順此誥而往敬用治哉此乃周公終勉其就職之辭召公于此義益不

容以不留矣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乎斯誥也夫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

○此篇先總戒之而未結之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



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地名未詳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周

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皆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至少國疑乘商人

之不靖遂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致辟于商者誅其身

也囚于郭鄰以車七乘者制其出入而限以乘車也降于庶人三年不齒者越三年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

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以為卿士者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圻內圻內諸侯二卿周公用仲為卿也仲不別封而仍邦之蔡者不絕

叔于蔡也呂氏曰象欲殺舜害止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三叔傾周公係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不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

臣先書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以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祇德而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命為諸侯以明周公

之心也吳氏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不過位冢宰之位非若荀卿所謂攝天子之位也論周公者當先知此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

哉行去聲○胡仲名猷道即就也言仲循祖德改父行能謹其道

而戰綸數德義辭謙壯烈此也敬在就新討其敵之義蓋嘉其而書詞必稱成王者臣道當然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此以下皆勉其後之辭蓋掩愆過也邁迹超邁往迹也憲法彝常也言前人之罪在于不忠不孝爾

欲蓋前愆惟勉于忠孝而已爾邁迹自身克勤忠孝夙夜匪懈以垂法于後則益慎子臣之道乃可謂率祖訓而無違王命者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

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以下多與伊尹申誥太甲相類誥太甲云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又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大致則一而詞微不同者蓋仲與太甲有間故敬仁德惠有微顯之殊而

興亡治亂有深淺之別與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

困之極也謹其初者思其終以免困也亦太甲終始慎懋乃攸績

所與及慎終于始之意也此總上文以起下文之辭

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承上言勉汝功績親鄰國屏王家協同姓康小

周書 蔡仲之命 卷五



民盡職如此庶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詳審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

理而視聽之屬之則也舊章為先王所垂之

典厥度為吾身所守之法皆中之所出也作以皆用也側偏也不

率中而作其聰明則喜怒哀惡皆出于私其能不亂舊章乎此戒

其失于已也不審視聽而惑于側言則是非邪正皆失其當其能

不攻厥度乎此戒其徇于人也仲能率中而審視聽以行之則慎

終如始而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

聰明特沾沾小智爾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矣

王曰嗚呼小子

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荒猶廢也飭往就國而戒其

毋棄命以致丁寧之意也

多方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

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蓋當時煽亂不特一方故告爾

四國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

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

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嘗怪周取殷之易及讀

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乃及四方之士余乃

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遠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

知五本最慘此正之德服天亦難定人在膏火中歸周

以西漢比殷猶猷猷之干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

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天命亦

失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敢去也此篇凡四段首段歷叙由

夏迄商天命之得失以致嘆憫之意而次叙我周之受命教

民者以曉其民次又稱多士之忱命受資者曉多士以曉其

民末乃以忱命違命

之得失申曉之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五月謂成王即政之明年五月

王者定都天下宗之東遷之後

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先稱周公曰而復稱王

若曰者明周公傳王命

也周公命誥終于此篇即此例推可見大誥諸篇凡稱王若曰者

無非周公傳王命也四國謂殷與管蔡霍也多方泛言天下也尹

正也侯有正民之責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以曉天下而所

主為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我大降爾命爾宜無

不知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圖謀也言爾大惟私圖天命

多方

卷五

三



保宗祀也。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矣。此章首警以天命不可罔干，乃一篇之綱領，而下乃由夏訖商，歷溯天命之得，失以深警之也。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

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格猶格非之格，勸勉迪，啓也。言帝降譴以格夏

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終日之間，視聽動息，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斯人者也。乃大肆淫昏，不能少自勸勉，天理或幾乎息矣。况望其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可因桀而知紂也。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

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

叨憤，日欽，劓割夏邑。憤，陟利反。麗之言依，謂民所依以生者也。甲之言始也。靈善承，受旅衆也。惟進之恭，猶言懿恭也。叨，貧憤忿也。劓割，戕害也。承上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

命于民，所依以生者，一皆邪害過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以增亂其國。此何故哉？蓋始于內變，蠱敗鮮善氣，以承衆無恭德，以寬民，因惡德皆自下升之意，此其所以爲日欽也。其警之也深矣。天惟

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刑討也。殄滅也。又承上言桀德如此，殆無

以爲民主矣。天惟是眷求民主，乃大降顯休之命于湯，而討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散而無統勢，不得不歸于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于湯，湯不得不受其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

不克開。純大也。義民謂正人。民謂凡民多享，謂信任保享，謂撫安也。又承上言惟天不與桀者大矣，乃惟以爾多方之正人

皆不克信用，以淪于亡。惟其所恭敬之多士，皆叨憤不義，大不克知撫安于民，乃相與播虐，至于政亂，民愁而速其亡也。上言桀之崇亂，以任匪其人，此言天之亡桀，卽以任匪其人。爾乃惟成湯克

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也。



勸勉刑法也湯謹其所依乃以勉民于善民亦法于上而用勉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用此以勸勉其民即所謂慎厥麗也明德仁之本謹罰仁之用要囚即康誥所謂要囚也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辟而當罪亦能用勉宥而赦過亦能用勉言所以使人勉于善者無不至也

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辟音壁○言終稱嗚呼者深致其憫嘆之意也呂氏曰商先王積累如此今至爾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憫嘆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殷又稱王若曰者周公深感前王之殄命而復稱我周之受命教民者以警勸之也庸用釋去也言天非有心于去夏有心于去

殷以起下文桀紂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爾白取亡滅之意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謂紂也屑瑣也言紂富有多方而大肆淫佚以私意圖度上帝之命非非巨賅實有詞此乃自取滅亡而果非天有心以去之也

按上下文固兼言夏而篇意以殷為主經傳互文省文之例多如此非有漏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喪間並去聲○集萃也享即享有之享有邦謂殷也言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敗故天降是喪亡而俾有殷代之也夏之亡非自取乎

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烝進也圖猶為也言紂以逸居逸淫佚無度故其為政不潔而穢不進而怠而天以是降喪亡于殷也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意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

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須待暇遲也念憫也聽任也言聖而罔念則為狂愚而能念則為聖紂雖昏狂天念其祖父猶未遽絕其子孫惟五年之久須而遲之冀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也稱五年者蓋大國五年可為政于天下故也或曰狂而克念果為聖乎曰聖未易為也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遂為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深意哉

天

罔可念聽

卷五

三



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威謂災譴也所謂禍

患以開聖賢也顧謂眷命也所謂乃眷西顧也下惟猶念也堪猶可也言紂既罔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威譴以開發其能受顧命者而天念爾多方之衆皆不堪當此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

與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堪之言勝也典主也式亦用也教猶

命也休美也言我周王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王矣故天式教我用休而因選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如之何而教之耶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源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非諄諄然教之也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無一能當其式教簡畀者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爲耶明指天之教命而警服四海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

命因歷叙往事至今故又提此二語以發端也或曰此二語當在多士篇末王曰之下又曰之上蓋錯簡于此也說見多士篇時

予乃或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

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又治

也惠順也言爾何不忱信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佐治我周王以享天命乎據爾叛亂之罪雖濬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以光天命乎此三條責其何不如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

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宅安也屑輕播

棄也言爾今乃屢蹈不靜爾心其未知自愛耶爾乃不大安天命耶爾乃不惟不安而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而欲見信于正人耶此四條責其不可如此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

寧乃惟爾自速辜

戰懼也要猶拘也言我惟是教誨而告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再至三矣爾不用我降

命而猶狃于叛亂我乃大加罰殛之豈我持德不安靖而好爲此乎乃惟爾自速其罪耳自教告而要囚而罰殛由淺至深其醒之也至○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又稱王曰者既警勸之

動之也監即周禮立其監之監謂監國也胥伯正皆周禮官屬之稱正為大伯次之胥又次之胥為多伯次之正又次之言胥伯小

大多正五文也臬事也言商士奔走臣服我監豈一朝夕之故哉于今五年矣越惟若胥若伯若正小大之多宜相與恭職無或佚

志失事矣而乃迪妄不靖乎上文槩戒多方而此專指多士以致戒勉者舉貴以該賤也按洛邑既成而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

皆相因才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

商民遷在作洛之前尤為明驗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不和謂身不和和睦謂家不和也

協于其邑爾邑中苟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罔不克明爾始為克勤乃事而職不負矣前戒以罔不克臬故因以勤事期之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忌畏也

頑以也穆穆和敬貌介助也言頑民似可畏忌矣爾多士尚無相畏亦惟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而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

則民之頑者且革矣尚何畏之有哉按此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爾乃自時洛邑

能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

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畀與矜憐也言爾乃自時業于洛邑矣庶幾其永力畋爾田乎果爾天亦將畀憐于爾我

周亦將大助錫于爾而啓拔之王朝矣庶幾勉爾之事進而服大僚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因以勸勵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

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頽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

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下又叠稱王曰者誥告將終而以忱命違命之得失申致之也忱信享敬遠違探取也

離逖猶放逐也言爾多士如不能勸信我之誥命爾惟不克敬上凡爾民亦惟曰上不必敬矣爾放逸頽頽大違我命如此則惟爾

多士自取天威而我亦致天之罰俾爾離遠爾土矣此時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言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言時惟爾初明更始也而爾猶復乖亂而不能敬于和則自

多方

卷五

七



底誅戮無我尤矣開其善禁其惡周家忠厚之意于是篇尤為可見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賢之道而其旨則又戒其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者蓋古者外

之諸侯其卿以下多命于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及伯冏謹擇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

所舉無不賢矣葛氏曰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歷溯昔先王知恤之意以詰嗣王次又申溯其意

以誥之而末則專以治獄之當恤結之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

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此周公贊羣臣拜稽以告王而

羣臣用皆進戒于王也左右總下文而言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臣曰常任守法之司曰準人此三者皆尊臣而其外掌服器者

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又皆近臣也故周公贊羣臣戒王而羣臣歷數之以見諸職之宜擇也于是又嘆息自言曰慕此諸職其

以不得其人為憂者蓋鮮哉蓋申示王以擇人之義而切責之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

后矣謀而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迪蹈而行之也競強顛求也忱

誠恂信也九德之行即臯陶謨之九德宅猶任也面貌也訓順也承上知恤者鮮而言古之人有行此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

之時克求賢以為事天之實觀其時諸臣之以人事君者可知矣彼于賢者之九德蹈知之而非苟為知誠信之而非輕為信乃敢

告教其君而任之曰拜手稽首后矣者致敬以盡尊君之禮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者致忠以盡教君之道也若徒

謀之面貌以為大順于德而任之則非迪知忱恂而告君亦不實矣彼三宅之人又豈復有賢者乎觀臣之薦賢如此而君之知恤

可知矣蘇氏曰事所謂常任也牧所謂常伯也準所謂準人也篇中論三宅三俊三事者非一辭然大要不出是三者所謂異名而

同實也其餘則皆棨德乃惟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作亦任也往猶昔也

言夏桀弗任昔先王之所任其所任是惟肆用暴德而已是以至于喪亡而無後也此以上言夏之用賢以興而不用賢以亡也

同書立政

棨德乃惟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言夏桀弗任昔先王之所任其所任是惟肆用暴德而已是以至于喪亡而無後也此以上言夏之用賢以興而不用賢以亡也

同書立政

棨德乃惟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言夏桀弗任昔先王之所任其所任是惟肆用暴德而已是以至于喪亡而無後也此以上言夏之用賢以興而不用賢以亡也

同書立政

棨德乃惟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  
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

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辭也陟升釐明耿光也三宅謂居常伯常

就惟思式法也言湯自諸侯升為天子其典禮命討著于天下所  
謂丕釐上帝之耿命也于時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  
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凡宅俊皆嚴思而不法之使  
宅者效職俊者懷材而克盡其用其在商邑之近者情未易齊而  
州協之則化以純其在四方之遠者德未易徧而不法之則化以  
著此用宅俊之驗卽舉其伊尹而不仁者遠之意而公又舉之以  
見其知嗚呼其在受德皆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  
恤也

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武商受命奄甸萬姓

皆音敏○皆強也羞之言進猶尚也庶幾逸淫也有夏謂有諸夏  
甸謂丘甸也非其地而任之也言紂德強暴所其國者惟殘虐之  
諸侯所共政者惟便僻之羣下故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  
以亡也

帝立民長伯

長上聲○知見皆言心者卽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  
灼見以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有所承以立民長伯則民紀立

而下有所寄夏之尊帝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  
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  
伯是也立長伯特與事上帝連言之者羣后非凡官職比也立  
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立政總謂以人立政也任人卽常任也準  
夫卽準人也牧卽常伯也三俊以德言三  
宅以位言而三事以職言作猶  
為也此通言內外總理之官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

司庶府趣音鄒○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左右攜僕凡攜  
持僕御之人百司若邊豆醢醢之職庶府若內府王府之  
屬此言內宮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伯長  
氏曰大都小伯謂大都小都之伯互文也此言王畿都家之主也  
藝人凡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外也對裏之詞上百司為內  
百司此表臣百司為外百司矣太史謂凡史官尹伯皆長也如膳  
夫長庖人饗人烹人司樂長鐘師磬師笙師之屬此言凡王朝之

司等立政



官也庶眾也常吉猶臯陶謨彰厥有常吉哉之義庶士有常德則吉故謂之庶常吉士也士本王侯卿大夫之元子與凡民所升俊秀之總稱而其用于朝即上下文所陳之百官府此所謂以三有俊之德而處三有俊之職者故又以此總之然百官府散于內外百司而乃有特見其官與其號者重之也如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恐以貨財玩好蕩王心而見大都小伯以分治郊圻而見藝人又恐以奇技淫巧惑君心而見太史以敬天象正王躬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而下文司徒以下則又以諸侯之臣屬而見夷微以下司徒司馬司空則又以邊疆要害之守而見此立言之大凡也

**亞旅** 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土此皆謂上大夫卿也

文王時為諸侯武王初為天子尚未備六卿之制也若餘三卿之事則三卿與其下大夫兼攝之矣

**夷微盧烝三亳** 微盧見牧誓烝亦夷名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

**阪尹** 西亳阪猶險也古者邊疆之鎮與凡險危之地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錯于五服是之謂尹地志載下官所治非一余不悉

數者約舉之耳此言內外要地之官也上自朝廷內而都邑外而侯甸遠至邊塞莫不得人

人以克俊有德 謂能之也今人言心相得者謂之相能是也常事

猶言常任司牧猶言常牧人猶言準人省文也俊有德謂三有俊

之德也惟能三宅之心乃能立三事之職而即能此三俊有德也

待用者 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

之心也 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庶言號令也庶獄訟獄也庶慎戒備也有

文訓猶勅也言文王不侵庶職惟有司牧夫是勅其用命違命而

已孔氏謂勞于求賢逸于任人是也然所云罔攸兼者特不兼其

事耳或知之也所云罔敢知者則若未嘗知其事者然蓋極明

其信任之專與罔敢知不及庶言者號令出于君不容不知也呂

氏曰不言罔知而言罔敢知者徒言罔知是老莊之無為也言罔

敢知然後見文王小心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此毫釐千里之辨學

者宜精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

受此丕丕基 率循救安也義德謂義德之人有撥亂反正之才者

基之大也言武王循文王安天下之功而不替其所用義德之人

循文王慮天下之謀而不違其所用容德之士以是作述相繼而



並受此丕丕基也。當時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贊王業者，文用于前，武任于後，故周公于君奭篇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又言武王惟茲鳴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四人尚迪有祿，而此復言之也。

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

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

受民。相聞並去聲。此乃因昔王而戒今王也。我者指王也。立事謂任事之臣，即任人也。若順也。猶安也。未終惟思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又嘆息言孺子今既為王矣。繼自今王其于立政之三事，灼知其心之所安，而大使之為治，以相助我所受之民，以相調我所立之政，惟時更勿以小人間之。雖一話一言，我必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受民可也。民而謂之受者，見民乃受于天，祖而非人。君所可忽矣。

鳴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

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見父之。徽，表也。文子文孫謂成文王之孫，其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各以文也。誤失也。正

凡庶獄庶慎，其勿以己意貽誤，而惟當職之人是治之。可也。下文言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也。 ○自古商

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

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後。此又溯昔

恤之意。古不及夏，周不及武，約辭也。克宅之者，能得其人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得其心而盡其用也。儉人，謂儉利小人。儉者，沾沾便捷之狀也。言前王之于三事，既克得其人，又克得其心，茲所以能俾乂其國也。自古為國皆無有用儉利之小人者，以其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在厥世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于明昏小人陰類，用則其國于晝昧陰陽升降各從其類也。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勸音邁，相去聲。此又因昔王

以戒今王也。以用勸勉也。言王繼今立政當勿任儉人，當惟有常之吉士，使勉力以輔國家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

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

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言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其刑乃民命所係，使王尤知其可畏，必專所司而不以已誤之也。其

司書立政

卷五

三

立政

立政

立政

立政

立政



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

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烈詰治也治獄繼以治兵呂氏謂兵者刑之大是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

謂陟臨禹服之舊迹巡行四方之天下以至四裔皆率服也觀猶言對答揚猶言表章耿光語其德大烈語其業各于其盛者稱之以見其德業配于文武也或疑聖治多重內輕外此條恐啓後世

好大之患似非誥王所汲汲者今按上文歷推聖王知恤之至于庶獄狂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眾之命其敢或不審乎惟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而已而輕用

民命者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此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即前

所謂庶常吉士而作常伯常任準人之屬者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

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長上聲○因上文特言慎罰而以蘇公之敬獄終告之也

太史掌書命令之官由用也蘇國名左傳蘇忿生為司寇是也式法也列條例也中罰猶周禮所謂中典也周公終呼太史而言蘇

公昔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用之獄以培王國今後人于此取法而有謹焉庶以輕重條例用其中罰而正無過不及之患矣爾太

其書以示之可也蓋庶獄得人而凡庶言庶慎之屬可知此

以三俊列三宅而三事所以咸利也故特申此以終篇云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for writing or as a separator.



蔡沈原註姜兆錫恭義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蔡傳曰此與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

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也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職任之大無倫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四歲以至六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與周禮首末未備讀書者參伍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其與他書異同者可得而論矣愚按傳推周禮與諸經所以不合之故諸儒亦多言之此說之至善可破後世之疑者也若其論公孤之有無朝見之久近與周禮有不合者則未之深考耳詳見篇中。此篇凡二段首叙官制而次勉其居官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

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辟音璧。弗庭葛氏詔弗來庭者是也六服侯甸男采衛要也周禮稱九服者六服而外



尚有夷鎮蕃三服為九州之外地故止稱六服也詳見周禮秋官大行人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謂凡治事之官也首言成王御極巡方四征不率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凡六服諸侯無不奉承周德而因歸鎬京以督正其庶官蓋外治廣而內修益嚴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其時惟伐淮夷亦非四征也大言之爾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道也一謂謀也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

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白語辭也百揆四岳見虞書州牧各總其一州

者伯各總其一國者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禮統不紊故庶政和而萬國安也

商世變事煩因時制宜故官數加倍亦能用治然則明王立政豈惟其官之多寡哉亦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及時是若順也承上四代之建官而自

言修身勵德若有不及乃遵法前古以訓迪百官也修德者任官之大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猶建也建三公以下非始此而建為周家定制則始此也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謂之公者尊

之也陰陽以氣言道以陰陽之理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經者經綸之變理者和謂之此非經大經立大本知

化育者豈足以任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少去聲孤特也亦尊之也貳副也孤非公之屬故稱孤用佐其化故稱貳也天地以形言化以天地之用言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于前孤弼于後

凡以輔一人于上而已三孤亦不必備不言者省文也周禮不載公孤者官既不必備而周禮又本叙六官故也若師氏保氏之非

太師太保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家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不必辯矣

故謂之冢宰即唐虞之百揆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司

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司

敷五典擾兆民司

司掌徒眾敷布擾馴也地官卿教官之長王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



衆故謂之司徒唐虞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宗謂宗廟伯猶長也神人上下

通幽明貴賤而言也春官卿禮官之長王凡幽明貴賤之禮而司禮以祭爲大祭以宗廟爲親故謂之宗伯即唐虞之秩宗也

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馬戎馬也師軍旅也平之言正以九伐之法而平其不平也夏官卿政官之長

王統御六軍平治邦國而軍政莫急于馬故謂之司馬唐虞時不立司馬之官惟以刑官總之帝命皋陶曰蠻夷滑夏汝作士是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寇賊害之意詰問也刑刑之也秋官

暴之不軌行爲民除害而去賊故謂之司寇即唐虞時之士也司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空謂空土也司其空而使之無空也時者順其時也冬官卿事官之長王度其地以處四民之衆順其時以導五土之利而曠土游民于是而鮮

故謂之司空唐虞本名共工後亦改爲司空也周禮闕冬官漢儒補以考工職即天官掌記失之矣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職即天官掌治地官掌教

之類屬即治官之屬教官之屬之類周禮每官約六十屬六官約

運所政治曠教卿泂張洛辟其衆謂其衆也鄭其九州之牧自內宰統百官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宰之與五卿並列于六職其義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朝音潮○五服謂甸男采

衛要一朝謂皆朝也六服不數侯服者按周禮太行人之職六服中惟侯服歲一見其餘五服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

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未至六年此五服猶未皆朝至六年而無不朝矣故六年五服一朝者不數侯服也舊不

審此而謂與周禮異者非矣又六年乃時巡周禮所謂十二年一巡狩也時巡猶舜之四仲巡狩考制度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各朝方岳猶舜之肆覲羣后大明黜陟猶舜之黜陟幽明疏數煩簡或異或同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

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復稱王曰者上既明建官之體統此因合凡有官君子而同訓之故更端以發

之也反猶逆也懷猶服也言敬汝所守之職謹汝所發之令令欲其行不欲其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



而民莫不敬服矣此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首勉以心術之本也

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繕面莅事惟煩

古謂前代之法制裁迷謬也典常謂當代之法師則亂擾也言入

官而議事者必學于古訓乃有獲而今法為爾居官之典常又常

謹師之而不可以喋喋利口擾亂之也蓋積疑不決必敗其謀苟

情自安必荒其政人而不學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

擾矣此次勉以學問之要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

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

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人臨事而議以制

其出入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

所闕者吏猶得臨事而議也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于用

有司請立新法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愚按經本言

襲古之弊而蘇氏因言泥古之弊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亦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又以功業勉之也克能也果所以斷也王

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本業者功之積也崇功存乎志

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後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

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此又以恭儉勉之也貴不與驕期而驕至

儉也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作德則中外如一居寵思危

改心逸而日休作偽則掩著不逞故心勞而日拙矣

罔不惟畏弗畏入畏畏猶懼也苟不知畏懼則入于可畏可懼之中

矣亦上節之意也鄙夫之患失與思危相似然思危以推賢讓能

寵利為憂患失乃以寵利為樂則有欲與無欲殊也

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推

通

回反○此又以薦舉勉之也賢有德者能有才者王氏曰道二義

與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于義則莫不義庶官所以

不爭而和也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于利則莫不利庶官所

以爭而不和也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不任猶言

不勝任也能其官即爾功匪其人即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

爾過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辭音璧斁音亦

○三事即立政



三事也。亂治數厭也。篇中嘆息言。上自三事之鄉。下至所屬之大。夫其敬爾官治爾政。以輔王安民而懷邦國也。不及公孤者。德尊位隆。不待戒與。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王命公監之。既設。王命君陳代公。此其策命之辭也。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凡二段。首王若曰以下。總訓其綱。次王曰以下。詳勉其目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

東郊。敬哉。

恭即友恭之恭也。事親孝。事兄恭。即所謂令德也。惟其成教于家。故能施政于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此也。王畿五十里為近郊。下都乃王城之東郊。尹者為之監也。此首稱其德以勉之也。昔周公師保萬民。民

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此以下先以奉先訓

者勉之也。茲指周公而言也。言周公昔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誦教之保安之。所以民懷其德也。今汝之往。但當謹汝所司。率其常以勉明先訓。則民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遺德。苟能發明而光大之。宜其翕然德順也。我闢曰。至治馨

香。德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曰。攸

無敢逸豫。

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訓也。言猷訓者。猷之言道。訓與道為體也。蓋凡物形質凝而氣臭升。馨香者。精氣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感格。不疾而速。彼昭薦黍稷。苾苾芬芬。豈足以擬之哉。夫至治之馨香者。德之成。明德之惟馨者。治之本。而黍稷之馨。非馨也。殷民至頑。當默化而潛移。難刑驅而勢迫。故以用是猷訓。強勉不怠者。命之。凡人未見聖

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由從也。凡人未見聖則慕。既見聖則息。君陳親見周公而申戒之。以此則其日新不已。以致懋昭之實者。當有味于斯矣。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此因以求民情者。勉之也。惟風惟草。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出入猶言反覆。師衆虞度也。言上感則下應。猶風行則草偃。不患民玩其上。第患上輕其民耳。爾今圖政。無以易心。乘之。凡有廢有興。務反覆與眾商度。而眾言皆合。又加紬繹焉。既求合乎人之同。又加審于己之獨。凡所謂圖難于其易。而克艱之道也。則爾初不草菅其民矣。而民又豈有不風化于上者乎。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其民矣。而民又豈有不風化于上者乎。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周書 君陳

卷六

五



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

時惟良顯哉

于內句于外句之德句○此又以匡君德者勉之也言切于事謂之謀言合于道謂之猷順之于外謂順

而行之也曰者明其入告而行之意也此謀此猷為君德之當然故不可不告而行之也良以德言顯以業言臣皆如是其入告

而出行則君乃德良而業顯也按此節之義本正或乃謂成王欲其臣之將順而因以善則稱君之義導之也夫苟欲其臣之將順

則必私語之而不明語之天下未有欲飾美示人而以其意宣示于眾者曾成王而為之乎且下文明云予曰宥汝惟勿宥予曰辟

汝惟勿辟則其非欲臣之將順而飾非也亦明矣或又謂此歎其素行之美而非導其後之將順也夫本文自昔周公以下皆戒勉

之辭而忽歎美其已往不亦遷就而不倫乎學者以義理與辭氣推之而前後說之不可從皆見矣故謹正之王曰君陳

爾弘周公不訓無倚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聰○篇中三言周公之訓首懋昭者言其光明次式用者言其法守此弘者言其推廣也倚任削侵也賢如君陳何至依勢以威下

依法以削民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中其節是峻刻之私意非寬之節也安能不以此為威乎制猶節

不失之縱從容以和則不怠不迫而和不失之流矣殷民在辟

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辟毘亦反○上文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以君意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

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若順也言有不順于政不化于訓者刑之可矣然刑期無刑必刑當其罪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也此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申言辟之必中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之人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申言宥之必中也爾無忿疾于

頑無求備于一夫

此因上論刑辟之意而推之言無疾于人之所未化無求于人之所不能也必有忍

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有忍乃濟孔子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也然此猶堅制之耳有容乃大則洪裕寬綽恢

恢乎有餘地故為德之大也此申上文之無忿疾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

或不良

修謂職業良謂行義也簡其職之修者亦簡其不修者則人勸功進其行之良者以率其不良者則人勵德皆稱或

司書

君陳

卷六

五



者明非全不修不良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此申上文之無求備也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

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好去聲○厚謂性體物謂習俗也民性本厚而為習所遷以見上當道之使厚也命

猶令也不從上令而從其好以見上帥以仁而民從所令反所好則不從也典謂五典之道也德謂得其道于身也有辭謂有名聲也敬典而不在德典與我猶二也德則實有諸已其感人捷于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受其美而有令名于永世矣

顧命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氏謂回首曰顧蓋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也特詳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不懌猶言不豫王有疾故不悅懌也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

冕服懌音桃頰音悔相去聲○洮頰以水洮其手而頰而也禮王發大命必齋戒水浴冕服以臨今病篤故但

氏虎臣百尹御事召音邵芮如稅反彤音全○太保奭以下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

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也師氏掌教國子守王闡虎臣即虎賁氏掌先後衛王百尹百官之長御事凡治事之人也六卿之外召師氏以下者平時命六卿使率其屬此將發顧命則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

曰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顧命之辭也漸進也幾猶幾希之幾

臻至也彌甚也一云猶終也留連也嗣繼也言疾大進惟幾希不絕耳病之日至既將終而且留恐此後不得誓言相繼此我詳審發訓以命汝也統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

用克達殷集大命重平聲肄音異○武如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肄肄服習也言文武

宣布重明之德定民之依陳上之教民皆服習相繼

一無所違用能自西土達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在後之侗敬

司書顧命

卷六

九

二

在後之侗敬

司書顧命

卷六

九

二



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伺音同○伺愚迓迓也承上文

威命嗣守先王之訓而無敢昏逾以起下文也天威今天降疾

始弗與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

邇安勸小大庶邦釗音昭○與起悟明也釗康王名稱元子正其

不能悟矣此正元子釗躬荷艱難之始爾庶幾明是所言用敬保

元子而大濟于茲可也柔懷來也能馴擾也安靜勸導也合遠邇

小大而君德公平周溥無所偏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

貢于非幾夫音扶幾平聲○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

非幾謂不善之幾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

則人之所以爲人者惟在自治于威儀而或以其身冒進于不善

之幾卽威儀之著于外者不歸于治矣夫威儀之則皆本于念慮

之微如此此卽先聖危微精一相傳之義而孔子所謂知幾子思

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是意也成王以元子命其羣臣

而拳拳服膺此其有得于道也亦深矣此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

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于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

致刑措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還音旋○綴

也宜哉發命必設幄帳旣退乃散衣謂幄帳也

出于庭也翼日明日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

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逆邇通

二臣名也伋太公望之子封于齊爲王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

旁左右翼室也恤憂宅居宗主也太保夔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

臣使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之南門外引入

路寢翼室爲憂居之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朝臣承

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

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宗示天下不可

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闕寺執國命易王子丁卯命作冊

度命史爲冊書法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相去聲○伯相

傳顧命于康王也也命取材以供喪用也狄設黼展綴衣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

也命取材以供喪用也狄設黼展綴衣

周書 顧命

卷六

八



大記云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帳者黼展屏風畫為斧文也設黼展及幄帳如王存也

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

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笄席玄紛純漆仍几

聲純音準畫畫同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仍之言因

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此四席坐所同也

謂南牖也桃竹枝席謂之篋席白黑雜繪曰黼純緣也華玉以彩

色玉飾几也此平時朝諸侯見羣臣之席坐也西序謂西廂也

席謂之底席雜彩曰綴文貝以有文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

席坐也東序謂東廂也筦席謂之豐席彩色曰畫雕刻鏤也此養

國老享羣臣之席坐也西夾謂西廂夾室前也竹席謂之笄席玄

黑雜色曰紛漆漆仍几也此親屬私燕之席坐也以上各所設之席

坐牖戶之間謂之展天子負展席坐之正也其餘各隨事越玉五

以設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之也

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玉陳寶通謂下凡所陳之器物總下之詞也赤刀赤削也火訓三

皇五帝以及文武之訓也弘璧天璧也琬琰周禮所謂琬圭以象

德琬圭以除慝易行也夷玉常玉也天球玉磬名虞書所謂鳴球

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也胤之舞衣

胤國所制舞衣也大貝形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兌和皆古巧工垂

舜時共工諸人制造精密中法故亦為寶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

惟赤刀弘璧之屬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之屬而

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楊氏曰宗器大輅在賓階而綴

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輅在阼階而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謂木輅次輅謂象輅革輅也而謂而南也按周禮典輅王之五輅

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餘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輅

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皆通次之玉輅最貴故謂之大輅而在

西階而金輅繼之故謂之綴輅而在東階而木輅最遠故謂之先

輅而在左塾前木輅為先輅故革輅象輅皆謂之次輅而在右塾

前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大喪大賓客則出輅故陳之也凡所陳寶

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

蓋王殯在西序故與

周書 顧命

卷之六

八



執戈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

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

于側階凡鉏里反戣音達○雀弁綦弁皆士服也赤色為雀弁文

鹿子皮為綦弁冕謂玄冕大夫服也惠三隅矛也戈戟也

是也畢門謂路寢開天子五門至路寢門而畢故名也記謂堂廉

東西堂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東西垂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側

階謂比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

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

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

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廡陛楯王麻冕黼裳由

環以維埋器得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

**賓階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麻冕三十升布為冕也黼裳

廟故稍變因服又以受先王之命故不敢由主階而由賓階也蟻

裳玄色裳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各不言升階者從王也入

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

服之裳皆黼今蟻裳者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

不可純用凶服也

凶之間而變其禮也

**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

**宗奉同瑁由阼階濟太史秉書由賓階濟御王册命**太宗宗伯也

受遺太史奉册太宗相禮故皆祭服從吉也介大也天子之守圭

長尺有二寸上宗即太宗變文也同爵名祭時以酌酒瑁玉名朝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饗 咤勝嫁反。○言受同瑁不言受介圭省文也。宿之言進謂進爵于神也。祭謂酌酒于地。咤謂奠爵于座也。皆三者禮成于三也。王受瑁與介圭以為主受同以致祭而宗伯傳神命以歆饗告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

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醉疾各反。○受同受王所咤之同也。異猶他也。王獻尸太保當酢而太保不敢用王

同故降堂盥洗更以他同酢也。秉璋以酢者禮君執圭瓚裸尸上宗執璋瓚亞裸酢亦亞裸之類故以同盛于璋瓚而秉以酢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故太保授宗人

同而拜尸而康王以子道代尸答拜也。太保受同祭躋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躋才詣反。○躋謂酒至于齒也。王為喪主不飲福也。祭躋畢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尸而王復為答拜也。

飲惟至齒者太保代王飲福以存祭主之禮而已。至齒不飲乃以體喪主

之情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收徹也。太保下堂而有司徹器在故稱廟也。諸侯出則鄉士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頤命為一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

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

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乘去聲。○王出自畢門出也在應門之

職也。周分天下諸侯自陝以東周公為伯主之自陝以西召公為

伯主之故召公率西諸侯而畢公繼周公為東伯以率東諸侯也。

布陳也。乘四匹也。左右皆陳四黃朱之馬以為庭實也。賓謂諸侯也。稱舉也。舉所奉之圭與幣也。為王蕃衛故稱臣衛云。一二者見

非一也。壤奠謂壤地所出之奠贄也。皆再拜稽首致敬也。義嗣德謂以義嗣位也。不言嗣位者嗣前人之德則嗣前人之位矣。義以

正位于始德以守位于終此繼述之大本大原而史氏能發之可謂知道矣。答拜者王為後之禮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

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禮為後者拜未為後者則不拜凡弔者舍者繼者升堂致命孤皆拜稽顙

成爲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收

後也。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相揖定位也又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也若即下文之厥若厥為羨誤文也若順也謂順正之命也天命

改革惟文武大受厥順而能恤西土之眾也陟升也成王初升遐未葬未諡故稱新陟王也畢盡協合戡克也賞罰為定國寧家之

要惟慶賞刑威畢合于理則能定厥功而用施後人以休美也皇大也寡命謂難得之命也勉其大戒戎備俾無廢壞我文武之大

命也按召公始言受命憂民而繼即言治師整旅若漢王以尚威武昔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苟不奮揚武烈凌遲之漸見矣故周公于立政召公于康王之誥皆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

之讐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于召公之所見矣言張皇六師而先之以敬亦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明非好大者比也昔君文武不乎富不內也康王稱名春秋嗣王在喪稱名之義也

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

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劓厥道疇異四方乃命廷侯樹屏

在我後之人者寬咎惡省刑罰以恤之也底至者外而推行其至

也齊信者內而兼盡其誠也文武尚德緩刑內外充實用能光輝發越而昭明于天下蓋誠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武勇之士忠實

之臣保治王室是以君用正其命仰承乎上天用順其道俯界于下而乃建屏藩以輔後人也康王言此蓋以起下文求助羣臣諸

侯之意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

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鞠子

王自稱也承上言文武賴內外之夾輔如此今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乎爾雖守國在外乃心

常常在王室用奉憂其順正之命無遺我稚子恥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

服又相揖者揖而進復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三年

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也曰成王顧命可以喪服受與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齊衰以下小喪也猶以喪服行之三年之喪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



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既葬諸侯  
 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  
 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  
 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  
 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其  
 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為後世法矣若其失禮則不可  
 不辯也愚按蘇氏此辯視顧命篇呂氏稍變之說嚴矣然朱子遺  
 解亦從呂氏者蓋成王之命合以喪服受而稱  
 天稱祖則凶服有未可以臨者故稍變之與

畢命

畢謂畢公康王命之保釐東郊此其册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

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右又通○此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之文王廟命

之保安釐理也洛都淳頑雜處俗薄風靡保釐之命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編之宗旨也

王若曰嗚

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稱於稱者畢公代周公為太師

殷命以見受命之非倖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愆厥

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

虞予一人以寧

左右並聲○先王通謂文武成王也十二年曰紀父子

茲頑民移近王室用化

教歷有年所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

厥臧民罔攸勸

升降猶言隆污也言革命之初世道方降今將升矣為政者宜因俗以為變革苟不善其善

則民無所勸慕矣後文言周公謹厥始君陳和厥中惟公成厥終正因俗變革之意而下文言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之屬即善善民勸之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

多子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盛大之義小物猶言細行師言謂法言也言畢公既秉盛德飭細行輔

導四世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祇服嘉言其休績蓋多子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將付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而極美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畢命

卷六

三



事謂化民之事也以其事命之往者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別音鼈癉多早反守舒究反○淑猶善也慝猶惡也淑

別知之明而彰癉處之當也樹立也上立彰癉之令如風動于此

而聲聞于彼也井疆猶言井里也畏慕者畏為惡而慕為善也畫

郊圻謂地域固封守謂職掌也蓋旌別彰癉皆兼善不善而言而

其中淑善而率訓典者既表其宅里因樹為風聲其勸善蓋有專

屬矣所謂旌且彰之也若慝惡而弗率者殊片疆而易處俾畏慕

以自新其教不善抑且獨切也又豈徒別且癉之而已哉至昔所

有郊圻之制歲久易渝今又申畫之昔所有封域之守時平易玩

今又慎固之乃所以尊嚴王畿也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此善俗保

邦之大要故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尚俗靡靡利口惟賢

首訓及之

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好去聲○政事辭今也反暫為恒反常為異

用所本之謂體體所會是謂要政事純辭

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之為害也凡論治體皆然而商俗

乎薄滌風就焉鞠任之筆其貽其弊德奸斯也無費陵夷至于二

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

康王以告畢公者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

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鮮上聲○陵蔑也敝壞也世祿之家逸

樂參養其能由禮者蓋鮮既不由禮則

心無所制以驕蕩覆德而天道胥以背違矣此乃壞風化于侈麗

而萬古同一流也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以古人之傲世

族者發之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傍枯瓜反○席憑也怙恃滅絕也言私欲

易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資財訓教年壽也言資

富而能訓教則不遷于外物之誘而可全

立教條也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是乃

其性命之正而訓非外

人所同有古人所以訓

將于何以為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

不由古訓以訓之德義

將于何以為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

周書 畢命

卷之六

三



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不剛以保之不柔以釐之也允信也不偏于剛不偏于柔則德

允修而邦賴以永寧也嚴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不足虞矣而

康王以邦之安危惟繫于此而命畢公修德以治之其不苟于小

成也如此文武周公惟之澤其深長也宜哉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

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

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克慎克和實指之也克成預期之也后者君國之稱即謂三臣也道洽洽乎政治則

法非徒法澤膏潤乎生民則惠非徒惠洽洛邑而施及四夷則王

叢為萬方之極也以此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而即其行事觀其公其惟

用心其相濟若出于一時若成于一人也謂之協心如此

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于孫訓其成式惟○聞去聲

建立聞名也訓順又治也畢公四世元老立基固其心也立名豈

其念乎而于孫順法以治惟在于此則相期以無窮之事業于是

至矣豈徒苟鳴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既盡也若順也前政謂周公與君陳也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

民寡者易其事為不足為者也不敢參以怠心亦不敢出以輕心而所以奉揚先君暨先臣之法者在是矣故以此結之

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

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太常旗名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紀書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是也蓋將

勉其後人而先叙其前烈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

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也亂治也以先王之遺緒望治于先

王之遺臣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

膂長其陷極言憂危之至以見望助之切也膂翼輔也作股肱猶言股肱周室作心膂猶

君無忝于其祖考之事先王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

司書 君牙

卷六

七



中惟爾之中

則猶典也詩云有物有則所謂則者即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是也自司徒之教言故稱

五典而勉以弘敷弘敷者大而布之也自烝民之彛言故稱民則而勉以式和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司徒以教其民也而其本則在其正心修身而已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孔子曰子帥以正是以中也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周公曰率自中是也此告以教民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易去聲○祁大咨嗟也寧安也暑雨祁寒惟曰怨咨者民自傷其生之多

艱也厥惟艱哉者上嘆其民之誠艱也思飢寒之艱圖衣食之易而民乃安矣司徒敷五典擾兆民職兼教養此又告以養民之職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大不謨謀烈功也佑猶保也乃訓即指篇中所訓若順也先王謂成康前人謂君牙祖父也言文謨顯于前武烈承于後以是啓佑後人美善精密其命光矣此爾前人所協贊而先王成康所恪守者也而爾可不體今所以奉若對揚而續乃舊服乎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

乃辟之有乂

辟音璧○乃汝也先正亦謂其祖父也舊典舊職也乂治也言爾當由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

已法之則治不法之則亂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可也上言奉若先王對揚文武而其追配前人者在其中此言其由先正率祖考而昭乃辟亦在其中二義互相足也蔡傳曰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續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則君牙之祖父曾任司徒之職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擇之者曾

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陰移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者大而其德之重可見穆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亦知本哉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

思免厥愆

罔俱承反○伯罔臣名宅居也不后猶言大君也穆王首呼其名而言我不能于德而繼居大君之位今惟恐



懼定屬不違寢處而思所以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

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

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從去聲辟音璧○侍

車乘者僕從謂太僕羣僕凡從王者祇敬若順也言文武躬秉至

德其小大臣各抱忠良宜若無待于近侍之輔弼者然其左右奔

走皆得正人則承弼亦豈不補哉故動靜語默皆正惟予一人無

而下民與萬邦咸安也此推言先王之賴近侍也

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

紹前烈良善匡輔繩直糾正也非心謂非僻之心今予命汝作大

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此以下詳言詰戒之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此欲其

正僕從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也下節乃指言

之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便平聲辟僻同

人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皆極形不正之狀吉士則所謂正人

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用不正而惟正之用以明上文王僕侍

之事也按上云汝作大正而此云慎簡乃僚則凡為官長者皆得

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

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為聖也又承上懋后德之意而言僕臣之賢

否係君德之輕重也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

為虐為侈為亂曷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

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

已若而惟其言而莫之違也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

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蓋自聖之症既見而百疾從之矣故昏虐後

亂皆其枝葉爾無昵于儉人克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儉

而不足論也巧利之小人也耳目之官猶言近臣也迪導也比昵儉人而使之

充位則羣僕侍御不正羣僕侍御不正則導以非法而后德不懋

周書

罔命

卷六

七

辟音璧○貨賄也吉猶善也言任羣僕當于其



善使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是為曠厥官也惟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始望其承弼而卒更以永弼命之其望于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道其後者果出于僕御之間抑不知冏猶在職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 呂侯為穆王司寇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本託于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二篇之義實則相反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鞭扑之二刑爾若墨劓刑宮大辟之五刑則冏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二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羗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賈民勞至于末年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殆亦後世之深戒而夫子錄之者蓋亦其一篇之中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亦稱甫侯作修刑辟呂後漢馮備故通與

**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度音鐸○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見訓

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猶亂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徧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奪攘矯虔**

蚩音痴○若古有訓猶言如是我聞也蚩尤古惡人名鴟義以鴟張害物為義也橫取曰奪竊取曰攘矯詐度

劉也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亂端驅扇薰炙延及平民無不為寇賊以肆害為姦宄以行兇也言此以起下文苗民制刑之意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

**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劓牛例反刎而志反椽竹角反黥渠京反差音雌○苗民

謂其主也靈善淫過也言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以化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各之曰法以殺戮無罪于是始大為劓鼻刎耳



極竅黜而之屬于凡麗法者必并制而刑之而不復以虛實之辭為差別也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

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

刑發聞惟腥漸音尖焚敷文反又音紛覆音福○興起胥相也泯

苗共相漸染習為昏亂誠信衰詛盟競于是虐政作威眾庶被戮

四方各告無罪于天而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其刑戮發聞莫

非腥穢也呂氏曰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升為馨香而皇帝哀

刑發為腥穢也此以上又以起下文仁君除暴恤刑之意 皇帝哀

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謂舜也虞書

禹稷臯陶皆舜事也報應絕滅也苗用刑虐以威民而天亦報

報以威于是竄殛遷徙以遏絕之而使無繼世在下國也 乃命

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

重○重少昊之後即羲也黎高陽之後即和也絕猶隔也截也降

格如巫降之降謂左術也棗輔常典蓋蔽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

明福善禍淫民情曉然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

與而人心所以不正也存當務之急莫先于正人心首命重黎

修明典祀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

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舉皆屏息于是羣后及在

下之臣皆精白一心補助常道以茲善得福惡得禍雖鰥寡之微

亦無有蓋蔽而不得伸况其他乎此以上承上覆詛虐威而言也

○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

盟禍災薦臻顛頊憂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比正黎司地以

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典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

而問也有辭者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

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

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

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以憂民為功也典謂禮也折

禮而所折于民者即惟刑蘇氏謂失禮則入刑禮與刑乃一物是

周書 呂刑

卷六

七



折民惟刑之義。謬謂虞書不載伯夷為刑官。蓋傳說也。或又疑皋陶未為士時。意伯夷實兼之矣。今按伯夷雖止典禮。而此明言降典折民惟刑。下文明言伯夷播刑之迪。則折民惟刑。即指禮而言。初非兼為刑官。而播刑于下也。學者以禮刑相為表裏。始終之義。推之。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士謂士師也。祇敬也。承上命。可見。制百姓于刑辟之中。而教以敬德。亦恤功于民之意也。○吳氏曰。畢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蓋吝之也。其意蓋可見矣。觀舜之稱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吁。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于皋陶之制刑。則其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矣。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和敬之容。明明精白之象。灼之言顯也。棐輔也。總承上文。言君穆穆。臣明明。輝光發越。而肆達。則四方之民。自皆觀感動盪。罔不勤于為德。如是而猶有不率者。乃明示于五刑。輕重之中。用以率治于民。而輔其常性焉。所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刑罰之精華。而德威德明之所致也。

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權勢也。富賄賂也。又承上制刑之中而言。當時典獄之官。不為威屈。利誘。非徒盡法于權勢之家。亦惟盡法于賄賂之人。是豈勉以出此哉。蓋敬忌之至。大公至正。其身初無毫髮不可告人。而待擇者。惟其天德自我。盡則大命自我作。而且將配享在下。以隆之矣。蓋推典獄之極功。而至于與天為一者如此。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祭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四方司政。漢孔氏謂指言為政也。監戒也。播布迪。麗依也。庶之言眾。猶盛也。盛威猶言肆威也。蠲貸也。王嘆息言。四方諸侯。至此訟獄。非爾為天牧。養斯民乎。爾今將何所監視也。其監視者。非是伯夷布法。以迪民乎。今爾將又何所懲警也。夫因監視而有懲警者。有苗之虐。民自絕也。彼苗民不察于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時以酷濟貪。亂虐無罪。上帝不貸。而降之罰。苗民亦無所辭。而遂殄

呂刑 卷六 三



滅厥世也今爾可不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

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

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

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命即下文敬逆天命格之言感逆之言

爾所由自慰惟在勤職而刑無所失也罔或戒不勤者爾尙不勤

職將至失刑而戒已無及也一日猶言暫時也刑非可常用天以

整齊亂民俾暫以用之而刑期于無刑也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

之謂言過之當宥也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也

是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逆天命以奉一人我雖

以為辟而威之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而休之爾惟勿宥惟敬乎

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則君慶于王曰呼來有邦有土

上民賴于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凡有民社者也刑凶器也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

大也度審也及之言逮猶漢世詔獄所逮之逮也言在今爾之安

民當擇其人而後用之敬其刑而後施之度其所及而後及之此

即所謂祥刑也曰何曰非自為問答以發之者極明祥刑之不可

不盡心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

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謂兩爭之人皆至也周禮大司寇以

刑書 呂刑

卷六

三

也周禮小宰聽政役以比拏聽出入以要會之類是也師衆也五

辭謂五刑之辭也皆至皆備而後合衆心以聽五辭此言聽之之

不苟也簡核孚信也服猶簡也簡核則服也正平也成也罰贖也

過誤也五辭必核而可信乃成于五刑若辭與刑不核而為刑之

疑者則成于五罰而減之若辭與罰又不核而為罰五過之疵惟

之疑者則成于五過而免之此又言成之之不妄也



有赦其密克之刑疑有赦即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即正于五過也五刑五罰本皆有服也而疑則有赦漸同于五

過者乃虞書所謂宥過無大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

而上文雖畏勿畏之意也衆猶多也惟貌有稽周禮所謂色聽也言聽獄以簡孚爲本

天威雖簡核可信者多且惟容貌之有察而不敢苟矣况無可簡核者豈在所聽而不赦之乎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

之不盡也此總五刑五罰五過而發聽不聽之義也墨辟疑赦其

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

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

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鍰胡關反差音雖比音避○墨刻

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也大辟斬首也六兩曰鍰百而又倍謂二

白鍰也又倍而差謂五百鍰也閱視也視其情實罰與罪相當也

屬類也周禮司刑職五刑之屬三千五百今輕罪比舊爲多而重

罪比舊爲減故三千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

罪也亂辭不行皆承上下比而言亂辭謂辭之雜而不一者故戒

其無僭恐其差誤而乖定制也不行謂法之滯而難通者故戒其

勿用恐其專執而失時宜也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則不但三千

之罰得其實而其比附于三千以外者亦不至失其實矣此專即

五罰而申其例也○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

今五刑疑赦皆罰以金是大辟宮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直罰而赦

之失古法之正矣而蘇氏乃率謂五刑之疑古制亦各入罰不降

也何哉夫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也刑莫輕于鞭扑而情

法猶有可議則是無法以治之其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耳上刑

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餘詳篇題

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

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

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青者是也此諸刑輕重之權

也而諸罰之輕重亦有之蓋權者進退推移以求輕重之中故刑

罰皆有之也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也

其不輕不重者周官刑平國用中典也刑罰適輕適重以權一人



之輕重刑罰世輕世重以權一世之輕重惟齊之以不齊乃有倫而有要矣一于齊而有倫要者法之經也齊以不齊而有倫要者法之權而不失其經也刑罰惟權是適而其倫要所在截然而不可紊者自在其間學者以惟字推之可見二句相貫之義矣舊說以惟齊句說權以有倫句說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經于語意稍有未盡故參之

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罰謂五罰也言罰以懲過雖未致人于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况五罰以上乎故獄非口才辯給者能折之而惟濫良長厚者乃折之而胥得其中也此總言折獄當得其人也差猶錯也從之言由謂由乎心也刑書法律也占度也言辭非情實終必有差必察于其差其非由心以為辭者我惟由心以察之又必本哀敬以相將詳法律以為度皆庶幾無忒矣而其刑其罰之時又必其審克之而後可也此通言折獄當盡其心也輸謂輸于上也言獄成于下而可信即獄輸于上而可信矣而其上輸也必備上其情簡有一人而犯兩事者亦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而上之此又言獄獄當備其情也

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

有令政在于天下相去聲○此即上文所歷告者而總告之也官謂典獄官也伯諸侯也族姓通謂同異姓也朕

敬于刑猶言哀敬折獄有德惟刑猶言惟良折獄也言朕之于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所以敬于刑而以德王之也今天以下多未詳舊謂單詞無証之詞兩辭有証之詞也亂治也私家者貨獄為家計也言天以刑相治斯民將敬爾刑以作配在下首惟明清于單詞為上次惟中聽獄之兩辭以治之而無私家于兩辭焉則可矣所謂明清于單詞者詞雖無証而難治然明則無一毫之或蔽清則無一毫之或污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此所以治于無可治而特為配天之極則也所謂中聽獄之兩辭者其獄兩造具備詞有可治因折其中以治之大公至正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此所以治其所當治而亦無愧于作配者也若私家于獄之兩辭者得貨以為私家計即下文所謂獄貨也則不但無以配于天而其獲罪于天不勝誅矣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庶尤猶云百



殃也在命之在猶取也言私家于兩辭者雖將鬻貨以肥家實乃積罪以取禍可畏甚矣豈天不以中道待人乎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也若天罰不極其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在何監非德于之庶民又安有善政加之乎

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

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辭稱譽也即所謂慶也五極謂五刑之用之極即所謂中也屬猶因也嘉師猶言良民也終呼嗣孫言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古來用正直剛柔之三德以全斯民所受之中者乎尙明聽朕言哲人用刑有無窮之譽皆因五刑之極咸得其中而有慶也今爾來世諸侯受天子之民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矣故申言以結之

文侯之命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鎬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冊書命之史錄爲篇今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

率從肆先祖懷在位辟音璧○同姓故稱父文侯各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不顯者言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德之所至也先正謂唐叔先祖通謂成王以下也懷安也言文武之德如此爾時上帝集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昭事其君子小大之謀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

資澤于下民侵我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

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閔憐也嗣

造猶言嗣位愆譴殄絕戎寇純大也言閔予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絕其資惠于下民外患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也每念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伊誰恤我乎若有能致功予一人如先正之昭事先王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深悲

國之無人故始終嘆息以起下文之意也父義和汝克昭乃顯

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打我于艱若

汝予嘉辟音璧○昭光也顯祖前文人皆謂唐叔也肇始刑法也會之言合謂會合諸侯也承上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法



文武之道絕而先正事君之風衰矣今汝克光汝祖始法文武用能會合諸侯使我繼乃君位則不特法先王自汝始而追孝于前文人者實至矣汝多所修整扞衛我于艱難如此若汝之功我能無嘉美乎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

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巨音

音酉形音全○視撫視也師眾也秬鬯秬黍為酒和以鬯也卣中尊也諸侯受賜命當告其始祖故賜以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也此獎賜之也柔撫能善惠順康安也撫綏安輯而無致情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也此獎賜之而又以勉之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苦衛文公感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蔡傳曰按史記幽王娶于申而生太子宜曰後幽王娶褒姒廢申而去太子申侯怒與犬戎攻王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讐討

文武之舊而存之與抑亦以示戒于天下後世而貶之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誓衆于費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于魯夷

戎蓋乘其新造而妄意其未更事也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而有序首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又次飭儲備先後之序井然不紊故錄其辭于書也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于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譁誼也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

方伯故帥諸侯之師以征之而敕其靜聽誓命也蘇氏曰徂茲猶在者也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與徐戎並起為患故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也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

乃鋒刃無敢不善

敕音遼敵音料弔音的鍛都玩反○敕縫完也善縫完之勿使斷毀也敵猶繫也王肅云敵楯

當有紛繫持之也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以衛身弓矢戈矛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故以其善令軍士也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罪無敢傷牯犴之傷汝則有常刑

舍去聲斂乃結



反○淫大也。特，閉牧也。上牝牛馬，謂所牝之牛馬。下牝，即以牝目牛馬也。獲，機檻也。斂，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閉牧，大布于野，當窒塞其獲，窮一或不謹而傷之，則有常刑。此又以令軍所在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皆在矣。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

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男曰臣，女曰妾。

謂役隸也。馬牛風逸，臣妾逋亡，其失者不宜越軍壘而逐之，而得者又宜敬而還之。我當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

而攘取，及有故竊人馬牛，誘人臣妾者，皆有常刑也。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

刑。峙音痔，蕘音交。○甲戌，出征之期也。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量敵緩急也。峙，備也。逮，猶供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此三郊謂郊以內之鄉，三遂謂郊以外之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

魯大國三軍，則三鄉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也。題曰楨榦，在牆兩邊，皆以障土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攻勢，不得擾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耳。糗糧，以糗人築以禦敵，芻蕘以飼牛馬。板築之楨榦，飼畜之芻蕘，獨言三郊三遂者，糗糧各地皆供，二者惟鄉遂近地供之也。芻蕘獨言多者，飼畜廣矣。且兼糗火也。

秦誓 按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公辭蹇叔，使孟明西之，白乙伐鄭，晉襄公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不聽蹇叔，誓告羣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訖，盡盤安也。言人盡自若是安于徇己耳。責人何難，惟受責于人，俾如流水，其難哉。穆公益悟不聽蹇叔之責已，而深味乎古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

憂歲月之逝，若無復來日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始將以

司誓 秦誓

卷六

三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疾姑且將順猷謀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  
 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相就而忌疾之  
 非不知其新進以姑相順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  
 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此蓋悔往失而冀有後效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乞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讎我皇多

有之番音波諛蒲眠俾緬二反○番番老貌乞乞勇貌截截佞貌諛猶巧也皇違通言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

者我今庶幾有之若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今庶幾不欲也勇夫猶不欲况辯給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違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諛言謂杞子穆公深悔用杞子故獨深責諛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

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

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昧昧我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斷誠一之貌倚語詞大學作介休休易

直好善之意彥美士也聖通明也當但也心之所好不但如口之所言也言其不以才而以德而又能好人之才與其德也此因上文尚有良士之意而推之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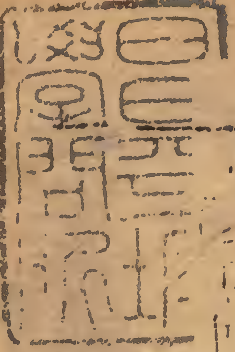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媚忌也達大學作通殆危也言

其無才無德而又忌人之才與其德也此因上文不違有諛言之意而推之也蘇氏曰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

那之杞橙曰由一人那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杞五忽反橙倪結反

○杞橙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于所任一人之非國之安樂繫于所任一人之是以結之也○張九成曰雅降為風自平王始作秦即自此始故書亦終于平王而以魯秦續之也平王

伯禽悔過如秦穆申侯戎我庶可珍中興乎是魯秦猶勝于平王也



天啓三辰



